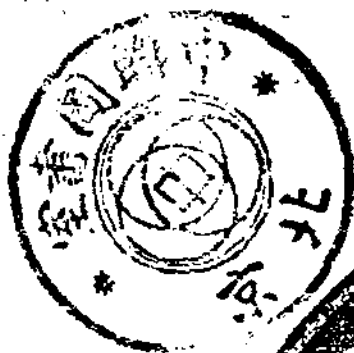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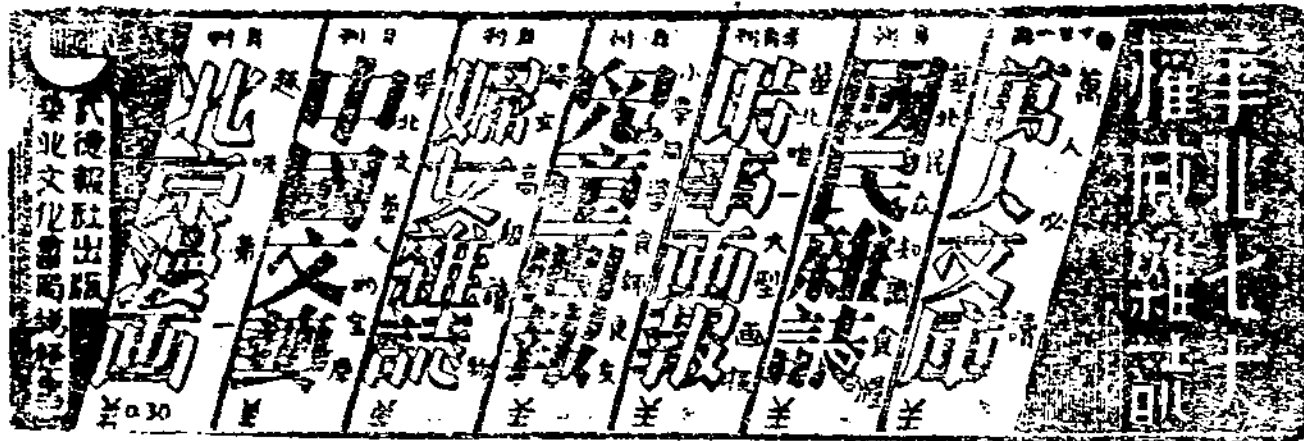
45

五月號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求 知 寶 庫



歡 迎 訂 閱

總 經 售

華 北 文 化 書 局

北 京 王 府 井 大 街 一 一 七 號

分 銷 處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分市公園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欄崗孫寶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擴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鋪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烟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遼城分局 | 遼城阜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開大馬路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
| 德縣分局 | 德縣城內大寺街二號 |
| 濟安分局 | 濟安上東街琉璃巷二號 |
| 武德報社 | 北馬路慈亭西新道二號 |
| 天津分社 | |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目錄

文藝談

還要更積極一點
也談「筆法」

上官華(二一)
吳公汗(三)

詩

道勞的園子

蘭靜(一五)

一個守財奴的自白

小卒(二六)

紅葉

陶青(二七)

夜之歌

顧觀(二七)

九月之歌

寒波(二八)

成吉思汗

白林(一九)

散文

南屋雜記

麥靜(二〇)

搖影錄

田野(二三)

歌

公孫燧(二三)

第三件事

容亞先(二四)

舞台

狂夢(二七)

小說

一個做母親的

雷爾知(一〇)

秋土(續)
散露花(下)
樊籠
霓裳曲

步南(三〇)
左金(三七)
蕭菱(五二)
田曠(六六)

報告文學

都市遊覽車

司空彥(五六)

譯文

一個美國人的屍體(帕索士)

郝樂爲(四七)

批評與介紹

關於噯妻

朱巖洛(五)

戲劇協社與南國劇社

張銘三譯(四九)

點滴

雷風(六二)

國外文壇

汀生(六三)

長篇連載

蓉蓉

開國新(二八)

褪了色的朱門(續)

共鳴(四四)

逐流之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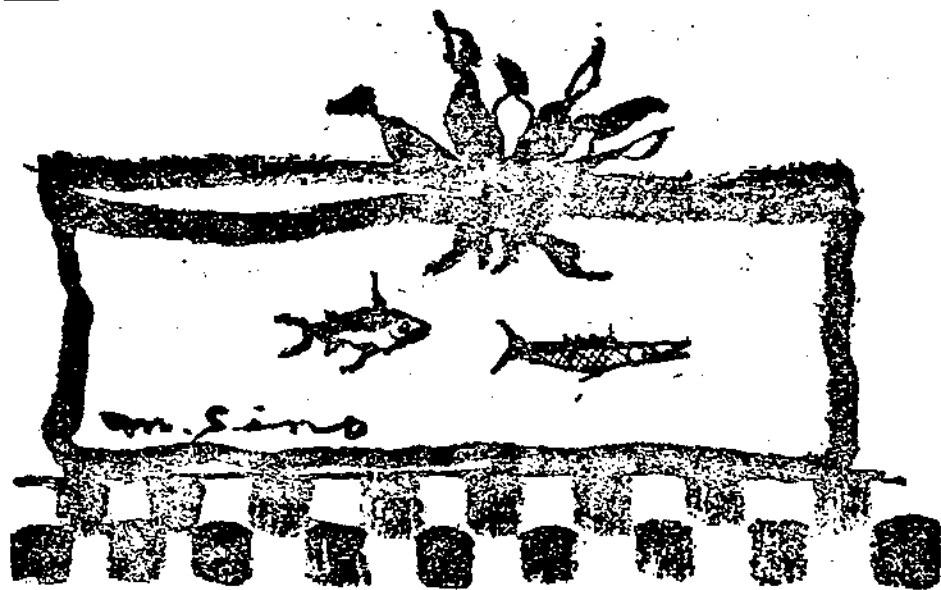
謝人堡(三三)

編輯小記

【封面：希臘瓶畫「吹笛演奏」】



口 文藝談 口



還要更積極一點

上官箏

潛之先生對今日的文化動態很感慨，他在中報發表一篇文章，（四月十二日專論）題為「中國文藝之新途徑」，說：

「……不幸的就是已經僵化的時代還想復活，如有人主張小孩子非作文言不可，非讀經不可，這都是早已不成問題的問題，可是許多人，直至今日，還是很堅持的主張着。有人在駁議，他不管，有人在詬罵，也不管。總而言之，我的主張就是如此，這種僵化的態度，倒也是很可欽佩的。無如有的人當權起來，就真真這樣幹一套，如何健之在湘、陳濟棠之在粵，這才是頂大的損失，把兒童和青年的精力，也不知浪費了多少，結果文言既作不成功，經書更一無影響！……」。

他並且由此談到今日的文學問題，他以為人們把「文學是宣傳」的話誤解了，他結論說：

「現在常有人罵過重形式不重內容的作品為『八股』，無非因為八股是『代聖賢立言』，不是說自

己的話，所以不被人重視。今日文藝作品，不容氣的說，却是失於空洞，不能叫喊出時代的苦悶，故均不能有時間及空間的永久性。若想打破這種寂寥現象，非力求打破『懸賞式』的體裁與內容，使人人非說自己的話不可。換一個說法，即宣傳是宣傳，作品是作品，不要每一作品都成宣傳品，也就差不多了」。

潛之先生的話，很有道理，我們要打破文壇濫調的現狀，不能不這樣的主張。「政治家」利用「文學」作為「宣傳品」，使小說和論文都成為「傳單」「標語」，因之喪失了「文學」的「藝術性」，文藝工作者為忠於藝術起見，不能贊成。

不過，「文學」也究竟是「宣傳」，思想在一個人的腦子裏是個人的東西，倘寫出來黑字落於白紙，且排版付印；流傳四方，或使別人引起共鳴，或於他方發生作用，那個人的思想，就不再完全是私己的關係了。自然，作者的思想可以各種各樣，而其讓別人知道，實則相同。讓別人知道，這不就是宣傳麼！

所成爲問題的，是他在寫誰「宣傳」，和「宣傳」的是什麼！

「政治家」自然有「政治家」的見解，可是「文學家」也有「文學家」的見解，如果這「政治家」和「文學家」都是進步的，爲國家民族，爲人類着想的，他們的見解自然相同。文藝和政治，是不能機械分離的東西。

如果不相同的時候，那是有誰在「思想不良」了，也許是「政治家」，也許是「文學家」。比如說「政治家」在主張讀經，而「文學家」以爲不可。「文學家」以爲「藝術就是藝術」，只能畫畫光屁股的女人，而「政治家」曰：你們也應當顧及老百姓呀！開明的「政治家」和進步的「文學家」應該是合拍的，那就是「政治和文學」的統一。我們相信，這是即將到來的現實。

我們所以提出「中國文藝之新途徑」的要求，是因爲我們有我們的理念，這理念由五四運動發展下來，一直判現在，其中核即爲周作人先生倡導的「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中國文藝的新途徑當然是沿此歷史的路線進行的，我們要求文藝創作的自由，其目的是發展和確保這個路線，並不是毫無主張，空虛的吶喊。倘不如此，就沒有意義了。

現在也很少有人提倡文藝工作者在一個目標下統一起來，可是也還有人在否認或是忽視這個大目標的存在。從前很有些反對「

圈子」的理論家，以爲應該沒有一種目的，然而我們仔細想一想，世界上有沒有目的的東西存在麼？「大目標」也正是一個目的。因爲我們要想在大目標下結合，所以才正應該確保自己的立場和理論根據，而以此

也談「筆法」

上海出版的「雜誌」二月號，刊出了李默君的「論「新文藝」筆法」，對今日新文藝的創作技巧有所駁難，並以巴金的「家」中的數段描寫爲例，指出一些作者作品描寫的煩長而肉麻的流行病。按照李默君的說法，爲「新文藝筆法」。「在一件很平常的東西上，動作上，要加上許多許多形容詞」，他以爲是「實實在在要不得的」。

「雜誌」三月號，便刊出了響應的文章，非非君的「新文藝的內容問題」，一方面論認李默君指出的正當，一方面又把李默君之本中擔任過正之處加以修正。同時他更提

了一些。但他的用意，是在重觀新文藝而非根本否定之。他並不主張我們應該回到章回小說的作風去，他只是要求新

來說服並規正一切錯誤的和反動的認識。潘之先生提出的「中國文學之新途徑」，我們願意補充的一點，也是覺得更應該積極一點，提出更爲明顯的要求，更爲完整的理論體系，以求中國文藝之新途徑的明確與切實。

吳公汗

文藝的作家，在表現人物，生活，事件情景等時，必須避免借羅聲才的文句，說得清清楚楚，恰到好處，一言以蔽之，他要求新文藝注重其應有的內容。這個要求是對的，因爲目前一般所謂新文藝的作品，無論是小說，詩或散文，都有徒重形式而略了內容的毛病。新文藝的形式，無可否認是有其本身價值的，它豐富了文藝的字典，增加了人物，事件，景物的表現力量，它的表現方法，恰好是現代的生活和現代人感情所要求的表現。這一切都是無可否認的。但離開了內容而徒重形式的新文藝，那麼其表現不但是空虛，而且是可笑的。」李默君和哲非君的文章，如果連在一起看，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更爲明顯。不過李默君和哲非君有一個共同疏忽之點，就是他們把文藝是由生活決定的這事，

一塊兒忘掉了。

「新文藝腔」的發生，我們可以找出兩個原因：第一是由於文字本身的限制，方塊字不能當成記錄口語的符號，用方塊字寫出來的東西，既便是「白話」或「國語文學」，也因為文字本身的缺點，如小腳女人走路，扭扭捏捏，不能明瞭的把語言搬到紙上來。於是就造成肉麻的「新文藝腔」。第二，作者的生活，能決定他的作品，作者生活空虛，思想貧乏，他自己寫不出什麼東西來，便堆積一些僵死的「美麗的」的文字，來掩飾他的空洞和無聊，如穿了華麗外衣的棉花枕頭，表皮雖具斑斕的顏色，裏面却是枯乾的稻草，如是湘繡或出自名匠之手，自然也頗有可觀，然而偏偏却是鄉下小女兒的試作，又是退色污穢的舊線，所以為有些作者洋洋自得的一些「枕頭」，除去肉麻之外，還使人噁心。

有一個友人會感慨的向我說，他認識的幾個「文學青年」之中，有人大不贊成魯迅先生的文章，以為缺乏描寫，不如徐志摩，何其芳的美麗。怎樣的美麗呢？不得而知，大概還是指那些「新文藝腔」而言罷，可見對一種事情的見法，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不過如果讀文並非念字，吞過還要咀嚼，我們便很容易在樸實辛辣的周先生的作品中，找到一些為徐志摩輩所沒有的東西，那就

是「力」。「力」也是一種「美」。如果只看詞藻，「像馬爾雅眼睛的天空的加爾比斯色的擔憂的白雲呀！」「妹妹妹妹你的如玉的雙手是我的生命的保障呀！」等等等等，云云云云，遠不如新文藝描寫詞典裡收羅得豐富，我可以給「唯美派」的讀者，介紹這本好書，「保君滿意」。

去年北方曾有過文藝大眾化的討論，有刊物還為此出過一次特輯，「中國文藝」也有幾篇關於文藝大眾化的內容與形式的探討的文章發表，其所論說的主張，實在也與李歐君和折非君所論的「新文藝腔」相同。我們的文壇上有些作家死也不肯放棄他那一套「美麗的」的言詞，要說一件事物便用二十四個形容詞，寫一個動作便用半頁的描寫。請想我本來舉例，今日的「作家」是很不願意別人說他長短的，好在這裡的實例隨處皆有，只要翻開一本雜誌，肉麻的「新文藝腔」就出現了。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大危機，讀者不看你這一套，去讀「老殘遊記」和兒女英雄傳」去了。

吸收外國的寫作技巧，創造新語彙，在新文學運動的活動中，這是一必要的，然而這也不是僵屍，且相對的能為大眾接受的為限。我們要想糾正這個可恥的畸形發展，以為第一要要求作者把握現實，正視生活，而使作品的內容充實；第二，在表現語言思想的的工具還沒有形成而且普遍的時候，我們要求作家努力學習，使他的作品儘量的接近口語，此外，我們除掉掉時髦和茶後的思想戰鬥外，還要同時毫不客氣的戳穿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的無耻，空虛和貧乏。

編輯小記

「中國文藝」在北方文藝界寥落的時代裡產生，所想像的使命就是推進文藝運動，希望從這裡而有些新作者出現。現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在各地都有了蓬勃興盛的傾向，這是令我們萬分高興的，而本刊在這大的運動裡的態度仍是和以前一樣，調重在年青的新人的作品。所以對於外來的投稿是非常熱烈的期待。過去的投稿雖然很多令我們失望，但那熱誠是使我們感激的，尤其是遠鄉的朋友。這三期中所發表的范一民，田野，西平，容亞先，寒波等人都是從投稿中選拔的，他們有的是很年青的人，有的在中學讀書，還有遠在江蘇的，編者希望以後更能有些新作品發現，我們是沒有一點「門戶」之見的，凡是真誠的文學愛好者而又關心文學運動的人都於我們的朋友，希望大家能更廣更廣的寫，更多的寄來。

本期朱駿洛先生的「關於啞妻」是一篇難得的研究文章，這種整理工作實在是在所應努力的。我們看到升屋治三郎氏寫的「戲園協社與前國劇社」想起中國尚無人寫出「話劇史」一類的文章來不是自感慚愧嗎？

長篇小說「蓉蓉」續稿的一部份一時查找不出，只好下期續登。「逐流之歌」再有二期可發完。這些長篇當儘可能的早點結束。



關於「啞妻」

朱肇洛

「啞妻」是法國文學家法朗士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國來，業已二十多年。因為它是諷刺喜劇，它所諷刺的對象是大眾，所以大眾也特別喜愛它。偉大的喜劇常是超空間超時間的。啞妻所描述的是法國中世紀的故事，可是在二十世紀的法國一般觀眾是非常擁護它的。後來被介紹到英國，英國的一般觀眾也是非常歡迎。最後被介紹到中國來，曾在各地搬上舞台表演，也得到一般觀眾狂熱的歡迎。尤其在前十餘年，幾乎每次在各地大中小學校的游藝會中，都少不了這舶來品諷刺喜劇「啞妻」。現在表面上看好像已屬「昨日黃花」，無再談的必要。不過，前面我已說，偉大的喜劇常是超空間，超時間的，它過去在各地表演，為一般觀眾擁護，現在依然為一般觀眾擁護，將來仍會為一般觀眾擁護。我個人偶而讀到「啞妻」翻譯和改譯的幾種不同的本子，進而查看作者的傳略和這作品故事的來源，因而發生了興趣。現在就我個人所得到的一知半解，將「啞妻」這作品和作者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啞妻」作者法朗士小傳

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14—1894) 原名 Anatole Francois

中國文藝·關於「啞妻」

Theault，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的弗祿特爾街 (Voltaire Street) 九號，他的父親 Noel France Theault 是一位書舖掌櫃的，所以他從少年時代起便讀書的趣味。所謂「坐擁書城，廢寢忘食」，法朗士是有那耐性和幸福的。他讀過的書很多，幾乎把他父親書舖中所有的書籍都讀完了。他初期的文學生活，是做評論與詩歌，後來才執筆寫作小說，小說作品頗多，戲劇作品僅兩三篇。

他是詩人，是小說家，是文學批評家，是諷刺劇作家，是思想家，是熱心社會運動的戰士。

一八九七年國家黨排斥法國的猶太種人，謾罵猶太種人陸軍大尉杜烈非 Dr. Trépoignant，法朗士深表同情於杜烈非，而小說家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是平常為法朗士所不齒的，到這時因為同為杜氏之公平判者，却做了很好的朋友。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以及文學家而兼思想家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1874—1935) 都是法朗士同時代的文學作家。一九二二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死在巴黎。

關於法朗士的思想，我們只能簡單地介紹一些輪廓。他是始終反抗強權，信愛自由的，這也是法國民族的特性之一。他曾說過：「我毫不懷疑於革命，當我盡力於未來的人道，平民的將來，社會革命的時辰，我不過是把反抗強權的方向變了罷了。」他不信宗教，但渴望真理，而尤其渴望藝術的美。他不相信歷史是科學，不過那事實是歷史家「隨興所至」的強定罷了。在他的作品裏，曾三次舉例「波斯王從太傅學歷史的故事」，最後的結論是一部世界史，僅用三句話就把它寫完了，即：「他們生，他們死，他們受罪。」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他提倡「痛苦中有善境」的學說。他反對為特殊階級強定特殊利益的法律，他曾用幽默的口吻說：「以大體而論，法律是平等的，他一樣的禁止富人或窮人在橋下睡覺，在街上要錢，和偷竊麵包。」他對於毀滅人類的戰爭，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一有機會，他在講演中作品裡即加以正面或側面的攻擊，他說他小的時候，曾聽見他的母親說：「我很厭怕戰爭——天下的母親都怕戰爭——因為他會把你們孩子毀滅掉。」一九二一年，他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他說：「這句話還在我耳朵裡響呢！」

二、「啞妻」的翻譯及改譯本

「啞妻」之被介紹到中國來，是在民國初年「新潮」出版的時期，由沈性仁從英譯本重譯過來的，陳治策先生的初次改譯本，大概是根據沈重譯本的，後來劉小蕙又從原文翻譯成中文，陳治策先生的二次改譯本，不是根據劉譯本，就是參照原文，我所讀過的「啞妻」，僅這四種本子，茲將牠們分別介紹如次：

1. 沈重譯本 英人斐基 C. H. Fisher Page 會將「啞妻」改譯成英文，沈性仁又把牠譯成中文，最初登在「新潮」上，後加修改，收入民國十四年四月出版的「小說月報叢刊」第四輯第三十九種「法朗士集」，那是最早把啞妻介紹到中國來的，男主角妻翁那卜德是審判官。二幕八場：第一幕三場，第二幕五場。

2. 陳初次改譯本 陳治策先生根據沈重譯本而改編者。收入昌官編國民書店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的「現代最佳劇選」第三集。此本除將劇中人物中國化以外，其餘如劇中人物之多少，以及舞台裝置，人物登場先後，悉依沈重譯本改編，只是不分場罷了。如將劇中男主角審判官妻翁那卜德改為劉賢賢，女主角妻翁那的妻翁色林改為劉太太。連布景對話方面，都是大同小異，可以說是「無啥分別」的。

3. 劉譯本 劉小蕙由原文，習法東柔著，大概是習法朗士原名，收入舒溼編三十年二月光明書局出版的「世界名劇精選」第二集。譯出時間較晚，劇中男主角法官西門，女主角客德琳，即啞妻。二幕九場：第一幕三場，第二幕六場。

4. 陳二次改譯本 此劇改譯時間亦較晚，大約參考原著或劉譯本而求適於農民劇場表演，故將原劇中之法官改為縣長，但仍為兩幕，不分場。劇中人物與原劇大致相同，只是把女僕改為廚子，取消醫生的兩個助手而已。這個改譯本曾由定縣縣平致會刊印，筆者當年編「現代劇選」曾收陳先生的初次改譯本，後來又承陳先生惠贈此冊，當然這一次的改譯，比較更精密完善，更適於中國劇場表演，可惜選印無多，一般讀者不得普遍的閱讀，這是一件頗為遺憾的事情。

三、「啞妻」的來源

「啞妻」是二幕諷刺喜劇，它不是法朗士從理想中創造出來的，也不是依據法朗士當時社會時事而編製出來的，也不是從法國史實中選擇一節而撰述出來的。它的來源很有趣。根據英人斐基的「啞妻」譯本的敘文，我們知道下面的一段故事：

「啞妻」原是法朗士做給賴勃雷者作研究會裡作為消遣的。因為劇情的曲折，結構的嚴緊，對話的妙麗，後來竟為巴黎幾個有名的劇場所注意，進而要求排演，那裏曉得經過上演以後，竟然鬧動法國戲

劇界，法朗士因此一躍而小說家兼戲劇家了！「啞妻」原劇在法國被觀眾熱烈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一般。後來英國有名的劇作家兼演劇者巴克蘭 Granville Barker 與其妻嘉爾思 Lillah Mc Carthy 又用英文譯本演過，當然在英國劇場又得到很好的批評。

這故事完全根據賴勃雷 Francois Rabalais 名著「加干圖阿與其子應塔格魯爾言行紀」(Lives, Heroick Deeds, and Sayings of Carga Atua and His Son Pantagruel) 中所敘的一齣戲。賴勃雷是法國中世紀(一四八三—一五五三)有名的幽默的文學作家，他的「加干圖阿與其子應塔格魯爾言行紀」也是法國文學界中一部有名的著作。

賴勃雷所說的戲劇，不但是法朗士的「啞妻」的根據，同時毛里哀 Moliere (1622-1673) 的「強迫醫生」Doctor By Compulsion 也是根據這事實寫的，不過稍加變化些罷了。

賴勃雷所說的劇本究竟有沒有，現在却無從查考，也許原來是有這個劇本，不過現在已經散失了，也許完全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這些都可不用去管它，不過因為這一小段敘述，引起這個大文豪毛里哀與法朗士做出兩本名劇出來，使法國文學上增加許多光彩，却直得贊賞的。

四、「啞妻」劇中人物之比較

由於以上所說的四種翻譯及改譯本，我們可以知道法朗士的原本和斐基的英譯本劇中人物的數目相差很遠，對話的多少也不相同，大約斐基的英譯本也就是改譯本了。我們不妨先把這四種本子的「啞妻」的劇中人物列表如次：

| 沈重譯本 | 陳初次改譯本 |
|-----------------|-----------|
| 斐翁那卜德……審判官 | 劉景賢……審判官 |
| 亞當菲姆……律師 | 費梅安……律師 |
| 西門古林……醫生 | 郭佩德……內科醫生 |
| 約翰摩吉爾……外科醫生兼剃頭匠 | 苗杰……外科醫生 |

中國文藝 關於「啞妻」

◆兩位與藥生徒

| 基爾斯卜斯客爾的……斐翁那的書記 | 杜榮如……製藥師 |
|------------------|------------|
| 諾子 | 賈瑞……劉景賢的書記 |
| 嘉色林……斐翁那的妻 | 諾子 |
| 哀麗……斐宅女僕 | 劉太太……劉景賢的妻 |
| 葛朗帶姑娘 | 李媽……女僕 |
| 賈水芹菜的 | 葛麗華小姐 |
| 賈燭燭的 | 賈榮的 |
| 掃煙筒的 | 賈水芹菜的 |
| 勃羅安夫人 | 掃煙筒的 |
| | 徐羅安夫人 |

由於上面的比較表看起來，這兩個譯本的劇中人物幾乎完全一樣，有符號的兩位製藥生徒及勃羅安夫人雖在沈重譯本的「劇中人」物表中未列入，但在劇本中他們依然出場的，因為他們沒有對話，所以表中沒有列入，至於賈榮的變為賈燭燭的，也許因為兩國的風俗習慣的關係，是無關宏旨的。而劇中的對話大致也相似，只有諾子所唱的歌，在沈重譯本中，是幾首俚俗的外國歌，照舊譯為白話歌曲，在陳改譯本中，並未標明諾子所唱的是什麼樣的歌曲，大概隱約中是指着一般算命賣唱的瞎子所唱的「瞎腔」罷了，那與劇中人物個性也沒有什麼大的關係。就兩個劇本的人物來說，可以說完全一樣，只是把「約翰」「瑪琳」改成「李魁」「王蘭」，脫去中裝換上西裝罷了。

| 劉譯本 | 陳二次改譯本 |
|----------|-----------|
| 西門……法官 | 劉景賢……縣長 |
| 客德琳……他的妻 | 劉妻 |
| 彼得……律師 | 賈瑞……劉的瞎子 |
| 約翰……男僕 | 老毛……劉的瞎子 |
| 芳松……女僕 | 費梅安……律師 |
| 包理得……醫生 | 郭佩德……外科大夫 |
| 兩個助手 | |

從上面的一個表，比較的看起來，劉譯本與陳二次改譯本中的人物數目，大致相同，不過在陳本中減去醫生的兩個助手，把女僕芳松改為厨子老毛罷了。實在說起來，女僕改為厨子，並無多大關係，爲舞台上人物容易支配，穿插得有趣味起見，還是仍舊用一個女僕好一點。也許陳先生的意思，以爲「啞妻」的中心思想是諷刺一般女人聒噪不休的好說廢話，插入一個女人（女僕）討厭另一個女人（啞妻）說廢話，無形中減少該劇的力量，所以毅然決然的把她改成厨子了。不過在原劇上男僕約翰曾因不堪忍受女主人（啞妻）的無理聒噪而一度辭工（見劉譯本第二幕第一場），後來女僕芳松也是因爲同樣的原因而向西門——男主人告假，（見劉譯本第二幕第三場），而且在本劇收場的時候，不僅男主人——西門請求醫生把他的耳朵治癒，就是男僕——約翰，女僕——芳松同時也請求醫生把他們治成聾子，這樣一來，不是更有力麼？女人好說廢話，是一般的現象，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女人全都好說廢話，也有例外，那麼，在原劇中用一個女僕——爲不堪忍受女主人的聒噪而甘心治成聾子的女僕，與劇情並無矛盾，反而更能加緊劇情的緊張呢？不信，你可以仔細的玩味劇中的情節！

五、「啞妻」的內容結構及其批評

「啞妻」的故事，在法國中世紀是流傳於社會中的，即令是出於賴勃雷的想像，然而那想像並不是「空中樓閣」，乃是有牠的社會的背景的，這不僅是「啞妻」，一切的文學作品，都是有牠的社會的背景。這故事是敘述西門法官娶了一個既溫柔且美麗的妻子，法官對於她一切都很滿意，只有一點法官常引爲憾事的，就是她是個啞叭。由於律師彼得的介绍，西門得以請到一個最著名的醫生包理得，施了手術，居然將她的病治好了。啞叭說話，摺得天翻地覆，全家不安。男女僕紛紛辭工，法官丈夫更是被纏得神經錯亂；痛苦萬分。但是她却終日「咕咕呱呱咕咕呱呱」聒噪不休，自得其樂，逼得西門法官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最後不得已乃懇求醫生發一次慈悲，再將她治

成啞叭。然而，醫生却無這神技，告訴他這是違反自然，不可能的。惟一的解救方法，就是把丈夫與男女僕治聾，可以抵禦她的無聊的廢話的纏擾。這樣一來，法官變成聾子，他雖聽不見控訴人兩造的詞辯，和律師們的說謊，他的判斷也許更準確更神秘，不像一般的法官似的那樣不公平了。（據劉譯本啞妻的劇情說明）

「啞妻」這劇本，雖然分爲二幕九場（據劉譯本），其實它的對話並不長，劇中人物也不算多，在舞台上演出的時間，大約過不了五十分鐘，所以有人依然把它歸入獨幕劇裏去。不過一由斐基改譯爲英文本，雖仍爲二幕，却改爲八場，人物也加多了，對話也加長了，隱子的唱詞一段一段的也加上去，尤其是「啞妻」會說話以後的話，無形中比原本加上一倍（見沈譯本）。陳初譯本十九根據沈譯，所以在結構方面也沒有什麼大不同。在舞台上演出的時間，非一點半鐘不得完成，既不合獨幕劇的體例（獨幕劇的時間是由二十五分至四十五分），又不合多幕劇的規矩（多幕劇的時間是自兩點三十分至三點），大有成爲特殊的孤立的兩幕劇了，不過，兩幕劇在習慣上是應當歸入多幕劇的範圍的。陳治策先生的二次改譯本，劇中人物雖比原劇尚少了兩個，隱子的唱詞也取消了，然而情節却加多了，如律師費梅安爲葛麗華小姐打被族人竊產的官事的情節整個的敘述出來，而且爲全劇的一條線索。聽差賈瑞的愚頑刁狡的成分更加強了，在此改譯本中第一幕中賈瑞被命去請醫生的那一節就可看出來。在第二幕中費梅安二次來訪，見縣長在椅子上辦公的那節對話，也是增加的一個情節。對話加長了，幾乎比較他的初次改譯本還要長一些。不過結構十分嚴緊，沒有一個無用的人物，沒有一句廢話，劇情愈來愈加緊張，一直到最後達到高潮點，全劇的力量都表現出來了。妻子在前部的木訥笨拙，沈默恬靜，在後部的多嘴多舌，活潑輕盈，恰成對比，更顯得誇張有趣。丈夫的三個心理過程的轉變——事前的焦慮，中間的喜悦，事後的煩惱——都寫得十分明顯，因爲縣長對妻子感覺的轉

變，也就是觀衆對於這戲的感覺的轉變，妻子是主動力，丈夫是被動力，稍一不慎，全劇的精彩就會減色，而在陳治策先生的二次改譯本中完全做到。至於適合於中國城市及至農村的各種劇場表演，那不過是這個改譯本的「餘技」罷了。

喜劇是沒有一定的主人的，是以團體做代表的，是一個抽象社會所有的，是社會的縮影。所以我們要寫一齣喜劇或批評一齣喜劇的優劣，都要注意以下三點：（一）要超空間時間；（二）正合大社會的精神；（三）詞句是要用散文寫的。依着這個標準我們來批評「啞妻」，我覺得「啞妻」不僅是一齣供人消遣的喜劇，而是具有諷刺，暗示的力量，對人生加以啓示的喜劇。「啞妻」的對話完全是漂亮流利的散文。前面已經說過，「啞妻」所描述的是法國中世紀社會流行的故事，法朗士以一般文作家的資格，用現代的語言，來描寫中世紀的情形，已屬難能可貴，並且所討論的事情，都是超時間的，永遠存在的，如生活的困難，奢侈，僕人的難惹，女子裝飾的時髦，醫生的稱能，女子的饒古，官吏的貪污，律師的狡詐，雖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之下，都是在所難免的。而且此劇無論在那一個時代在那一個國境內演出，必得觀衆的同情，因為這一類下流的事情和不順的思想，是像江河似的，過去，現在，未來永遠是沖流不息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古今中外普遍的現象，一部人過着荒淫的生活，一部人做着艱險的工作，目今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看到。俗語說：「賊來如梳，兵來如篋，官來如剝」，官場的黑暗，官吏的貪贓枉法，鄙劣下流，真是令人指髮難數，罄竹難書，法國也不能例外，所以本劇的男主角是一個法官，法官不更好麼？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陳治策先生二次改譯本，將法官改為縣長，也很爲得體，因爲縣長爲民父母之官，一般人都知道他身兼司法行政之權的，縣長日夜所希望的，僅是賄賂，訴訟人不啻縣長的父母，那個縣長的行爲也就可想而知了。律師挑唆生事。包攬詞訟，損人利己，詭詐多端，這又是古今

中外千古一轍的。本劇中所寫的律師彼得，就是一律師類型的代表，他表面是幫助一個被族人霸了產業的孤女打官司，其實，骨子裏他是想借着與法官（即陳二次改譯本之縣長）認識的關係，擬把那份產業從孤女的族人的手裡奪到自己手裡，所以他那般殷勤出力。走方郎中，草澤醫生的稱能誇大，技術低下，尤爲不可諱言的普遍現象，本劇中所寫的醫生包理得，即此之類也。男女僕人的好吃懶做，囑奉陰違，通同作弊，借故耍換，又屬「司空見慣」，本劇所寫的男僕約翰女僕芳松就是這一流的僕役，不過在陳二次改譯本中的聽差賈瑞，厨子老毛尤爲刻劃入微，栩栩如生。至於法官的太太客德琳（啞妻）乃本劇的女主人翁，所處地位，更爲重要。「靜女其姝」，「靜」「淑」當作善女人的美德，「長舌婦」之爲人所厭惡，古今中外，「一視同仁」，地獄而名「孽舌」，足見多說話的人——尤其是女人，爲人所難容，本劇中的客德琳先噤而後治愈，從此絮語聒噪，滔滔不休，鬧得昏天黑地，雞犬不安，以至使他的丈夫，男女僕役甘心治成聾子，其聒噪至若何程度，可想而知了。無謂何時何地，此劇化裝表演，一定可以得到觀衆的同情，因爲作者法朗士諷刺嘲笑的對象，是一個大的社會，非諷刺嘲笑個人而已。換句話說：他諷刺的是一般的法官，一般的律師，一般的女人，嘲笑的是一般的醫生，一般的僕役，雖以法國中世紀的法官，律師，女人，醫生，僕役爲「摸特兒」，而却不是諷刺嘲笑某一位法官，某一位律師，某一位女人，某一位醫生，某一位僕役，正合大社會的精神，偉大的喜劇之所以能與天地並存者，也就依此種精神了。

喜劇產生於文化較高的社會裡，就過去的戲劇史看起來，世界以喜劇著名的國家，法國當屬第一：毛里哀，沙都，小仲馬（同時也寫悲劇）都是世界有名的喜劇作家，而法朗士以小說，散文作家而執筆寫「啞妻」劇本，竟然一舉成名，足見法國喜劇空氣的濃厚了。

一九四二·四·十四·北京。

一個做母親的

霍爾知

——記一個朋友的感述，不是小說。



劉宗嫻女士四十歲的時候，她的兩個女兒都出嫁了。她對於女兒們的婚姻都不大滿意，倘若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太不理想！」她因此對於自己的女兒也常常取一種輕視的態度，這緣故就是因為女兒都是自己找妥了丈夫，一點也沒有徵求過她的同意。劉宗嫻女士的主張是以爲自由戀愛和自由結婚都很好，可是必得像某一些書上或小報上印的那樣做母親的可以做顧問，女兒們應該事前徵求——偷說請教也可以——做老人的意見。因爲母親們一定比女兒年長，因此經驗豐富，世事也比較分晰得清楚，可以爲女兒們預先佈置。若干計謀，並且幫助女兒許多想不到的事情，那麼庶幾可以不致於上當，婚姻才可以美滿的收到自由戀愛的良好效果。然而劉宗嫻女士的兩個女兒却完全違背了她的「理

想」，近乎叛逆的偷偷的和青年男子戀愛，並且偷偷的同居，並且偷偷的生下小的來了。劉宗嫻女士每逢想起這種事情，心中便憤然得很。最不幸的是兩個女兒都是做了人家的第二個太太，她以爲祇要這事和她事先商量或研究過，絕不會發生這樣不大名譽的事，因此，劉宗嫻女士自以爲理論非常正確。她談起話來是非常俏皮的，她自己也非常滿意於自己的這種才能。她承認這是在女子師範的時候，學生講演比賽大會上，訓練出來的，劉宗嫻女士是奉天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唉，所以劉宗嫻女士每逢談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她簡單不能抑止自己的強烈的興奮，她力竭聲嘶的敘述着她在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一些勇敢而且光榮的事蹟，她說她是以第一名畢業走出校門的，天哪，倘若您和她談起這些事情，並且您稍微——祇要輕描淡寫的恭維她兩句，她馬上請您吃她的拿手菜餚——紅炖牛肉，紅燉牛肉真是劉宗嫻女士最高明的傑作，像她平常慣於讚美的託爾斯泰的「復活」一樣，並且她永遠把您當做她的最好的客人，可以把那些光榮的事蹟和您說上三天三宿，她也沒有疲倦，而且給熱心的聽客購買來一些果脯，醬肉，白干，紅蛋，餅乾，蜜餞海棠，諸如此類，不惜破費寶貴的金錢。「劉宗嫻」這三個字，便是她以第一名畢業的時候

的名子，她最厭惡別人叫她徐太太或是徐劉宗嫻，倘若有人用這名子寫信給她，她就能够把這個寄信人罵個半日，由「沒有受過教育」罵到「祖宗」為止。她喜歡人家寫「劉宗嫻女士玉展」這樣她是高興得狠的，於是她熱心的讚美這人的文辭如何美麗。因此人們都不敢稱呼她不願聽的稱謂。至於劉宗嫻女士的丈夫徐先夫，是在她當中學教員的時候，因為悶鬱致病，不久就死去了的。她不大願意提起自己的丈夫，而據她自己說丈夫曾經是教育廳長。劉宗嫻女士做過小學教員，小學校長，女子中學的教員和女子中學的教務主任，她自己是頗為自負的，對待自己的女婿，也像對自己的學生一樣，嚴厲而常施行教訓。

劉宗嫻女士的女兒是非常漂亮的，像所有那些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女人們一樣，那些漂亮的嬌媚的女人們，穿着精緻的小皮鞋，走在人行道上，搖擺着柔軟的腰肢，扭動着肥大的臀部，故意做着輕佻的體態，或是裝做小孩子一樣一跳一跳的走着，不然就半個身子倚在男子的肩上，好像一點也不動了的神氣。頭髮經過年輕的理髮師修理過，並且交換過一句兩句的很有含蓄的戲弄和調情的小姐們，一雙雙着商店大玻璃窗內反映出的自己的新式髮型，一雙雙在戲台上走步一樣，用特別輕情的姿勢，然而頗為費力的過出了穿着高級絲襪的玉腿。或是那成群結隊的圍立在百貨店窗前欣賞着風衣或皮鞋的流行樣式，化粧品店前的賣飾的小姐們，她們的臉上塗着五顏六色的脂粉，胭脂。甚至在眼皮上面也塗上了綠顏色！唉！够了！總之，和所有的這些女人們一樣，劉宗嫻女士的兩個女兒，一個叫做徐莉莉一個叫做徐安娜的兩位小姐，就和她們一樣，「摩登」一樣美麗，或者更更美麗。

徐莉莉二十一歲，徐安娜十九歲。徐莉莉在十七歲的時候和妹妹兩個跑到北京來念書，像誰都知道的一樣，北京的大學校裡，收容學生像買袋收容食物一樣，立刻徐莉莉考進了某一個私立

大學，一個在私立大學裡也算最糟糕的一個，妹妹和她住在一個公寓裡，也是誰都知道的，那公寓也是有人拉胡琴，唱二黃，叫條子，打麻將的公寓，住着女人，就會每天在紙窗上發現小洞——被人們用洋沫，濡濕然後觸破的，大約是抱着要看一看女人們怎樣睡覺，或者希望裡面正在沐浴的心情來看的，自然也許正是茶房幹的也未可知。但所有的大學男生住在公寓裡，大約都會經在夜裏用手指觸破了住着女人的屋子的窗紙偷偷的向內張望過的吧。她們就住在公寓裏。徐莉莉因為她的美麗，立刻就得到全校男生的擁護，女生的嫉妬，有一天她回到公寓裏來，自己躺在床上哭泣起來了，她的妹妹問她為什麼哭，她是說：

「我不知道愛哪一個才好呀，他們哪一個都要我愛他……」

徐安娜——因為非常的欽佩狄安娜杜萍的唱歌而起了這麼一個名子。——立刻吃了一驚，她那年十五歲由於姊姊的啓示，同時懂得了戀愛。

徐莉莉哭過以後，她明白她自己在那群男生中佔據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她開始學會了要男同學請她看電影，請她洗頭髮，請她聽馬連良……噫噫，總而言之，像天底下所有男女學生開戀愛所經過一樣的俗不可耐的方式，她在男子之中像一隻蝴蝶在羣花穿行一樣，她學會了怎樣今天給他一點興奮，明天又給他一點沮喪，今天給他一點暗示——雖然是暗示，而男子沒有一點不明白——柔情似水。明天又給他帶着冰霜滿沒有那回事。就這樣她戲弄着那些男子們，她自己暗自讚美着自己的聰明，徐安娜喜歡看電影，在屋子裏滿滿懸上了狄安娜杜萍的照片，十六歲的時候，她開始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少奶奶一樣。然而在行動上可充做一個小孩子，她自己也常常說：「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呢！」自然是一個小孩子，她把所有她的姊姊的男性朋友呼做「大哥」或者乾脆叫「哥哥」，叫他們帶她去看電影，叫他們帶她去溜冰，並且時時

就攙住人家的脖子撒嬌，她高興這樣做。這時候，劉宗綱女士還在奉天的一個縣城裡做中學校的教務主任。徐安娜給她寫信的時候，管她叫做「親愛的媽媽呀。」

徐莉莉在所有的男子之中，聰明的選擇了一個，這一個是有錢而且漂亮的公子，有一個很風雅的名字叫做「吳飄萍」，這人有一句最得意的詩歌，就是：

「唉唉，我的身事，

有如飄飄盪盪的浮萍！」

其實他的身世，倘若真有如飄飄盪盪的浮萍，徐莉莉大約一定不肯嫁給他的吧，他是一個從前做過鹽務督辦的人的第三個兒子，所以他是請徐莉莉姊妹吃涮羊肉的次數最多的一個，徐莉莉自以為眼光已經很準確了，男子既漂亮而有錢，並且會寫出像那樣的風雅的「唉唉，我的身事，」的詩歌。於是有一天，在公園裏邊，夏夜，繁星在天空上燦爛的放着光輝，大地散發着蒸熱，包圍着壓迫着人類的肉體，黑暗的夜晚流動着粘膩的挑撥着人們的肉慾的樹木和草地的香氣，他們在假山後邊坐着，坐得很久，於是吳飄萍向着徐莉莉的臉上接一個吻，彼此可以嗅得見蒸發着汗液的體臭，於是兩個人互相默契的完成了最後的戀愛。大約那北京城裡的青年男女們有許多是如此完成了他們的戀愛的吧。徐莉莉於是存第三日就住到吳飄萍的公寓裏去，一開始，並且很熱心的買了煤球爐，鑿鑿鑄鑄之類的用具，他們一起做了三天飯，吃着燒焦了的飯粒，後來吳飄萍反對了這個，依舊由街上叫來川丸子之類的東西來吃了，於是住了下來，每日每日的互相呼喚着哥哥妹妹，擁抱和接吻，起誓和賭咒，後來，忽然在一天早晨，推開他們的屋門，走進一個年輕的婦人來，向着徐莉莉問道：

「喂，你是飄萍的什麼人？」

「飄萍是我丈夫！」徐莉莉回答。

「你受過教育嗎？」那婦人怒氣沖沖的說，走上來給了她一個嘴巴。

「你受過教育嗎？」徐莉莉反問了一句話，索性大哭起來了。那婦人摔碎了屋子裡所有可愛的什物，走出去了。吳飄萍回來的時候，心裡早已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便對着徐莉莉發誓，他說他絕不會愛那樣沒受過教育的太太，他們立刻搬了家，這時候徐莉莉的第一個小孩降生了。徐莉莉也實在具有女人的美德，她毫無怨言的做了吳飄萍的第二個太太，相安無事。這是民國二十五年間，常常有的摩登小姐們的不摩登的歸宿，不足為奇的。

徐安娜愛着所有那幾個愛她的人，無分軒輊，這是與她的姊姊不大不同的地方。十七歲那一年，她忽然覺得自己像是聽人說過的那樣懷孕了晨起嘔吐，喜歡吃酸的食物，月經停止了三個月。她跑到醫院去檢查了一次，那醫生，對她開玩笑似的說：

「我保證你是一個男孩子！」

於是一切全完了，她自己在被窩裏哭了一整天，有一半是悲傷於自己的浪濤和戀愛結束得太快了，並且那時候劉宗綱女士已經被斥退了教職，開始要到北京來活動一個女子中學校的校長，已規定了行期，馬上就要來到了。她一天跑了六個病院，醫生們慈悲的拒絕了她的請求，說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將來設想，爲了醫生們的人道主義的立場，他們不做墮胎的事業。

「倘若你有嚴重的肺病，心臟病，墮胎是法律許可的，」醫生說。

於是她又跑了幾家病院，一進門，就故意裝做咳嗽，要求醫院檢查她是否有肺病，或是心臟病。

自然，她沒有肺病，也沒有心臟病，什麼也沒有。並且無論

那一個外行的醫生，也立刻向她道喜。

她找着了那個第一次和她一同在西山飯店住過一夜的男子也是一個私立大學的學生——想來大學學生都是喜歡這種消遣的吧慷慨激昂的答應和她立刻結婚——並且當日由專門發售結婚證書的商店，買來了證書，那個男子在結婚證書上必要欄內填入了自己的名子：高伯道。

高伯道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差不多可以說不知道生氣是怎麼回事，見人就喜歡笑，並且一向非常樂觀。與徐安娜結婚之後，他的老頑固的父親，便不承認這個兒子，他也並不在意，他們在北京西城找着了兩間小屋，開始度蜜月。

聽說兩個女兒都已經結婚了，劉宗綱女士便由關外提前了行期那時趕來，她心中真是憤憤不樂，尤以兩個女兒的婚事，她一點都不知道，並且她的兩個姑爺都是怎樣的人物，也並不清楚。對於自己的女兒幹出的糊塗事，對於做爲教育家的劉宗綱女士真是頗爲難堪的。

在北京，她把女兒們找到一塊，準備着一場痛烈的申斥，然而無論女兒們走到那里，那個吳飄萍和那個高伯道就跟到那里，她是一個教育家，自然不便在姑爺面前罵女兒，終於，她在兩個姑爺招待宴上，只對姑爺們嘲弄了一句，但這也許是滿意也未可知吧，她說：

「我看你們兩個都可以上戲台上去，唱花旦！」

只此而已。

她看見兩個女兒選擇的丈夫，都是如此的美男子心中已覺得有一點靠不住。這時候，她想出一個方策，既可以監視兩個乘龍，又可就便供給女兒們一點謀劃，對於兩個都是人家的姨太太的女兒，她不能放心，而擔負着被欺侮或被遺棄的不幸。而徐安娜懷中的孩子，也馬上要降生了。所以她在北京買了一所房，不

收房費，命令女兒女婿們搬到一起來，於是她覺得很放心了。沒事時便整天把徐莉莉的孩子，自己的外孫，抱在懷裏。

她看着凸起着大腹，蹣跚的移動着脚步的二女兒徐安娜的姿態，心中不禁有「自作自受」的感覺。一個不滿十八歲的女孩子受着妊娠的痛苦，這是這個時代造成的。而劉宗綱女士對於自己的女兒倒並無任何憐憫的感情。

一天，劉宗綱女士對來訪的客人說：

「我是一個學教育的人，」這一次劉宗綱女士是頗爲客氣的，她不像對自己的女兒說話那樣：「我是一個教育家！」他這樣謙遜的重複道：

「我是一個學教育的人，並且我教過許多男女學生，然而我沒有看見過一個像我的女兒們的丈夫這樣的人但是他們可是大學生呵，我簡直不明白他們學了些什麼，他們連北京斯泰都不知道！」她歎息着說：「我前天看了一回電影，那名字叫『復活』，我去看了，然而那真糟極了！我對我的女婿們說了，他是竟不知道托爾斯泰是誰，更不知道托爾斯泰有一本叫做『復活』的小說呢……噯，那小說可好極了，很有思想……」

客人楞楞的聽着，不知道她說些什麼。

劉宗綱女士在她的四十年華的臉上，塗着一層不算太厚的脂粉，並且穿着很短袖的旗袍。她抬動着描得很彎很細的眉毛，發揮道：

「噯，那本小說可作得好極了，像真事一樣……」

因爲這種事情，她的大女兒徐莉莉和吳飄萍，不願意受她的教訓，決定搬出去住了。

當日她把徐莉莉痛罵了一頓。當她向她的母親提出了要求的時候。

「你要做一輩子姨太太嗎？你這個混蛋東西。」劉宗綱女士對

她寫道：

「妳這個小老婆，妳有什麼臭美的。我是爲了你們好呵，我這回可等着看熱鬧……看那個小老婆不叫人家甩的！」

徐莉莉連理也沒有理她，自己搬出去了，她祇說：

「做姨太太我心裡願意！」

徐安娜很快的生產了，一個男孩。高伯道從此在家中有工作。徐安娜因爲聽說女人有小孩吃奶，會損壞美麗的，劉宗嫻女士以爲授乳的女人，身體受傷，並且她在最近才知道高伯道這人已被有錢的父親登報緊要聲明斷絕父子關係的了，心中覺得異常吃虧，於是她想出一個方法，買代乳粉，規定了一日四次，命令高伯道專門喂小孩子的奶吃，徐安娜非常贊成這樣辦法。於是高伯道一夜要起來三次給小孩喂奶，而徐安娜安穩的睡覺，就這樣孩子長到了三歲，高伯道變瘦了，並且不像那樣喜歡笑，那樣樂觀，因爲已經沒有了有錢的父親。劉宗嫻女士每月給他二十元錢，後來再二十元減到十五元了，他整天在家裡侍候孩子，徐安娜每天同了母親出去，打麻將並且看電影，劉宗嫻女士有空的時候，就把高伯道叫過來，和他講托爾斯泰。

劉宗嫻女士要在北京當上一任中學校長，然而並沒有辦到。錢是花來花去總要光的。她的這位乘龍快婿又完全是一塊廢物，不但不知托爾斯泰是怎麼一回事，甚至連自己的名子都寫不好自然沒有職業，只能每天在家裡看着孩子，劉宗嫻女士的積蓄，已經花得有幾個了。

生活立刻窘迫起來，徐安娜這時候學會了一切時髦女人的

玩藝，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像累贅一樣，覺得可厭。有一天，高伯道偷吃了一塊給劉宗嫻女士留下的紅燒牛肉，徐安娜在他手指上給了一剪刀，這一剪刀，差一點沒把這偷肉的手指剪掉，從此以後，她想法子虐待她的丈夫。

劉宗嫻女士同了女兒一塊去看電影，同時她爲女兒介紹了一個朋友，一個花花公子，於是她很世故的把女兒和那人領到飯店裡去吃大菜，自己託故走開了，後來，她對她的女兒說：

「戀愛是沒有關係的，但是那男人一定要有錢。」她爲了女兒想出許多方法，於是她把自己的窘迫的生活解決了，又可以有錢去買眉墨把眉毛畫得細而彎了。

一日，高伯道由街上跑來，要走進自己的屋門的時候，他的丈母立在門前擋住他，喊道：

「你先不要進去！」

「爲什麼？」高伯道問，他分明已經聽見了一個男子在裏面的笑聲，他全身抖戰起來了。

「不爲什麼！」劉宗嫻女士說：「你這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東西，你不懂得禮節嗎？」

高伯道頹然的坐在椅子上。他想要哭泣起來，然而他猛然跳起，向門上衝去，劉宗嫻女士揪住了他，順手用一隻烙鐵打在高伯道的頭上。他死過去了。

因爲徐安娜的花花公子，是那個社會裡的有勢力的人物，所以以後也就沒有什麼麻煩發生了。



道旁的園子

(外三章)

閑靜

道旁的園子無人遺忘
在鄉土的大道上
墓北的風景穿過樹腰
這裡可以無伴侶
花是對宇宙滿意而開的嗎
有香的寂寞沒有人知道
我看見的紙蝶成一隻隻
蝴蝶，如你的夢飛不高也捉不住
這一抔黃土的小山
當前，我願意化成
一灣幽秀的流水
在山下迴旋又迴旋
雲線裡有白插鸚鵡出現
由學舌的孩子到無言
秋天的來去
琉璃瓦那高懸的水
流下大的雨小瀑布

看看行雲，(出去吧)
默誦一篇追悼文
青松對著白石
我向理智的沉默祝福
籃天裡雨絲與江月的斜紋
一隻蝴蝶也如負重而飛來
花陰遂作爲說夢之場所
長至的綠葉更綠一番了
青山有美麗的山腰
讓我們去看秋天的來去
大地遠遠地
日色如流水
遠方的落葉
與天一般遠
隔離的人
魚貫而行
蕭蕭的城

落葉的城裡
秋之低徊者
在小園中
長大的玉簪花學鸚鵡頸低垂
秋風與虫聲並收了
大開的窗子若問
是什麼時候
烏雲載去了夜
青青者天
落在不可知的
有一個地方
以五春爲春
家室之感
紡織娘爬上青板
枝葉有你的保護色
鳥唱的尾聲
隨了輕風飄落
陽光在潔白的衣裳上
收去些濕情之後
行色匆匆的
螞蟻是有福了
皮膚有滑膩之感
秋風在春花上尋思
地球儀上
那裡是家呢



一個守財奴底自白

小 卒

我知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是財產。然而我以為活著一天就一天也不能離開財產，我要求名譽為的是想從那裏好取得更多的財產。

我要交朋友為的是希望他們會替我聚斂財產。
我要娶太太為的是有人好幫忙我料理財產。

我要留後代為的是將來讓他們繼承我底財產；
我討厭窮人因為他們一味想覬覦別人底財產。

我憎恨富人因為他們底財產時常侵犯到我底財產。

我不敢得罪鬼神因為他們也許在冥冥中支配著財產。

我主張節儉因為奢侈的生活祇是白白地

糟蹋財產。

我提倡投資因為憑了自己底財產能招來別處的財產。

我讚美貯蓄因為它每年每月會一分一利地增加我底財產。

有人問：世界上最價值的东西是什麼？我說是：吃的，穿的，住的，行的，全都要依賴財產，所以世界上再沒有別的东西價值會高出於財產。

有人問：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是什麼？我說是：黃的是金子，白的是銀子，亮晶晶的是寶石和珍珠，花花綠綠的是一張張的紙幣，這些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在我底眼睛裏也無非是財產。

總之，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一個人不斷地擴充他底財產。

而世界上最可哀的事情也當然是不外乎一個人不幸地喪失了他底財產。

有人說：你這個人整天地談論著財產，財產，難道你就不會有一天厭棄財產？我聽不住哈哈大笑地回答說：財產，財產，那些對於我視同生命的財產，你那裏會想到我有一天會厭棄財產；祇要有一天我還愛惜我底生命，我就一天也不會厭棄那些跟生命一般寶貴的財產。

有人說：活著的你一心一意地惦念著財產，財產；難道你到了臨死的日子還照舊念財產，財產？於是我低下頭嘆一口氣說：活著的我固然一心一意地惦念著財產，財產，就是到了我臨死的日子，別說是臨死的日子，就是到我快要斷氣前的一秒鐘我還是忘不了財產，財產……

紅葉

(外二章)

聞青

七年的紅葉
風雨的飄飄
我珍貴它
夢裡想念你是一片
夜很沉重
自私的觀念開花了
蘋果樹的旁邊
小溪如老人的憂愁
歲月是方向罷
七年的紅葉
暮和遠
陰天的節日
紅衣裳仍是閃閃的
月白的和太陽
細雨時搖上晚窗
三月的希望
杏花紅上心來

春情那裡是呢
滿園移動的鈴唱
沉在紙花和笑的深處裡
多年前的事
老年人說春暖又是愁了
折枝青青的回去罷
柳絮纏繞着脚步

千里黃昏的家
寫向雨住的夜
白雲也是消息罷
我意用白雲作眼的手帕
行前
三月柳梢的風飄着
無雨亦自淒迷
我却去了
燕子就來織我在青黛
睡了安適罷
靜對紅葉的聲音
聲音的主人
家裡是夜步的枯寂
星月最是無情的
我也多餘

夜之歌

顧視

恐歲月披下了衰年
月輪一遍野原的迷離
喝一口儂伴的冷寂
印一顆疏淡的象痕

夜的風透過薄影
一天煙雲擴散了
七顛八倒的倉湧
浮起點點燐火的冷斃

且訴給寧靜的水紋
停歇在留戀的脚下
一串銀色夢的浮動
天河水潑滅一列星星
棲止於彷徨的音響里
脫開雙雙沉重的脚步

捉摸一套故事的發掘
吹來古遠天堂的微笑
以何處飄來一支水花
化一串淚的珠子
望荒蕪了古塔的頂尖
一顆長青樹流下夜的歌

九月之歌

寒 波

九月的風蕭瑟
九月的雲支離
蟋蟀牆頭的孤客起草
仰視風雲無所憑依的

撼着驚人的凄冷
是個日耳曼詩人說的
「加倍可憐的
你加倍以醜陋灌頂」(注一)

俯首於傲岸蒿棘前
偷向春風遙致懷戀
你跋涉得太遠了嗎
令它迷幻於天外的靈勃丘體

莫敢聽江上的白浪滔滔
雲外的家山有人憂心搗
颼盼捎來芬郁的蕓蔥
讓孤弱的靈魂慰悅

夜海裏流來折壁

欲蓬蹤從你遠遊

像傷了的鷹翅太久
我也許毫無可用
也纏戀着可愛的故舊

不敢念侵尋壯歲

夢裏偏逢囑笑人的童年

「只思念自己時世界遂小了」(注二)
該緬想馳騁窮邊者的剽悍

別爲我發愁呵

並不想招隱山之幽

且告訴你我昨夕異夢

如鷹準樣奔向白日

馭着強矯的九月風

忘却九月風的蕭瑟

忘却九月雲的支離

但莫忘風雲下無所憑依的

你也許鄙視水晶的月色裏

想邂逅從過訪的野雁

遺留你可喜的音息

注一：歌德詩 注二：何其芳句

成吉思汗

白林

七

「啊，可憐的鐵木真！誰想兇惡的蔑兒乞人。擄去了你的母親和妻子；你父親曾對我有過厚恩，你去年又曾獻給我珍貴的貂裘。那時我說過：要爲你收聚離散的人民。要爲你回復父祖時的光榮，如今我一定要替你剿滅惡敵。奪回你收去的財物與家人。」

五罕聽見了鐵木真的哀訴，回想起故人的情分，就允許發起二萬人馬，又會合了札答剌部長，札木合的大軍。堂堂數萬的戰騎，集合在幹難河的源頭，太陽的紅光，照着起伏的山丘，

照着迂迴的河水，又照着默默的大軍，如血色的赤鐵向前流。在進軍的號令聲中，戰馬奮起奔放的長鬣，整肅的蹄聲震動着山麓。雄壯的大纛在風中飄悠。明月徘徊於銀漢之間，大軍已行在勒勒格河的邊沿，用豬鬃與草繩結了木筏，人馬從急湍的河上渡過對面，剎時由不兀刺高原急馳而下，像崩潰的積雪，又像火山的溶岩。前鋒望見蔑兒乞的陣營，已在黑暗中或現或隱，就發出了衝鋒的號令。怒號的人。狂嘯的馬，

淒壯的號角聲，俄然在靜穆的山野鳴應。遭遇了意外的夜襲，蔑兒乞部長脫里脫阿，只遺下老弱的屍體，婦孺的悲泣，狼狽的向薛涼格河下流逃遁，奔向巴忽斯真的境地。鐵木真領軍急追，在敵兵中東奔西馳，狂呼着愛妻的名字：「孛兒帖！孛兒帖！」這熟悉的聲音，忽然傳到了她的耳際，孛兒帖從車上跳落，乘着人馬紛亂之時，脫出了敵人的亂軍。披髮奔向鐵木真的戰騎，拉住繩繩呼着鐵木真，流淚而歡喜。月色皎潔的薛涼格河中，浮着夫婦二人相抱的影子。

南屋雜記

麥 靜



不知從那天起的心願，打算每天午飯後來隨便寫點文章，寫到那裏算那裏，大概是隨筆之類的東西，今天真高興能提起筆來了，這幾個月來人都很懶，所以

從外面看來頗有點消極的心情，自己想想也好笑，還不如蓬人打哈哈爲是，真是一說便俗也，人活到這個世界上來，我想總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不管什麼都好，也不管別人的批評，這在自己總可以算是一種快樂。我有時看不起一般人的原由是他們都不肯做一個真正的俗人，切身的事情能夠論斤論兩，利害之間看得很分明，談起文藝來却仍然是人道主義者，那熱情且有捨身成仁之概，這個在我看來總覺得茫然。所以我現在是不相信別人的話，也不願接受別人的批評，我嚮往的是一種崇高美麗的自我表現，使是屬於那所謂不道德的部分，這即個我看也比那般爲君子的作爲好。

在這種心情下我想來寫點文章，我寫些什麼好呢？也許有人會想到我要來寫雜文，這實在是抱歉的事，我那裏會寫雜文呢，我要寫的還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切身的的事情，一點愛憎和一點哀樂，也許也提到別的正經事，一本書裡的一句話，但我想總不應該離開我自己，這樣寫成的文章我真不知道應該叫它什麼才好，文章的長短恐怕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所謂信筆寫之而已，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一日記於北平。

這些日子又突然有寫日記的念頭，這實在是看到人家寫才想起來的，躊躇又躊躇，終於在二月二十三那天寫了開首云，「今天想起來寫日記，想起過去曾經寫過十幾年的，現在都沒有了，雖然是惆悵的

事，但惋惜也是無可奈何。我現在突然覺得一切什麼值得紀念的實在說起來都沒有什麼意義，這都還是痴兒女們自己的事情，這個痴倒是幾分可愛處也。」寫完後我自己實在纏綿了好半天，想想亦復可笑之至，在這種心情下我想來寫一篇叫作「中年」的文章。也許可以寫得好罷，三月二日。

日前往小燕外祖母家閒坐，承以「燕京歲時記」一冊相贈，蓋其先人禮臣公所作，寒齋舊日會藏一冊，惜已不在，歸來燈下展玩，真有隔世之感，其實我並不是旗人，只是在北京住慣了，看這本書覺得處處都有一種親切之感，彷彿是昨日夢中的事，此書寫歲時風物，於敘事之中點染情景，均別有風趣，細致處雖不若「夢華」「夢梁」諸書，但是寫法總還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其記「破五」條云，「初五日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爲炊，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日，則王妃貴主以及各官宦等，冠服往來，互相道賀，新嫁女子亦於是日歸甯，春日融和，春泥滑澆，香車繡轎，塞巷填衢，而闌闌諸商，亦漸次開張貿易矣。」這種文章我就覺得寫得很好，好就是好在它有「春日融和，春泥滑澆」以下諸句，全篇文章乃異常生動，彷彿能使我们看到北京新年的一幅街景了，三月三日。

昨天提到「燕京歲時記」，因而想起廢名先生亦喜其「天蓬魚紅石榴樹」一節，覺得北京人的住家有些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論，天蓬對我就沒有好感，我喜歡的是魚缸和石榴樹，我覺得院子裡擺上點魚缸和石榴，在五月純陽之下，或者就是落雨的日子罷，看着都別有一種風致，若必須搭天蓬，那就等於把魚缸和石榴放在屋子裡，那還有什麼意思呢，並且這種東西也不適於放在那種方磚

地整整齊齊的大院落裡，它需要一個比較荒涼的院子，前邊提到的小燕外祖母家住北京東城根，一個簡陋的院子裏只有矮矮的幾間北房，我每去閒談就注意到那幾盆石榴和魚缸，覺得別有一種蕭疎的野趣，不是深宅大院裡所能有的，日前有一處房，租錢很公道，房子也很好，但可惜的也就是房子太好，要想點綴一點魚缸和石榴什麼的簡直不可能，所以這種擺設現在對於我還是一種夢想了，三月四日。

昨夜有朋友來談，看到我前面寫的文章，就說，「你簡直成了北京人了，」按南邊人有時罵北方人叫作駱駝，言其笨的意思，這位朋友自然不會無故罵我，但他說我被北京大同化了那是沒有錯的，這里我順便想起有幾句話要來說說。

其實我要說的話很簡單，也沒有什麼辯駁的意思，我覺得一個人一個地方住長了，風俗習慣自然容易與人同化，比方說我們南邊人剛到北京的時候吃不慣麵條，後來過幾天就想做一頓炸醬麵吃吃，以至於過年也非煮餛飩不可，這本來是入鄉從俗，無足為怪，細想起來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老北京的生活一方面雖然專事享樂，另一面却也很儉樸，或者還不如說是儉樸的居多，昔年我在一個老北京家做房客，那實在是一個中產之家，屋裏的骨董字畫都可觀，但是他們的生活却過的很簡單，每天總是三大枚羊肉兩枚黃醬，衣服也好像長年是藍布褂，趕到要上廟會什麼地方才另換一件漿洗乾淨的，這種生活我就很羨慕，時時不能忘記，我覺得我們的衣食住實在應該平均發展才會顯得美麗的，這是屬於生活的藝術問題，而北京人却大概是最能懂得這種藝術的，也許有人說北京人的生活是墮落的，那恐怕只是看到北京人生活的一面，北京人的整個生活恐怕不是這樣，北京人是一種愛好和平也愛好藝術的人類，他們並不勇武好鬥但是也決不懦弱，他們一切都似乎是中庸的，他們從小生長在一種溫文爾雅空氣中，這種溫文爾雅空氣自然有它歷史的原因，但是這種空氣却助長了北京人，並且影響到遠來的外省人，這種空氣使北京成爲一個永久的

安息的樂園。

所以我們即使做一個北京人也並不是什麼不光榮的事情了，三月五日。

這幾天什麼事也沒有作，連飯後的文章也沒有寫，平常不寫文章午飯後也可以小睡片刻的，現在却是連這點清福都沒有了，我爲找房子各處奔走，忙得連一點餘剩的時間都沒有。

我實在感覺疲乏，覺得一切都無聊得很，我想一個人假若不要家，不是一切都很自由的嗎，我們實在都是作繭自縛，我想這或者就是我們可愛的地方罷，三月八日。

昨天午飯後提起筆來寫幾行，總不成書，結果只好把它撕了擲到字紙裏去。

這個我想也許並不關乎作文章的事，實在是心情太壞的原故，據說有人偶有所感，便能提筆成文，這個我一向總是羨慕，可是也辦不到，平常作文大抵總是在心境平靜的時候，即使是那些使我心酸腸斷的事，當時也只好是心酸腸斷了，三月十一日。

寫了上面的話我又有點後悔，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會想起說這些話，今天牙根疼痛去找醫生診治，他說我大概是生氣了，這個話我想也許很對，要不我這兩天寫出的文章自己總是看着不上眼呢。同日又記。

看一個人的日記，那上面寫，「××告訴我外面簡直是春天了，我聽了由不得震動了一下，」她的話只是這兩句，我想她聽了這話也許往窗外一探首罷，我看了這兩句話也實在由不得震動了一下。

我以前有句云，「我總太愛表現我自己，因此難得人同情，無意之間會辜負若干人的好意，但這都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春來了我也沒有看花的心情，我落得愛惜我自己了，寫至此，我不禁爲天下諸般孤獨寄虔誠的懷念。」

寫了這幾句話在這里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聊以點綴春光罷。三月九日。

山行者

夜色茫茫，山行者對着空虛悵望。

這樣一個黑夜：沒有月亮，沒有星子，夜風狂嘯，却也看不見一粒螢火虫的微光。

樹枝上掛下帶刺的長藤，刺破了山行者的臉，看不見殷紅的血。向天空，天空靜穆的板着臉，模糊里，一堆黑雲壓在一堆黑雲的上面走過去。

長風搖着泥土，山行者迷了眼，也迷了路，一旁，貓頭鷹淒厲的笑語。

立在狂風里，除了淒厲的笑語，山行者向誰訴說他的無助呢。

山行者默默的在胸前畫着十字，遠方却搖晃着一點微明，那彷彿是一粒燈火，一粒燈火抖動在小窠前。

搖影錄

野田

那彷彿是一粒燈火，也抖動着山行者的心扉。

追過去，乘着長風，嚼着泥土的氣息，那里會有光明，有茅屋的溫暖，茅屋裡也許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帶着慈祥，也許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她會向你歌唱。

山行者開始作一個光明的追求者，憶想着那一粒燈火，遠遠的，遠遠的搖晃着。

一步，一步，彷彿是到了，脚下却是一片廢墟，一堆荒墳，一旁，貓頭鷹淒厲的笑語。

山行者默默的揉着眼，遠方却又搖晃着一點微明，那彷彿是一粒燈火，一粒燈火抖動在小窠前。

一粒燈火，又抖動着山行者的心扉。

追過去，乘着長風，嚼着更濃厚的泥土的氣息，憶想着那一粒燈火，遠遠的，遠遠的搖晃着。

一步，一步，彷彿是到了，脚下却是一片廢墟，一堆荒墳，一旁，貓頭鷹淒厲的笑語。

小窠

望着小窠，望着自己的影子。

窠縫吹進來風，抖動洋燭的火苗，也抖動自己的影子，在小窠上

「我不應該是抖動的！堅強起來！」

小窠上現出一只粗大的拳頭，還是在抖動！

「不想，堅強的事却不是我自己的了。」

嘆一口氣，坐下來，却看見了燭：

「你，懦弱的東西！」

燭，燒着藍色的火焰，抖動着火苗，也抖動自己的影子，在小窠

上。

再握起拳，我要擊毀小窠，可是。

「鏡子你照容，絕沒有罪惡的。」

我倒需要一陣風，大風！將燭吹滅。

「你有沒有吹滅燭的勇氣呢，先預備忍受黑暗的痛苦！」

黑暗是痛苦的，看着自己抖動的影子却是更痛苦的，可是燭光的

微明究竟是危險的事啊！

於是，我吹滅了燭，忍受着黑暗的痛苦。

黑暗是偉大的，它不讓你看見自己抖動的影子，也看不見，紅的

血。

糊着血的腥，我慢慢的堅強起來了，慢慢的走到小窠前。

小窠外，狂風吹過去，夾着泥，砂，和石子。

慢慢的走到小窠前，低叩着小窠：

「假若這是最黑暗的時候，天明不就要來了嗎？」

小窠外，有號聲，窗上透出拳頭的影子，模糊，然而有力的！



歌

公孫嫵

月滿樓頭

很早很早的時候了，我曾一度沉溺在歌聲裡；我說我對於音樂有了愛好，我愛聽音符子在情感上跳動着——聽覺的人世感。我愛聽別人的歌，我更愛自己的獨唱的歌。

歌呀，由歌的迴響中我們漸漸了很多極合乎自然律的故事，而自己的故事也被歌給溶化了，遠了。我常提到弱齡時的我像隻小豹子似的，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怕，在這種單純天地裡我有度過似水童年。彼時自身的愚昧而今想起殊堪一嘆的，整個的日子以及年月輪迴，在我不值一顧，甚或生死的界限我還沒有開清楚，我的日子中只包括了純潔的歡笑。其實以後當我驚悟年華頹逝的時候；才明白，才體會那時的心理，只是呵；日夜交替之間我已生死一度了。我睜開眼必須活生生的活著，待輪到牀上入夢，安睡了我一切全忘了，即如空空來又空空去一般的。說是入夢並不恰當，因為彼時我很稀罕於有夢，只是睡熟了，和死一樣睡了。有些人當追憶童年時，常惹起一腔愁怨，他們回顧稚幼時光的珍貴與淳樸，他們歌頌無知，憤恨歲月增添了虛世怨憂，多矛盾的人類！到底弱齡生命之可留戀的是些什麼呢？如今，我也學得蒼老，我也會提起筆，童年童年的在我筆下輕描了。但在我的寰宇中，只有自己永遠是孩子的；逐漸的年紀只是顯示別人，我已被關於天真的圈外了，我的容顏上的微記表現給人說：「他不小了」。是的，我老了。不；我並沒有老，我否認老，但尾隨於蒼髮行列之中的人群裡明明有我呵，唉；漸漸的，我漸漸的就壯年了中年了老了，但是自我的天地中，我永遠是個頂頂孤獨的孩子。於是找出更多機會去誠懇，我喜愛一一已乾坤，那裡插有了自己的高傲眉梢。在夜裡，在燈下，在朝陽明媚的書齋，時常我笑了，和孩子一樣笑了，我呼出一支早年學習的歌，我有一支帶着春顏色的歌。

什麼是永生的？什麼是長存的？一首篇愁緒繚繞的詩嗎，一篇被遺棄人類的手寫出的文章嗎，一張落在自然後面的彩筆渲染的畫嗎？我曾探討了「露水」的轉意，我喜愛愛泣人類的靈魂了。於是我想學會向那些抱清書本去找真理的人微笑，對於轉運於歷史冊頁之中，研究人類演變的呵；我亦將讀讀爾爾的冥想了。唯有自然天

繼續我步出迷津，但不幸自幼落在繁華的人海，少受了自然的恩育。悄悄地長成了，我明白許多的事；才發覺從我掌指間遺失了一支歌——自然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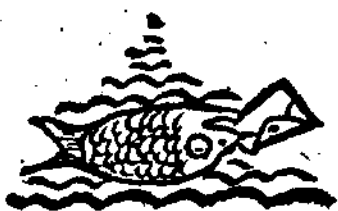
漫長靜夜裡凝思；我時常覺到到期的執轉。我們生活彷彿並不是為的自己，我們只替祖先作遺種種族的無意義工作，且給屬於無形的泛泛名譽作潛承襲奴隸。你敢大聲的，像不羈而歌時表白自己嗎？你怕冠以作備，你怕伯父之誦贊；即便作不忿之哭，也要緊閉起門扉；提到人類的感觸，我情願默無一語，實在的，連我自己全那樣呢。我曾以淚合着心懷灑到紙上，一頁頁的；在春明柳絮時候，在塵煙鳴琴節，在秋冷葉飛光景下，或多寒雪飄日夜裡，我學會以筆道排流光了；修德之間浪費無數歲月。我未曾想到到期以問世，或祥以示人；我只是負担不起寂寞過於寂寞之中有所小小復留了。至於那些德伴能存存人間的，應該感謝那是別人的賜予，多半的我全使之付丙了。在腦底較淨的只是一些消派不了的碎影，我再深刻的訴說一句；那是些靈魂的低歌。

而我是歡喜的，且莫疑心悲愁會淹定了我，不過我的愧情多所充斥而已。颯風徐來的清夜，開機仰對長天，多悠然意暢啊，我要笑；我更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的笑。在夾竹桃葉上，雨前的點點裡，我愉快於捉得了一隻紫色大眼蜻蜓，在溪泥邊岸上，我獨步蕭蕭，為的欣賞欣賞品聆青蛙野虫們匆匆長歌。我疑心歌的表現是實體的，它幻變出不同的形質，是呵；歌的體態實在太美麗了，而且它的個體永遠不變，歌永遠不變，永遠是天真的。我可不是想起了勃萊克的「天賦之歌」，而對人世辛酸有了反映，有了愉然之覺；因為一百年前的古歌如今歌來依然相同，只人生白狗蒼髮，歌者再再的改變了；唯有「歌」在禮禮世事中呈其不朽。人在佇行時常會想到自己，更常忘掉自己，有時更會疑慮自我的存在是官覺上虛誕，譬如現在我面坐燈下，不管夜的深長，手下的筆來串綴我的情感，我不過是個自己靈魂的魔鏡遺全是我的话嗎，到底我啣叨了些什麼呢，我忘了；和忘掉自己一樣的忘掉了現實……哦；我說我曾有過一支帶着春顏色的歌。

在晚秋明曉映照的客居裡，我曾先覺神往一輪鮮紅落日的墜下，暮色和暮年兩重心情和觸子一樣纏繞住了我，我曾有過無限不可名狀的悲哀；但我悲哀的並不是自己，我想一切皆將安息了，和老人似的將作蕭然安息。我看見日子回光返照的終臨，有一隊涼涼鳥鴉作爲吊客，它們披了女色喪服，嗚嗚的漫天掠過，哀歌與尾音消沉入夜裡；完了。就這樣我們去創造歲暮之蹣跚，而我他倦於日月的並不在此，我回念到送離時哀樂。以及離亡於青春矜傲中的少女呵；那又是個過去的春天了。我傷感的留下筆寶而又愴悽的片斷，是的；我看見一個美人像粉小珍珠似的

安臥在潔白未開的，她的玉臉發出智慧光輝，她的靈魂呢，還在正要起程消步履進入天堂了，而作舊生之氣息的地；我形容她是一支歌。這是一支青春之歌；這是我第一次找到歌的實體。嗚呼，我歌是有形體的，這不是青春的歌的形態嗎？許多

人對上帝唱讚歌，那只是長在內，而我們的多少年華，那少女，正用着寶石；向愛湖上打起歌，那只是不過一個音波似的圈，到那之間時要消滅了，她們曾歌過嗎？她，即便有了覺悟去感嘆年華之老人了，但也必須於珠寶之標，可憐人類呵！我解釋給你們，那並不玄秘；你們全是一支支短促的歌。



第二件事

容亞先

代序

太熱習的窗子打開以後，於是我們的畢底放出去，就不止的開始延長出去哩。接着窗子的是繁迴着的小路，打開我們的不盡的綿綿的思緒吧；這支窗子于是我打開了；一支窗子，一支不盡的綿綿的思緒。這時我們順着小路走來了，順着窗前的小路；我們是要出來散一散步？然而我們仍是走在小路上，隨後我們更奔跑着了，這是早晨，有着鳥啼的早晨，有着微風吹動的早晨，有着；總之在這支繁迴的小路上，我們奔跑着。

多麼太大的企望，多麼奢侈的期圖，而我們不能休止的奔跑着，而且我們也不會休止啊！
要敲破這幽林小徑的靜寂嗎？
回過頭來！讓窗子止在後面吧！影子落在後面吧！你們要說我還是無情于別際嗎？
足下踏落每一顆草尖上的晶瑩的露水珠，踏折每一支最玲瓏的小花，鳥之聲響在最清幽的樹林裏，銀色的響亮的蟬鳴，不是早安，而是再見嗎？我說：我的最清涼的朋友，不說早安，只說「再見吧！」
我的思緒，我們的永無休止的開始的思緒，開始了，開始着的思緒，順着灰色的羊腸小道，荒蕪了的小道，我們最無情的遺忘嗎？我們最荒蕪的遺忘嗎？
我，我同你們一樣！而且連你也不是如是嗎？至少我們都是做如此這般的思想着的，至輕微的風刮在天空裡，亦是會有搖落的交響呢！沙沙的旅人的足音，停止吧……你還要完成這無情的遺忘嗎！

沙沙的旅人的蹣跚的足音，沙沙的水草的擺動的姿態；終於最後是一條折曲的河汊放在我們的前面了，於是我們的奔馳就止于此吧！我們的路端的盡頭，這裡我們都阻止着。你看！這裏我們坐下吧！而且我們是累了。

於是我們坐下來，是最平淡的草原，最平淡的河岸上，我們坐下來了，我們帶着嗎？我們凝視着吧！凝視着河內的水的運轉。

未完成的遺忘嗎，那裡？停在岸上！不！流到河裡去吧！河內水的波層的運轉，河內水的條紋的清流，流過來！流下去吧！不會有一絲留連，何況也不許呵！

最殘忍的遺忘，最生疏的造訪！流下去！不會或者是不許停的。

今天，我們開始着生疏的造訪。

最清亮而又最活潑的泉水噴吐出來了，接續着的拉長到河裡，拉長了碧藻在水中，太不穩定的水，太透明的，整個透明的水，在河裡，流在河裡；我們每每寫着這種別緻清新而引起來的思緒，那時的心緒是該有多麼大的，卡卡的永遠不會穩定的跳動的憶度呀！該有一支更美的歌聲嗎？真的以前我們不是這樣的懷念着我們的目前嗎？然而今天則是最高興的美妙的拜訪叫我們發笑了，笑吧！這才是我們的曠大的天空，這才是自然之美，多麼寬大的使我們自己亦會覺得微小了，我們注視着的一叢一叢的水草，高些，低些，綠色的，褐色的……；放到水中去吧，我們用我們最生疏的眼光發掘吧！發掘這深厚的穩藏吧，伸出手來，還要伸到水裡去？這叫紅菱，這叫貝殼，水中有水來了，伸出手來，彼此各自握手吧！慢些！慢些！千萬要防止這水池的平靜。

我們的不着邊際的思緒，設想水中心人也是如此。

於是我們又重復的拉開我們已久伸了的手，我們又重復的走向岸上來，更輕怕的我們都臥下來，每一個草尖上的飄動，多麼無羈絆的

多姿的具微風的推敲。

疲乏嗎？我不會的，何況我們都在這裡呢！

天空中的飛鳥的翅膀的擺動，水草的擺動，什麼的擺動吧！够靜悄呀！無聲的擺動不會有靜止，我們最好坐在草原，這是休息，靜止，靜止不會累的！

太陽掛在天上，我們靜坐在河畔。

一一

「我的同伴，你不會害怕你的遲來嗎？」

「原諒我，設若我們都會原諒的！」

涼風依然吹來了，我們的飄舞着頭上的長髮，我們依舊是遵照着往日的慣例，坐下來，躺下去吧！

你不是又看見這荒蕪無際的一片一片水草的叢生嗎！俯下頭去，這裏雖不是明鏡之照，亦是清晰得可愛呢！

「我的同伴你是不會使我失望的，你能不能再給我說一些，說一些更生動真實的故事呢？關於這河上的，至少是在這草原上的事，我要聽一些！你說！你說！」

然而這時是更寂靜的使我們不能再忍受了，站起來，然後更重復的坐下去，最後的提議是要我們回去了，於是我們垂着頭頸歸來了，是失意於我們的創造嗎？倒有些疲倦之意，低下頭去，冥想吧！這許多的涼風的飄來，亦是飄去吧！前面是城垣，我們再進去吧！

最莊嚴的佇立，最莊嚴的灰色城垣，灰色城垣的永久的靜止，你亦不會再進一層的作一個想像嗎！多少次日光曬過的最初的磚石，多少次涼風吹過的最初次的磚石，如此就拉長下來了，真的到了我們都能凝視着的今日，而且更進一層的說，這是今日的現在，我們走到灰色的城垣下了，驚奇嗎？這又該算是十三巧之一了。

豈是爲了最古遠的向前退，抑是爲了太遙遠的後日的到來，原諒我們變成寫這城裡的動物之一了，接着我們又享受了鐘聲，於是我們

亦會首先一次的無意中開啓我們的邂逅的祕密了，來，我們最好是要拍着手來作一次高聲的歌唱呵，會驚我們亦會是鐘聲中的人物之一啊

三

使我們期待得最焦急的清晰之晨，現在是又到來了，它，是蒙護着烟霧的早晨。

我們又走出來玩了，我們於是凝定在乳白色的霧氣中。

我的同伴今天真的給我述說着我所期待着的故事：

「你可不是見到那最遠的一處嗎？那裏是河，於是那是一座橋了，你亦不會想到吧？從前我是永遠留戀在那裡的，看着，你不休止的看着——跳躍着的水，奔逃着的水，你不會以為嗎——它是天真。」

「相同的是和我們的今日一樣了，白色烟霧迷漫在河上，甚至於是籠罩着這座橋上吧！我要述說的是那樣的事，那樣的事，既是你聽了不會感激得下泣呵！你看見嗎，那水中的倒影，是你呢，或者還是我嗎，你不相信嗎——水在河裡，影子在水裏，那麼我們還要去捉摸水中的生物來實驗麼？小心些，我們是水中的人物吧。」

「水中人且先不必去管他吧，我要告訴你，我要述說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那麼，就是從這裏吧，這裏我們留戀着的橋上，我的故事的主人公他們就是從這裡奔馳過去了，然而那時是黑色之夜。」

「他們是兩個青年孩子——這卻和我們相仿了。」

「設若他們就在這座橋上，這座你我坐着的橋上相會吧，於是，其中的一個較大的開始詢問着：『是不是如此呢？去！我們一同去，快些，我們又該去坐第二件事了』，於是他們開始放大了步子，他們甚至於長步而奔了，他們上那裏去呢，然而他們是奔跑着的。」

「黑夜中是黑暗的，最巧妙的，黑夜之中又起了白色的烟霧，就是你我，不是也會有怖於再一層的蒙護麼，然而他們是不能顧得這些的，於是他們勇往直前的奔去，不顧足下所有的阻止，不顧四周所有的蒙護，他們旁去一支生在路旁的樹，最後來到高大的森林前，他們

又接續着的跑進去。

「這裡是森林，多麼高大的森林，他們走進去，走進去了，他們用着最輕寂的步子向林中鑽進去，每一棵高大的樹木，由他們的身邊擦過。最終，他們走向一所房屋的小路上，他們站在門前，用力拍着門戶。」

門開了，隨着門開聲，那是多麼惡恨而可怕的叫喊對着他們說了

「你們是來送死的嗎？好的很！進來！小東西！」

他們並不顧來聽到這人對他們所說的這些，他們闖進去，他們高聲的叫喊了，高聲叫着他們另一個同伴的名字：

「出來呵！我們來等你！」

「快些呵！出來！我們在這裡！」

更多的人出來了，用着頂犖犖的面孔，高聲唱着他們，然而他們仍是叫着：

「××，出來！我們來救你！」

「你們還要亂叫麼？來！你們也進去吧！」

他們不能作出任何的掙扎了，他們被關在極黝黑的屋間內，他們無力了，他們期待着。

外面警笛聲響了，接着他們的門戶「呀」的一聲被打開了，最後他們欣喜的是當他們走出黝黑的小屋時，他們發現他們的同伴站在院中等候着他們。

於是他們跳過去，拉着手吧！彼此互相慰問着，他們笑了，慶幸吧！我們是勝利的。

我的同伴住口了，你會流淚嗎？

「他們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我的不太聰明的同伴，天上多麼的白雲，會不會落到河裏？我們的影子漂浮在河裡了，其次，你去想想吧！」

白色烟霧消失了，太陽依舊是像通常的自東方昇起來，多明朗而又皎潔的時候，我們由橋上走進家裡。

舞 台

外一章

狂 夢

孤 影 一 際

若是偶然在火車上遇見一個女郎，她的芳姿使你在一刻間便完全傾倒；只這短短一瞬時，你任憑思想馳騁到老遠的地方，似乎已延續下好些年代了。

她的圓潤的腮，像開放在月光下的牡丹，因為你偷看了她，於是你心中充滿說不出的寂寞和孤獨。開放在花園中的牡丹，不能隨便採折在自己手裡，則能永遠在記憶中不凋。

在她淺藍色質朴的旗袍外面，套了一件絳紫色大衣，任你任何燦爛的彩色來比吧！紫藤蘿，紫葡萄，紫荊，以及任何紫色向花卉，都要在你心目中的女神前失色，因為那夢一般的紫花，格外增加一個女郎的華貴；同一樣衣服穿在別人身上，也許使你鄙棄不睬。

紫的衣帶束緊她的腰身，她的秀髮以美妙的樣子披下，她的眼珠一轉動黑與白的描繪是如此清秀分明，她的膚色似玉。這使你情不自禁低下頭去，你不配在這樣的天使前舉起你可鄙的眼珠呢！

假使你的勇氣來了，和她攀談吧！她也同是捲風塵而趨向歸途的人。她與你的性情在一談之下早已融洽，愛情的苗在青年人的心上初茁，那麼，也許這偶然的相遇竟造成美滿的夫妻，以後便生了累贅的孩子，以後又漸漸厭棄了她，不過當你絕望於接近她的時刻，她的一切都是好的，她的哭笑言談，都使你感動，後來你佔有了她，把一切都看做平淡，連她的諂媚也非常厭惡，她的缺陷赤裸地顯示在你面前，面容也醜老起來；那時，幸福已變成麻木。

但此時你沒有勇氣嗎？聖經上說人類本是一祖相傳。是什麼無形力量把人類隔膜起來了的？你為何胆怯地偷窺着她，難道是文化的彩衣加重了人類的隔膜？等她逝去，你將後悔自己的懦弱了。

或許在另一宴會上，你又遇見她，你們遂想往會一度在何處相遇，人海的波瀾是把人與人之間關係任意沖動的，聚散悲歡都被命運運的手裡。但是，另一個念頭又攪亂了你，你幻想她或是從未下生就被父母許配給別人，剛一墮入世界煙塵，便被無數冷酷的眼睛所監視，

使她短促的一生埋沒在慘淡的不幸中。

從來追求幸福的人，不都是欺騙着自己嗎？

這種種飄渺如霧的幻想，結果是苦惱了你自己。即便在同一地點下車，那城市如此廣大，城外的墳堆裏也曾掩埋過多少年來的志士與美人，你相信不會再遇見使你做過幸福夢想的人了。

一瞬間的孤影，對你倒是幸福的。當你俯望萬花筒得來的奇景，若折開筒底來看，不過是一堆破碎的玻璃片，對於像你這樣一向孤獨的人，這倒是好的。

舞 台

鑼鼓聲佈滿清寂的舞台，那本是荒涼無人的戲園，漸漸走攏來觀客，空的位子被一個個的閒人填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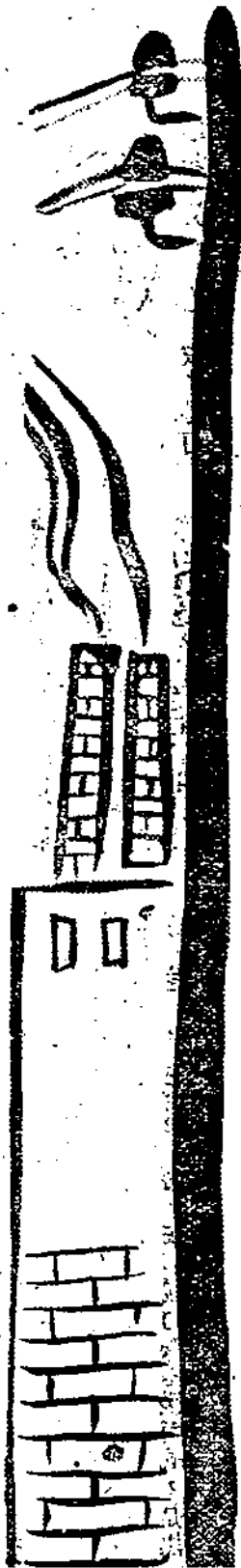
舞台上燈光亮了，茶房的手巾把，由這一角飛到那一角。

在那鋪着紅綠花的地氈和豎着華麗佈景的前面，戲子由門簾裏走出，在台上大搖大擺，褲袍玉帶，猙獰多彩的大花臉，嬌柔曼麗的小旦，在幽雅琴音裏扮演悲歡的古今故事。

從一個時代回望另一些過去時代的故事，總是有極深的隔膜。在極其朦朧的現實網罩裡，我用夢幻欺騙了自己的眼睛。那火熾的場面，引起我的愛好，這在幼年的這奇世界中佔了崇高的地位。

有一次，偶然我被引領到舞台後面去。在那裡，陰沉的暗黃燈光塗抹着零亂的角落，琴師們歪着頭打呵欠。扮過孝子賢孫的老生，脫去華麗的錦袍。大花臉用肥皂擦掉油墨。且角卸了美裝，殘落脂粉，而據有被鴉片烟薰黃的枯手爪，黃縷的烟容。演劇時那窈窕的身材，現在看來只有細瘦得助骨似的一根根摸出在外面的腰身。舞台上曾經出現過可歌可泣的劇中人都不見了，竟變成些犯鴉片癮而收拾着戲裝的戲子，倦怠，呵欠，懈惰，和污濁。呵！我幼年的夢幻像水泡似地幻滅了。

原來，人生是在這樣地假扮着，舞台上的故事永遠是演給台下人看的，而台下的人因為一時做了人生的傍觀者，被那假扮的故事所激動，從來沒思到過，喘息在華麗的簾幕後面的，是黑暗的洞窟和一排顛倒了日夜的幽靈。



蓉蓉 (三)

聞國新

十八

多愁善感，舊時代文人積習難忘的柏生，雖然在花香鳥語的三春天氣，仍然難於洗滌淨盡的是他胸中的苦悶。蓉蓉的影子，映在他的心頭：是一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做夢時又不免變成他肉感的對象。祇有在春假的一星期里邊，他領着十幾個大孩子，遠去萬里長城旅行的時節，是他的空想發展得最微弱的時候，然而，荒郊遊旅，孤獨異鄉之下，他又惶恐地感到像這等延宕不決的話，將來如何了局的難題。

有時他大膽地求得如此的答案，還是想法子尋個現實的滿足罷。現實的滿足之後，自己這付飄搖無定的精神就寄託在那上面罷。這答案的勢力逐漸澎漲，自從他旅行歸來之後達到了最高峯。

就當着柏生在這種玄想的最高峯徘徊躊躇的時候，門房老傅笑嘻嘻地拿了一封信交給他說：

「郵局里馬掌櫃託我帶給您一封信，您瞧，信皮兒上沒有郵票，也不知是那兒來的。」

柏生帶着點兒納悶的神氣，急急的把信接過來。先審視了一下信封上寫的不很工整的字跡，特別是那下款的「蓉蓉」的兩個字。

老傅謹慎地退出去後，他把信封的上口用小剪刀割開，又驚又喜的看上面寫道：

吳先生：

好久不見了，你好嗎？我是很想記你。咱二人的事，媽媽也點頭，告訴你歡喜歡喜。現在春天到了，花草美麗，聽說你帶着學生出去玩，我老在家，悶的很。昨天夜裏又着了涼，身子不好，你來我家一回，看看我。白天就行，媽媽也說好了。平安。

蓉蓉上

柏生把信上所寫簡單的文句連氣着了好幾遍，只覺心頭上的思潮好像千軍萬馬，奔迅而來，他從來沒有領略過這樣的生活滋味；二十年的過去都似乎給這封信引出一大總回溯。回溯的出發點最初是父母的死，繼之以和堂叔伯們的折居，這中間還夾雜着關於他自己的兩案戀愛火花自磨擦以至於迸滅。最後是去年暑假中，蓉蓉有意無意對他所說的那句話，「等明兒你教給我認認字罷。」像銀鈴似的又在他腦膜的留聲機片上重生。

「她真是個聰明可愛的小孩子。」柏生充滿了欣羨的神情，把信紙上鉛筆所書的「蓉蓉」字貼在自己底溫熱的唇間。

爲了旅行，柏生特意從城裡買來一具照相機，式樣很玲瓏，可以無疑地放在他的西裝袋裏。春假時，給他攝了一張挺滿意的照片：背景是蜿蜒起伏的羣山，山上隨高就低，宛如一條長蛇的是那萬里長城的巨工。而在一層高聳的雉堞之上，還立着個小小的人影，就是柏生自己。這張攝影他也給放大至八寸，配了玻璃框，懸在那張菊花的旁邊。現在接到了春蓉的信，於難言的喜悅中決定把這幅傑作送給他的愛人。

第二天的上午十點鐘，柏生悄悄地躡出學校，懸着一顆躍動的心，趕了春蓉的邀約。

一個人才子在寧靜的山道上，把右手放在自己的褲袋中，就觸到那小小的長方皮匣，——他新近置備的愛物，未出來之前，他已然裝好一打新膠捲，預備有機會就給春蓉拍一張全身像，並且決心把它放大，還要斗胆地掛在自己的臥室里。走到距離春蓉的家不遠處，那據說是蕭寺主人養魚放生的池塘旁邊，前年的回憶又使他停住腳步，一壁用手杖敲着池邊的洋灰欄杆，一壁向碧清的池水投下眼光去。他見那葦葦交橫的環境裡，紅色的金魚一條都沒有，祇有自身的碩長的影子映在水底，不覺惘然許久，而屋裏的春蓉，自從昨晚喝下一碗滾熱的薑糖水，蒙起厚被早早的睡下去之後，過了一夜，到今天早晨，覺得身上的熱度，冷中已然退去了八九。一睜眼看見窗格上紅紅的日影，就高興地對她母親說：

「媽，我好啦。」

「先別起來，隄防再抖露着可不是玩兒的，你瞧，『白馬先送』箱够多麼整齊，昨兒三更天才叫了一回，你的魂兒就給拘回家來了。」

春蓉果然聽了媽媽的話，把上半個身子倚着柔軟的褥墊，自腰部以下仍然拿一條薄棉被蓋覆着。

但她底活躍的心却不能容它塌實地輪着，她昨天晚上已經知道那封給柏生的信確乎是由學堂裡的富差人送上山去了。記望着柏生的來

訪，瞧瞧自己家裡的一切好像都太寒酸，恐怕會給他看不起的罷，她終於把這番意思對她母親說出來了。

「『囉，莊家主兒有錢的也不行嘍，哪裡比得上人家先生們，住着像天宮似的房子哩。你別發愁，人家愛的是『人』，對不對。』」

做母親的話雖然這麼說，但今天的午飯她却很早地就歸撥倒落了。而且用手攪把各處的灰塵蛛網打掃一淨，僅有的一張榆木擦漆的八仙桌兒還特別愛好一盆熱水痛快的給它洗了一個澡，這是連過年也不會有的事。

春蓉靜靜地倚着褥墊，心無二用；柏生那幾下手杖敲動石壁的聲音，就完全收納到她的耳朵裡去了。

「媽媽，您聽聽，咱們房後頭林小姐的魚池那裏，約摸是有人來了。」春蓉說着就把腰直了起來，做傾聽的神氣。

「是嗎？你先別『荒失馬脚』的，等我聽進去。」

春蓉底母親，腳底下剛剛拐過她們的後山牆，果然看見不遠的前面站着一個頰長壯健的男人，在他右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好像很耐心地向着這邊眺望。

兩個人對了眼光，都存着一種怵怵的心理，誰也不肯先說話。屋裏的春蓉坐守不住，邁着嬌媚的步子出現在她母親的身後，她覺得兩隻腿還兀自顫慄地發抖，但外邊的陽光頗好，她用手扶着一棵楊樹的本幹說：

「媽，那就是吳先生，請進來坐吧。」

「呸，你又出來了，隄防再吹了風呀，」她底母親回頭說。

春蓉且不顧及回答，熱情地向柏生一揚手。

「進屋來說話兒罷——這——這就是我媽。」揚着的手倏的收縮了回來，掩着自己的嘴唇，她又覺得有點難爲情起來了。

柏生的神氣像個初次出馬的外交官。他平常對着幾百個學生講書或者演說時，那種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本領這時一點兒也賣弄不出來了。他似乎發洩了這個清白的女孩子一樣，當在她底慈親之前，心裏

覺得有些過不去的樣子。他底臉上發着燥，脚下也像多加上幾斤的重量，走到蓉蓉母親跟前，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並且向她施一個敬禮。

蓉蓉母親却受寵若驚，俯躬不安地向後倒退了一步說：

「這是吳先生嗎？您別笑話，蓉兒又是個挺笨挺笨的孩子。」

蓉蓉把眼睛藏了她底母親一下，她以為這句話說得很是時候，很是地方。

「不，聰明極了。」柏生反抗地說，一邊走到蓉蓉的身前，「你病了嗎？有幾天啦。」

「就是着了些兒涼，今兒已然見輕多哪。」蓉蓉的聲音，在微顫裡蘊蓄着欣快的情調。

三個人依次進了溫暖向陽的小屋。蓉蓉還半靠半坐在她適才偃臥着的地方，讓柏生坐在炕沿上。蓉蓉母親心中對於這位將來的自己的驕客，聽他的言談，看他的外表，像吃着定心丸似的歡喜，忙忙地找茶葉，刷水吊子，尋乾菜，做女兒的也看透了母親的高興，她自覺得前途已然暴露出無限的光明來了，而這光明却是自己一手建造起來的。

柏生瞞着蓉蓉嘴角邊一痕掃不開的笑影，襯着粉紅色的頰輔。只有她底兩片富有曲線的嘴唇，消失了去年的鮮艷血色，頭髮也有點兒蓬鬆。

「蓉，你去年同菊子在學堂里對我講的話，還記得嗎？」柏生是想到蓉蓉所寫的那一封信，故意從遠遠的天外下了筆。

「說甚麼呀？」

「說那時你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可是，還不到一年，你就寫得來很通順的白話文了。你真聰明。」

蓉蓉驕傲地鼓着嘴說「你別改我，瞧着可有不順溜的地方兒。」

「沒有，真的沒有。」

「我不信！」

「你有念書的天才，可惜偏生在這個背山背鬼子裡。」

「也沒有什麼可惜的。我有你——」她還沒有說完就低下頭去了。

柏生却已然明白了蓉蓉的意思，息息相通的神秘之感鼓勵他說道：「不錯，我當然可以盡力幫你的忙；但這也僅僅是物質上的幫忙而已。理智和情感是到處相衝突的兩極端，讀書應該是屬於理智方面的事情罷，我不能教給你甚麼也就是這個緣故。正好像學堂裏當校長的子弟決不能由自己一手給他教育出來，也要給他接步就班地過着各種的學校生活是一個樣。你懂得我的話嗎？」

「你是想供給給我上學校啊。」

柏生點點頭說，「是的，如果我們能够搬進城裏去住的話。」

「唉呀，城裏頭的女學生可有我這樣『怯』打扮的麼？你看蕭蕭寺的林小姐，聽說是在城裏念書的，人家把頭髮燙成了黃黃的都跟鬼子一樣了。」

我討厭燙頭髮，這樣將把中國女人頭髮的色素美都給糟塌乾淨了。我愛你的頭髮，多長，多黑，好看得很。」

蓉蓉嘆息的一笑，從心裡漾起來欣悅的漣漪，她本能地用手撫摩着分披在自己脊背後面的黑髮跟說，「那好極了，媽媽總愛笑話人家是鷄窩，連我也看不上呢。」

「呵呵。」

「可是，要是上學的話，我這兩隻腳……」

柏生有點兒窘：一種自私的念頭藏在他的腦子裡。因為他，確實是在喜愛着蓉蓉的兩隻小腳。

「你是不知道，我爲了裹腳的事受過多麼大的罪孽。十三歲那年，幾乎死了似的我躺在這炕上整整一個夏天。媽原來頂疼我不過的，可是對於我的腳她偏一絲一毫也不放鬆，想起她硬逼着拿紫花的綉針挑『腳雞眼』的活罪，到如今後要打冷戰哩。」

柏生一邊聽這些殘忍的回憶，身裡的血液及爾時時加強的沸騰着。他常常聽自己同事講起他們的來自田間的黃臉婆，十九都是「改組

派」，而沒有受過教育洗禮的車夫圓子却居然會產生了天足的秀兒，想到這，他不得不承認自己這種神秘的審美觀，應分是此一時代的零餘者了。

「我想，舊的還是讓它舊着下去罷。」柏生終於說出這一句有點不着邊際的話來了。

「怎麼？」
「我想說，是你已經把大的痛苦熬過去了，這些痛苦應該有一點兒酬報。城裡頭，街上走着的，不如說是蹣跚而行或者更恰當一點罷，現在還不缺少在幼年曾經和你受過一樣的罪，而受着時代的鞭撻，把她們的裹腳條子鬆弛了的女人；但那形狀，反而變成個老老不疼，舅舅不愛的樣兒。而且實際上仍然是無用，多少年的慣習使她們仍然必須要用腳踵走路的。新的固然是好，但要從基本上做起；半路出家，總歸無濟於事的呀。」

一節話，把蓉蓉揣在自己肚裡幾個月的結，竟纏綿宛轉地解說下去了。她歪着頸子，一眼看見柏生還不轉睛地注視着覆蓋在她腿上的薄棉被的花紋，於是使出帶着感激味的清朗音調說：

「一切都隨你，我不過發愁的是上學堂怕人家笑話罷了。其實看看報上的小說，慢慢不也能認識字就多了嗎。」一邊蓉蓉把一隻腿輕輕擺動了幾下。

薄棉被的花紋下面，覆蓋着的是一雙痛苦的結晶品，柏生下意識地起了一種肉的欲望，然而這欲望僅只是跳動了幾下，却還沒有達到實現的時候，他努力想擺脫，命令莽撞停滯在自己的血液里，就從袴袋里拿出那一具小小攝影機來。

蓉蓉爲這個奇奇的藝術品，當然會給全付精神凝聚起來說：「什麼好玩兒？」

「新近託人從城里買來的，是個照相的機器。」
「照——相——的——機——器——」像小孩子學習說話一樣，每個字都在蓉蓉舌頭底下打了一個滾兒出來。

「是的。」

「可以照人嗎？」

「怎麼不可以。」

「幾時我們倆照在一塊兒行不行？」

柏生笑着道：「好呀。這上面還有自拍機，怎麼不行，」他隨即用手一按，「卡」的一聲，把層層黑的鏡箱全部展露出來，遞在蓉蓉手上。

蓉蓉一面莫名其妙地看着，一面又問道：

「這要多少錢呢？」

「九十五塊。」

「呀！要這麼多的錢。」她眨着眼睛向柏生拋下一線羨慕的眼光，同時把身體轉動了一下，薄棉被移動原來的位，露出來纖細的腿腕，外面裹着有些污黑顏色的線襪。她忽然覺察出來了，趕緊把伸開了的膝關節一彎曲，低低地却含着無限嬌媚的聲音說：

「什麼？」

「聽什麼？」

柏生不好意思說出，但他這時似已忘記了這屋裏還有第三者的存在，他施用着手的動作代替了言語，偷偷地把他的一隻手伸到棉被下面去，機會的握住了蓉蓉的那個角黍似的東西，蓉蓉沒有抗拒，但她底呼吸漸漸地加快了速度。並且向柏生悄悄地努力嘴兒。

蓉蓉的母親提着一隻嘶嘶叫着的鐵壺從外面走了進來。一眼就看見自己女兒手裡擺弄着那個黑色的玩具，笑嘻嘻的說：

「吳先生給你買甚麼玩藝兒來了？」

「……」柏生的一隻手雖然已竟退出被外，而它所賦與的情緒的熱力好像還停留在蓉蓉的筋骨和血液里，她一時不能回答母親的話。

（十八章完）
「蓉蓉」在二月號中登完第十章，因爲這文清理存稿的關係，十一至十七章尚未檢出，發稿在即，暫先發表第十八章，以後再補登前稿，讀者諒之。

（編者）

逐流之歌

(五)

謝人堡

第十九章 走入病房

大抵人在年青時代，倘能歷過許多不同的生活的話，不論這生活的趣味是甘是苦，至少是會使人感受一些夢幻的可貴。譬如一個旅行家，在他即將跋涉一個長途之際，途中所遇奇花艷卉深溪巨谷，他一定必爲這現象所感動。直等他第二次再重踏起這長途時，回憶舊日見聞的愉快也必爲他所有了。

現在我又重新見到可親的慕瓊和俞平梅，我自感到一種別後重逢之快。我們相別雖然不算過久，但經改變一次生活之後，短短的別離已似很長的了。因之，竟使我們乍一相見，便有一種不可磨滅的感觸。那該是如何地神秘啊！

俞平梅底態度尤其灑脫自然。不過至少是有一件使我疑難莫解之事：就是她底體格發育之快，不禁使我驚訝。在短短的月餘之前，她還帶着十足的孩氣，而且的確也還是個孩子。現在她居然變了。

第一，她底乳部的發達，已和一個少婦相若。臉部和腿部胖得尤其可觀。因此，使我爲之疑惑的是：一個女子到了相當年齡以後，種種變態與發育，往往是除人意料之外的。

至於柳慕瓊却是依然如舊，見式總是跳跳蹦蹦，像一條活潑的小狗，她們二人站在一起，顯然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風度。

那想到，這一次贈給慕瓊我由途中獲來的狗，居然作爲我們更深友誼的表徵了，每逢當我去到柳宅，這潔白的狗，便要對我表示親熱——它用它那敏捷的嗅覺，嗅着我底衣服，我底腳，我底手……竭力表徵出了偉大的動物的博愛心。

慕瓊爲了我，以致對於喜愛這狗的程度，可以說是與日俱進。後來慕瓊每天爲了修容這狗，所消費的時間，起碼也得一小時。天氣熱了，連人類都一口口吁吁喘着悶氣，這小白狗可熱的不得了。於是我向牠提意，請她每天爲它洗一個澡。

「請妳常常給它洗一洗！因爲牠很愛它……」我以一種央求的口

氣說道：「假如妳們去游泳，最好也把它擄去。」

「狗？」

她底意思以為一個狗，還要這樣麻煩，可真從來沒聽說過。

「是的，因為狗是一種最有義氣的動物。聽說西洋女子愛狗成癖，每被視為自己親切伴侶之一。因為凡是主人足跡所到之處，這狗也一定必隨而往之。」我又小聲地說：「入夜，狗和主人竟會一同睡在床上的。」

她底臉頓時有些微紅。

提起狗來，還可以令我們想到世界文豪「斯哥特」——他有一條極端心愛的狗，每日出遊，必携同行。有一次彼於煩悶之中，以石投之，重創其足。等到斯哥特走起路來，狗仍匍匐尾隨其後。於是，斯哥特因而大受感動，心中痛悔不及。由此一點，居然會引起他發生了愛護生物的動機了。後來他竟收集許多關於義犬的材料，撰為多種小說，至今仍然流行於世。

日本小說家菊池寬氏，也是一個喜愛養狗的人。在文壇中，這些總可以相傳為佳話了。

其實人類不只崇拜人類本身，在古代史上，人類崇拜自然以及其動物之處，考證起來殊多。譬如古時中國天子之拜天地，諸侯之拜山河，庶民百姓之拜風雨雷電蛇蛙之類。今廟中尚有供牛母王者，馬王，蝗王，蠶王，以及樹王等等。但可惜還沒有供狗王的。就是前總河大臣如李鴻章者，當河水澎湃湧來之時，迫於衆議，也不敢不隨衆禮拜大王。按「大王」只不過是一條小蛇而已。可見身居宰相者流，尙且俯身拜蛇。

此外，古埃及人尙拜神貓。社會流行殺貓之罪與殺人等，且貓死尤服喪三月。其他亦拜鱷魚。而印度人卻喜拜鱷魚及牛。以上種種，完全是說人類進化早已超過其他一切動物，可是人類反倒仍舊崇拜其他動物。人類自有史以來，時代亦不算短。在人類進化史中，這一點

從來所被保留的神秘性，直到今天尙且還沒有被淘汰。

我把這些故事講給她，意思是說人類除了自己本身相互博愛以外，古往今來還有許多崇拜其他動物的事實。

「那末，你一定是崇拜狗的了。」

慕瓊帶着滑稽的口吻，故意打趣着說。

「不！除非你崇拜它！我雖很喜愛它，還不到崇拜的程度。」

後來，慕瓊果然常常爲牠洗起澡來，而且也常常把牠抱到床上去睡。這種愛狗習慣在她已經漸漸養成了。自然是不免易於引起她母親底反感的。就是連俞平梅以及她底僕人，往往對她這種奇異的舉動，也要加以嘲笑的。

一個月後，學校已經開學多日，我隨無端患起病來。

最初我只由於感冒，不料數日以後，病勢益趨嚴重。後來在校中「調養室」住了幾天，毫無效力，校方就把我送進一個附近的醫院去住了。

入院以後，却使我充分領悟到了生活的寧靜和止息，更使我憶起了俞平梅和柳慕瓊的友愛。最近半年以來，我對於這兩位好友底印象，可以說從來是被保存在我深心中的。究竟爲何如此，連我自己也弄得莫明其妙。

我在年青時代，熱情燃燒着我，性愛激動着我，風吹着我，雨洗着我，一切美麗的顏色和優越的聲音，至少也會使我心花繡亂的了。所以我對於少女的戀愛，從來都是盲目地不知何所適從是好。在這本書裡，老早我便聲明過：我決不願以一些可貴時間，去描寫一些虛偽而茫然的情緒。世界上的偽君子，偽善者，假道學家，我向來是不歡迎的。因爲那些人們只會睜着眼睛說瞎話。現在像我這般大膽的寫來，假如一旦會獲得一般青年文藝家底同情，那我便愉快極了。

關於我在病院療養的期間，情緒非常的壞。幸虧是有許多明常常來看我，會使我減去幾分寂寞的。

(未完)



■ 秋 土 ■

(續二·篇中)

■ 南 步 ■

五

嚴冬去後，接着就春天。

遍地蔓草的新芽裏，藏着金黃色的蒲公英。放在莉娜小姐化妝台上的那盆櫻花，早已怒放成粉紅色的花蕾。聰明的莉娜，一年四季裏，最喜歡春天；也最討厭春天。

春的氣氛永遠暖烘烘的，使她肌膚的每個毛孔，都抓心撓肝地發癢。心裏一陣喜歡，又一陣煩惱。十七歲落年底毛病，每年春天，都須發作一次。今年顯然比往年還利害。頭昏昏的，腰酸酸的，腿軟軟的。有時小腹一發勁的痛。

莉娜小姐，對鏡獨坐。眉毛，一上一下，像兩條小黑蛇蠢動，嘴角不停地向兩邊歪斜。半天「啞」地一聲，又按住小腹，拚命地按住。都是小陳不好，害得自己好苦。說實在自己也太傻，爲什麼偏愛他，到是「痴心女子負心漢。」弄出病來，他就連形都摸不到。莉娜小姐矚目鏡台上的藥瓶，又想起小陳，越想越傷心，終于嗚咽地哭起來。

「莉娜！莉娜！」

教授由客廳裡走出來，並且手裏拿張民生報。一眼瞥見莉娜，老大一

個懷疑。

「莉娜怎麼？」

莉娜知道是父親，倒也吃了一驚。胡亂擦擦淚痕，隨即仰起面孔，免強的笑笑。「眼睛迷了。」

「噢！那個要當心。」教授關心地說，繼而又說：「你的詩被主編發表了。」

教授高興地把民生報，鋪在化妝台上，伏下身子，很滑稽的讀下去：

滿天星斗，

醉人南風。

星斗滴給我愛地酒漿，

一點！二點！三點！

南風相逢，人未相逢？

相逢！相逢！何不相逢？

……

「啊！幹麼？爸爸！怪貧的。」

莉娜一把搶去，團成一團，兩腮飛上兩朵紅花半歡喜，半撒嬌地喊着。

教授看看美貌的女公子，又看看手裡的紙團，忍不住哈哈笑起來：

「哈哈！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錢主編，祇交際半年，竟會作詩了。」

教授雖在欣喜的情緒裏，仍忘不掉教育，突然收斂了笑容，認真地說：

「文學是精神食糧，應該多修養。況且現代女性，總不該不懂文學。我雖學教育，但也非常愛好文學。」

教授高興，原非專爲女兒。即在自己名譽上，也很重要。所以才

有如此真摯的說教。此際「呼」的一聲，教授無意地打落了鏡台上的藥瓶，嚇了一跳。以為礙壞什麼貴重東西，趕快伏身去拾。却不防利娜手急眼快，一把搶去。教授觸電似地瞥見女兒手裡的藥瓶，同時「巧拿淋」三字也映入眼裡。利娜小姐，將藥瓶背在後面，忸忸地坐在沙發上。

教授心板上投來一個暗影。「巧拿淋」三個金字，一團大似一團地遮住教授的視線。原想說什麼，但終于無言地走回客廳去。

教授雖然平素主張貞操自由，但今天却多少有些不安。甚至憎惡自己學說。一股不審的情緒，苦苦地折磨他。他有些悲哀了。

老李敲門，告訴有客。跟着走進三個學生。一個高個兒的，一個瘦小的，還有一個白淨淨的。他們都是教授得意的高徒，一齊向教授行禮，教授欠屁股算是謙遜。

「請坐，喂！老李倒茶。」教授方才鎮靜了一點。

「星期您還在家？」三人一齊坐下後，高個兒的說。

「您如此用功，我們真慚愧。」人雖瘦小，話卻很機警。白面書生，雖也作個恭維的姿勢，眼睛却往新姨臥室裡溜。所幸教授只顧高興，沒有注意。教授仰仰頭子，笑一笑，算是第二次謙遜。

「您今天的講題？」大個兒問。

「每次總是教育問題，講得太多了。所以今天改講農村再建與土地問題。」

「您真高見，現在談這個問題的，實在很少有人。」瘦小的捧場。

「其實，問題很重要，地權原是國有才對，既然現在已經造成地主與農階級，非早日實行總理的平平均地權，不足維持中國的社會秩序。今天要講的，也不過粗枝大葉。想真正研究，非著實說說不可。」

說完得意的抽口雪茄。

「誠如先生所說，我家裏雖有許多田地，却非常同情僱農。」大個兒同感的。

「我也如此，倘使喜歡，不妨共同研究。」話雖客氣，神氣要在頭教。

「聽說您設一個俱樂部？」瘦小的動問，教授臉的臉紅起來。蹙蹙半天，忽地眼睛一亮，頓頓身子，又吸口雪茄，才慢慢地說：「唉。那倒是事實。不過出資而已。」

「一定很利錢吧！」大個兒又問。白面書生，又溜新姨臥室一下，隨即摸摸油光的頭髮。

教授雖心裏不滿，又不可直說，心想怎麼他們都知道了，這有「一弄辯材的必要」。

「其實，目的原非一定營利。我甲國棋與麻雀，原與數學相同，都能使人心思緻密。不過中國人誤解而已。中國人都是哲學家，只可惜缺乏數的概念。這也許與我國沒落有關係，但數學又太偏枯，莫如以麻雀類的東西，啓發大眾，待他把握住數的概念以後，很容易走上純數的正途。所以才有此舉。當然不無嫌疑，然而只要有理想，有目的，倒也無妨殺身成仁。至於世俗底毀謗，通者不與計較。」教授一氣完成學理，不但自己引為滿足，却也引起三位高徒真摯的注意。六隻眼睛，一齊射出敬佩的目光，都集中在蔡教授的臉上，覺得熱辣辣的。

「那麼您也常玩？」瘦小的頗認真地說。

「唉，倒常常研究。」教授巧妙的回答，心想貼他手，堵他口，繼而又說：「諸位沒事，不妨在我這裡研究研究。」

一陣混亂，數的麻雀已飛到研究桌上。

內室略略略一陣響，走出花樣內新姨。嬌聲嬌氣的喊道：「研究數學？倒要算我一個。」接着一陣銀鈴底笑聲，眼睛在白面書生身上一轉，白面書生回敬一眼。於是新姨就擠在他的身傍。又是一陣嘩嘩嘩底牌聲。

時間已過午後八點了。竹戰正在熱鬧的時候，老李不知幾時悄悄地溜進來，輕輕地跪到蔡教授身傍，教授右手擊着一標白板正在翻擊中，老李輕輕的在耳邊說：

「老爺，黃經理親到。」

教授打出一標白板，正好扣停。兩手按倒有合么九滿貫希望的牌，然後才轉過頭去。這時國華銀行經理，早已站在門裡了。教授惶惶立起，羞臉堆下笑容，趨身向前，緊緊握住黃經理的一隻胖手忙道：

「老兄！久違久違，難得大駕光臨。」

經理有條不紊肉細細的眼睛，也放出欣喜的光彩。也溜溜新姨，然後才說：

「教授雅興不淺。」

教授三位高徒，也都懶懶的站起。唯有新姨仍然坐在原位。只隨

便笑一笑，算是招呼。教授扶持經理坐下後，自己也坐下，心想這傢伙輕易不出來，今天因為我這兒來，想必爲了那筆高利貸款，雖爲費不多，但一時交出，也頗困難，上次到蔡家溝，只耐自己的地租，却把他的貸款忘了。其實，也未必是忘記，倘專爲他，自己難免少收租子。幾天正想這事，偏他認真地跑上門來。雖一腹心事，只不能表在臉上，於是遞到一隻雪茄，謙遜的說：

「您由那兒來？」

「剛由八爺那兒來，隨便望望教授。」經理吸口雪茄又道：「今天談的問題，倒很重要，並且有關教授，所以……」回頭又望望不相識的三個學生。

不愧教授高徒，大個兒馬上會意了。趨身向前，對教授說：

「蔡先生，時候不早啦！我們也該回去啦！」

教授話雖此，似乎缺乏誠意。三位高徒很不情願的走去。白面書生又溜新表一眼。

教授講完他們去了，然後向老李揮一下手，意思叫他收拾牌棧退下。又向經理欠欠身道：

「八爺有什麼吩咐？」

「據八爺說最近空氣很不好，似乎有什麼軍事行動。」經理拿起擺在眼前的茶杯，呷了一口，放下，囑咐教授，又看看新姨。繼續說：

「所以八爺告訴我們，現在就該有所準備。」

像教授那樣人，有什麼不懂。點點頭，表示同感。

「經理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馬上我們的放款和地租收回，以防不測。」經理認真的說。

「我現在正爲此焦急。蔡家溝的地租，祇收到三分之一，其餘別的地方，似乎更加困難。」教授稍微一停，繼而又道：「至於老兄的貸款，雖蒙信任代理，但人也怕難如理想。」

「蔡家溝的放款，本不算多，說實在也沒關係，祇請教授盡量代收，能多更好，少也不要緊。」

黃經理這套話，到出教授意外，心裡一鬆，精神也隨之一振。恭敬的說：

「難得老兄大量。兄弟更當盡力的。」

「問題不僅專限這一點。」八爺存的變機具，關係最爲重大。合計總不下一百萬吧！當初存留不傳，原想抬高價錢。但時局一緊

張，馬上就得出手，不然將來政局一變，立刻就要完全失敗。」經理擱擱眉頭，擱去雪茄烟蒂，復又望望新姨。新姨聽得有些發膩，拍拍屁股，斜斜眼睛，向經理笑笑，就一溜烟跑去了。經理又接着說：「況且你都有資本，雖然資本不多。」

最後一句，確有些效力。教授用手支住下顎，似乎也在熱心的想着。經理迷迷着眼睛瞞瞞教授，又伸出一隻胖手，拍拍教授底肩膀，半認真半玩笑的說：

「所以八爺要求教授出馬。」

「不過這要麼多的機械，也很難銷。」

「當然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所以非合作不可。八爺眼路寬，當局方面，祇好他自己出頭，不過在農村方面，非教授不可。最好叫各村至少買兩架。由村公所出名，代表農民購買，由農民共同出資，如此很容易銷出。」經理很有把握的，暗想一下又說：「最好收現銀。」

教授雖沒有立刻回答，心裡却不停的在想着。八爺想這真正確。實在不愧一個左右財界的巨頭。是的，農民雖是窮骨頭，奴才命。但想作買賣，發大財，還是非他們不可。並且這是自己發財的好機會。現在高價賣出，等政局一有變動，農民馬上就得停止耕種，自然機械變成廢物。這時候，自己悄悄出頭，用最低的價錢再買回來。政局稍一安定，馬上再出手。如此小小把戲。足可進款四五十萬。那時……想到得意處，不僅嘿嘿一笑，然後霍地收住，偷眼望望黃經理，黃經理也正在看他，兩面視線打交際，彼此却認真的笑起來了。教授慨然道：

「兄弟願意效勞。」

「不過做今年春耕貸款，不能多放，但也不能不放。祇好少放。蔡家溝仍求教授分神，不過期限要比去年縮短，利息再加一點兒。」

經理說完，似乎尚有不足，忙又補充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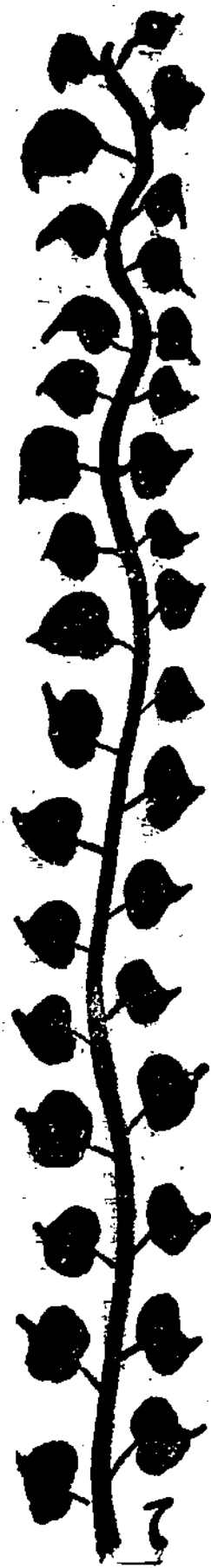
「並且去年的貸款，希望早日代爲收齊。」

「當然。一星期內馬上給長清去快信，催他加緊。」教授滿口應承。然心裏想着變機具的暴利。

子夜了。春風暖暖的吹進來。

經理與教授，已經睡在新房裡，一片滋滋滋底聲音，混着濃濃底烟香，由裡間飄出來，縹緲着。

(未完)



散

蘿

花

(下)

左金

小麻雀飛來了，在地上吵鬧着。雲雀從天空中掠過去，留下了清脆的叫聲。

「咱回去吧。」

「好吧。媽媽也許會把甜糕做好了。」

他們回到家時，甜糕早已做好了。仇太太把刀子也擦乾淨了。他們吃着糕，說着笑着的。吃完了茶點已經是四點鐘了。王章因為明天是開學日不能不趕回家，所以便辭了仇太太，到香山站去上開往北京的汽車。仇麗亞堅持着要送他走。

汽車早已在站上停着，他登上去，隔着車窗他說：「我下星期日來看你吧。」

仇麗亞懇切的說：「你別來吧。開學要忙一陣子，何苦跑這麼遠來看我。爲了我要防礙你，我將不安了。」

說着話汽笛響了一下，車身動了一下，他向她道了聲再會，便坐在椅上。汽車向下開去，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顛動得很厲害，直到官門口的時候，道路才平了些。到碧雲寺站，車停住了，上來了許多

乘客，把車的空間都充滿了。車又開去。王章正低着頭，閉着眼睛想些事情，忽然有一陣陣的香氣刺激着他的鼻孔。他抬起頭，在他身前站着一個女郎。穿着派力斯的旗袍，露着健康的兩臂和兩條豐滿而誘人的裸腿。她有一張像熟帶姑娘似的面孔，黑黑的皮膚，有兩隻靈而神秘的眼睛，眼臉上翻着長的睫毛，嘴唇像是五月的櫻桃。當她發覺王章在注視她的時候，她用眼睛輕輕的一瞥，用右手蓋了蓋頭髮。

車猛然的停了一下，人們向後一擁，那女郎幾乎倒在王章的身上。王章站起來把位子讓給她坐下。

「多謝，多謝。」她連連的說了幾句：「今天的人真多。」

「因爲天氣好，遊山的人也多些。」

「您也是到香山去玩的嗎？」

「是的。我去看一個同學。」

「那麼，您仍在讀書吧？」

「就在北大，您呢？」

「在O大國文系。」

「O大的國文系聽說很好呢。」

「好些什麼，不過是馬馬糊糊吧啦。……噢，貴姓？」

「我叫王章。」

她打開了藍色的皮包，拿出一張片子遞給王章。上面印着「陳燕

部」三個字。

車過護國寺的時候，王章只顧說話忘記下車。車把他帶到了東華

門。

「王先生要到那兒去呢？」陳燕娜問他。

「我要坐車回學校宿舍。」

陳燕娜斜睨了他一下，又看看手錶：「時間還早哪。讓我們走走

好不好？」

王章因為沒有什麼事情便答應了她。兩個人在邊道上徐步着，後來又轉入王府井大街。每個行人都有意無意的看看他們：一個是英俊的少年，一個是富有誘惑的女郎。王章的臉在燦着，心「突突」的跳，邁着不穩定的步子。他看看她，她向他嫣然一笑。他早已失去了中心力，隨着她邁入百樂門的門檻。

等到夜已展開的時候，他們出來了。陳燕娜偎在他的身邊，他的臉發燒得厲害，紅紅的臉在乳色的氖燈光中，越顯得他的俊麗。陳燕娜貪婪的望着他的臉。

「才喝那麼一點酒，你的臉就那麼紅？」

「我不會吃酒。」

「酒也能給人一些刺激……你知道，人是無時無刻不需要刺激的

……」

王章沒有說話，他不能壓制住他的那顆不穩定的心。酒，在他的身體中展開了火熱的力量。他看着偎在他身邊的陳燕娜。她翻了翻眼睛，接着是醉人的一笑。

「章……我就住在附近的太平飯店裏。有功夫可別忘記到我這裏來玩。」

「你怎麼住在飯店裡？」

「宿舍沒有空床，住在公寓裡，我又討厭那麼亂。飯店裡還比較

清靜一些。」

「一個人住着也够寂寞的。」

「寂寞極了。我家在上海。就是我一個人孤孤單單的住在那裡。

真悶極了。以後有放假日，就請你到我這裡來玩。」

「有功夫一定得拜訪你。」

「那麼，我得回去了。天晚了，再見。」陳燕娜向他揚一揚手，

留下了一個笑影便走去了。王章呆了半晌，才登上一部三輪車。

他坐在車上低着頭。這時在他腦中迴旋着：那誘人的身軀，像海一樣神秘的眼睛，健美的大腿……他忘記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他只覺得是邁入夢一般的境界裡：有笑影，有賦人的話語，有肉的引誘，有強烈的熱情的奔流。……一直到車停在宿舍門外的時候，他才蹣跚的走進去。

x x x

無情的時光先從人們身邊溜過，帶去了人們的年華，携去了寶貴的青春。繁華夏天，在秋風中戰慄了。

十月裡的一個下午，王章正在鏡前打着領結，嘴裏哼着爵士樂「達啦達，的達……」門開了，校役進來說「王先生，剛才有位陳小姐打電話，請您候一會，說回頭來接您出去。」

「好，知道啦。」

他披上了外套，照照正面，照照側面，回過頭又看看褲腿。修飾

完了，又拿起香水瓶子圍頭吹了一下。

「嗷！嗷！」樓下汽笛的聲音。

他帶上帽子跑下樓去。門外停着一部流線型的汽車。陳燕娜站在

車外。她穿着藍色的外套，寬腿的白色褲子。帶着一付墨光眼鏡，頭髮長長的披在身後。她笑着的招着手。

王章跑過去；「燕娜，妳來啦。」

「今天我想到香山去看紅葉。你陪着我玩吧。」

「好。」

他們登上汽車，便向城外開去，在柏油路上飛快的跑着。半小時後便到了宜靜園。

陳燕娜的一隻手搭在王章的右臂上，一隻手提着食物匣。順着山路向上走。到了半山亭他們止住步子。休息了一會兒又繼續往上爬，山路兩旁的楓葉全都變紅了。紅得那麼可愛，像是少女似的，越發顯得松柏的蒼老了。到了一個高的地方往下望，滿山滿谷都是紅色的。

「好鮮艷的世界。」陳燕娜不盡讚嘆着。

用完了野餐，兩個人擁着背並肩的走下來。走到山路上的時候，聽見誰在唱讚美青春的歌曲。那聲調對王章是熟悉的。他覺悟到那是仇麗亞的聲音。這怎麼辦呢？山路只有一條，想躲也躲不開呀！他的不安的情形並沒有被陳燕娜查覺。

「章，這是誰唱哪。真好聽，可惜歌聲悲怨了一些……。」

王章沒有回答，只是失神的向前拖着步子。前面出現了一個少女，穿着藍的衣裳，手裏拿着一朵散蕪花，一邊走着一邊唱着。

「章，快看，就是那個小姑娘唱的。」

王章呆住了。他只覺得腦子一陣陣的發漲，心突突的跳。陳燕娜催着他快走，這時，那少女已經走近了。當她看見眼前的這一對青年男女的時候，她驚訝的站在那裏，臉白得像一張紙。那支散蕪花，從她手裏溜到地上。

王章露出了不知所措的樣子。他推開了陳燕娜的臂便跑過去。陳燕娜在一旁投出嫉妒的眼光。

「仇麗亞，妳來了嗎？……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這位是……大

高材生陳燕娜小姐。」

「娜，這位是敝校同學仇麗亞小姐。」

她們互相點點頭。陳燕娜說：

「仇小姐是在這避暑嗎？」

「不，夏天早過去啦。我是來養病的。」

「您開不舒服麼？」

「是的。肺病。」

「什麼？肺病。那真可怕。您好好的養着吧。說完話，陳燕娜拉住了王章的臂：「走，走，我可不喜歡這個地方。咱們回去吧。」

王章想再停一會兒。但是陳燕娜緊緊的逼着他，使他莫可奈何的只得隨着她走。他們才轉過一個彎，身後傳來了一聲慘叫。

「剛才碰見的那位女人是誰？」

「我們的同學。我跟她不過點頭之交吧了。」王章的心早已被那聲慘叫給奪去了。他又不能不陪着笑臉，那笑臉比哭還難看。

「我想你也不會交那樣的朋友的。一個人有了肺病，這一輩子就算完啦。跟她在一起是沒有好處的。而且人活在世上，活一天就要享受一天。你看像她那樣也只有着享受死吧。」

王章只有苦笑，他一句話也不說。在他心中兩種力量在猛烈的交戰。他想流淚，他想痛哭，然而環境不允許他那樣，他用力的咬着嘴唇。

他們又坐在汽車中向北京開回去。在車裡，陳燕娜倒在他的懷裏。他低下頭。她的頭髮蹭着他的臉皮，怪癢癢的。那兩隻神秘的眼睛，迷離着。他的心又猛烈的跳動起來。他立刻忘記了香山的那一幕，在他耳邊早已消滅了那痛苦而絕望的慘叫。他把嘴唇壓在陳燕娜的嘴唇上。他的臉與發着高燒，露感情給支配了一刹那。

車停在太平飯店外面。他們走上樓去。陳燕娜打開了三〇一號的房門。

陳燕娜坐在沙發上，燃起一支香煙，王章脫下了外套，坐在她的身邊，曲着身子，兩臂架在膝蓋上，頭埋在兩隻手的中間。

陳燕娜寫了一個菜單，按一按電鈴。茶役進來了。

「去叫茶，快一點來。」

桌子上已經塗上了灰色，陳燕娜打開了電燈。

茶飯全都送來了。他們很快的用完，茶役把盤子收回去，王章微微的有些醉意，便坐在沙發上，倚着沙發的扶手。陳燕娜換了一身粉紅色的衣裳，緊緊的貼着身子，乳房高高的聳着。她燃起一支煙坐在王章的對面，兩隻眼睛斜視着他。

「章，你累——啦麼——？」

「不，我不累，只是有些醉……」

「來，我送你一杯水喝。」

她遞給他一杯茶，他喝下去才好一些。「你真該罰，我不會喝酒，偏要灌我那麼多。」

「會喝酒的人，才是會享受的人。人活在世上，活一天就要享受

一天。

「……………」

「……………」

時鐘上的分針，轉了一圈又一圈。「噹噹」的金屬的聲音響了十下。

「燕娜。我回去啦。」王章站起來，要去拿外衣，陳燕娜跳起來：

「不，別回去啦。你聽外面，天不是下雨啦嗎？」

王章打開窗簾，向外望了望，外面是漆黑的。

「不，娜，明天見吧。我叫車子趕回宿舍去。」他已拿起大衣，

要向門外走。陳燕娜早已跑到門限，倚着門，兩隻手背在身後。

「章，外面下着雨，天氣又冷。你喝了酒，臉又發熱，要病了可怎辦呢？安心的在這兒呆會兒吧，爲什麼非要趕回去不可？」聲音漸

漸低落而變成哀求的調子：「章，我求你，你再呆一會。你走了，又留下我一個人，多麼寂寞呵。……聽我的話，你就再呆一會兒。這屋裏的一切任你擺佈，一切都屬於你的，只要你肯答應我的要求。」

「燕娜。你知道，明天早晨我還有課。」

陳燕娜轉了轉眼睛：「好，你去吧，傻孩子。」說完，離開了門，向裡間跑去。

王章走過去，可是門鎖上了。他不能出去。他緊緊的皺着眉毛，沉思了半響。當他轉過身的時候，「噹」的一下，他全身的血都向上湧着。臉熱到了極點；頭微微的有一些眩暈。

陳燕娜，僅穿着一件乳色的睡衣，也沒有繫好帶子，露出兩條大腿和胸腔。她半倚在床上，斜着頭，兩隻眼睛在王章的臉上轉。

王章的心「突突」的跳得十二分厲害。是的，一個二十三歲的體，還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他甦不起這勾人靈魂的肉的誘惑。在這個時候，理智和感情，在他內心中激戰了許久，終予理智在感情的淫威下消了。他渾身的血都在加速度的流着，他的口乾得厲害，慾望纏着他的全身，酒也在他身上展開了無比的力量。……他像隻餓狼似的喘過去。

陳燕娜一隻手繞着她的俘虜，另一隻手伸出去，台燈光倏然的滅了。

三

自從那神秘之夜過去之後，王章就聽了陳燕娜的勸告，從宿舍搬到太平飯店，住在燕娜的隔壁三〇二號。

由於生活環境的變更，王章的個性也隨着變了。在他周遭的一切是一些麻醉的景象，而他自己也沉淪於這種麻木不仁的生活裡。現在他只知道穿漂亮的西服，梳光光的頭髮，吃豐富的大餐……他盡量地享受，盡量地在糜爛的生活方式裡虛度光陰。他忘記了他父親用血汗

換來的饑苦苦的造就他是爲了什麼。他也忘記了在香山有一個鼓勵他，安慰他，因他而病倒的人。在這沒有靈性的生活裏，他差不多過了一個多月的光陰。這三十幾個日子已經奪去了臉上的青春色彩。他的憔悴也失去了往日的的光芒。

有一個星期六的午後，王章站在校門外面，兩隻手又在袂大衣的口袋中，吹着口笛。在他眼前穿行着夾着書到圖書館的學生，飢餓的行列，失學的兒童……然而這一切景象，並沒有引起他的反應，他的感覺早已遲鈍了。

「喂，老王，就房有你的信。」他的同學從裏面走出來告訴他，便夾着書走去了。

他跑到號房裏，從信架上找出自己的信。他的手微微的有些顫動。他跑到學校花園的一個角落裏。撕開牠，急急的讀下去。

「章，久違了的章：當我提筆的時候，我的手顫動了。我的心靈痛苦折磨着。過去的一幕，在我的腦裏映演，那藍色而痛苦的回憶不盡使我的眼睛濕潤了。」

記得那天在香山巧遇之後，看着你們的背影消滅在樹叢裡的時候，我暈倒在地上。如果不是媽媽的看護，我真不知該怎樣了。自從我接到那樣的一個刺激之後，我已經沒有了對生之留戀。我的心情由懸崖一落而到黑暗的深淵。等我躺在床上時，頭發着暈，身發着燒，急得媽媽什麼似的；然而她也只有流淚吧了。

章，真想不到人世間的多少事情都是在偶然下發生的。我帶着病弱的身子來到香山；在那一個可記憶的早晨裡，遇見了你；然而，在那一天，偏偏又讓我聽見你。這是誰安排好了的呢？此後我的病勢一天天的加重。我發燒，我咳嗽，我吐血……媽媽爲了憂鬱，她的心臟病也復發了。唉，我對不起她，我也對不起在故鄉每天在思念我的父親。關於你的一切，早有朋友告訴了我。你以爲你有錢，你有漂亮的衣裳，身邊有多情的女人……然而別人決不會因爲這個而重視你，崇

景你，反而卑賤的看者你。章，你不記得麼？在見心齋那天，我們談崇高的熱情所佔有的。爲了光明的來日而興奮。如今，你變了。可是社會呢？仍然是污濁與惡劣。你不但沒有盡一些改造社會的力量，反而讓社會給壓倒。

在今日，烽火四起，大地在震動着，世界上弱小民族在求更生的時候，弱者的呼號在聳入雲霄的時候，你仍然沉在迷夢中麼？你難道還不清醒麼？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有多少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在多少人中才能有一個呢？國家培養你，家庭愛護你，學校教導你，他們都在期待着你造成一個有爲的青年，去領導民衆，指揮民衆，教化民衆。可是你担着大學生的名義，醉生夢死，請你們心自問，你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學校，對得起那辛辛苦苦的造就你的父兄？……我們的責任一天天的重，在滿耳塞滿了大衆的嗟傷的時候，我們唯有挺起胸膛，幹！

章，我不能再折磨自己，我不能爲你顛送了我的前途。我要恢復健康，和環境搏鬥。別了，章。我不久就回到廣東去，我們已沒有了再會的日子。……

他在無神的向前望着，手不住的顫動，胸在起伏着，呼吸也緊促起來。他的喉嚨裡像有什麼東西塞着的難受，眼睛早已讓淚水充滿了。他冥想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拭乾了淚水，垂着頭向校門外走去。在大街上寒風吹着他的臉，他想起了父親的沉重的話語，他想起了香山的初戀，他想起了過去的一切。……

不知不覺中，他已走了很遠的一段路程。他一步一步的向前面走。當他走到太平飯店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幕景象，使他倒吸了一口氣，先是驚訝，而後被憤恨佔據了。

從飯店裡，陳燕那瘦着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走出來，登上一部汽車。王章一直看到汽車的影子消失的時候，才走進飯店，打開自己的房門，悵悵的把門一開便跌在沙發上。

夜降了的時候，在門外起了一陣響亮的皮鞋聲，陳燕娜拿着一束散蘊花推開了王章的房門。

「章，你早回來了嗎？」

「早就回來啦。」王章站起來：「我問你到那兒去了？」

陳燕娜走到桌前，把花放在花瓶中，一面整理着說：「到市場去買東西，順便到花莊買一束散蘊花送給你。」

那鮮紅的散蘊花刺着王章的眼睛，他的怒火燃起來了，「去買東西，不用跟我說鬼話。我明明的看見你跟一個老頭子上汽車——」

陳燕娜全身震動了一下，睜着兩隻眼睛，嘴微微的張着。

「你說那是誰？」一個更大的聲音。

「章，章，——那，那是我的朋友。」

「嘿，嘿，朋友跟老頭子交朋友？」王章卓夫的斜視着她：「難道跟老頭子也那麼親熱熱的麼？」

陳燕娜張目結舌的站在那裡，王章走過去指着他的臉：「你簡直是欺騙我。」

「什麼話，欺騙你？」陳燕娜被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恨恨的說：「我怎麼欺騙你，你說，你說！」她把拳頭打在桌上。

王章經過一響，反到一句話也沒有了，只有瞪着兩隻眼睛。陳燕娜冷笑了一聲：「欺騙？嘿，我就聽聽說過一個女人欺騙一個男人。你花着女人的錢，佔有了女人的肉體，難道還是我欺騙？你知道我的錢是怎麼來的麼？好，讓我來告訴你。」

她深深的喘了一口氣。

「五年前的時候，我在北京的一個中學校裏讀書，我的父母都在上海。那時，我的功課好，長得也漂亮，人家管我叫校花，我受盡了人們的恭維。我幻想將來還有更榮耀的日子，可是，有誰知道，事變來啦。夢也碎啦。父親緊跟着就失了業，我被困在這裡。幸而我們校董，就是你看見的那個老頭子，幫助了我，接我到他家去住，供給我上

大學，又供養了我的家庭。在這種情形下，我已經不費吹灰之力的叫他獲去了童貞。雖然他在辦教育的，可是他有錢，他有勢力，他可以用幾個臭錢來買人家的愛情——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他太太知道了，我經不起那打罵，就被他送到這裡來，這裡簡直就是他的外宅子。——」她說着抓起那一束散蘊花，團在手裡：「可是我才不過二十四歲，我的青春就這樣埋沒了麼？可巧遇上了你……後來，我們發生了關係，我讓你搬到我的隔壁。白天你去上學，他來啦，我就任他玩弄，任他蹂躪，晚上他不敢不回到他太太那裡去。依名是太學生，說起來簡直是打着太學生的招牌，來操副業吧了。章，說到這裡，你還不明白嗎？」

她把團碎的散蘊花用力的拋在地上。她輕視了一下王章，他呆在那裡動也不動一動。她冷笑了幾聲，又繼續說下去：「別人可以拿錢來買我的青春，買我的愛情，難道我就不能用幾個帶腥味的錢來買你的青春，買你的愛情嗎？」

這幾句刻薄的話，一直刺入王章的心，使他由羞慚變而為無理山的憤怒。他咆哮的喊着：「什麼，你來買我的愛情，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他向四周環顧了一下：「好，我走，我離開你，從此再也不到這兒來。……」

他說完頭也不回的向門外圍出去。

四

城外。柳樹夾成的光亮亮的柏油路，一直向西伸去。有一輛公共汽車披着陽光向前開着。車廂裡坐着一個從夢中醒來的青年，他無精打采的坐在那裡，臉是蒼白的顏色，頭髮蓬鬆着。那些黑暗的蝕蝕着他的靈魂的思想，早已從他腦中揮棄出去崇高的熱情又在他心田裡播下了新的種子……

車到碧雲寺站的時候，他下去了。舊地重遊，他有無限的傷感，

他想起了暑假後來香山時，仇麗亞接他來的情景……他嘆息了一聲。到了北辛村二十七號，邁進了大門，他看見北房的門開着，屋子裏早已空了，地上鋪滿零碎的無用的東西。他趕緊跑到房東太太的屋去。正巧房東太太走出來。

「王先生幾時來的？」

「我才來，請問仇家幾時搬走的？」

他擦着手焦急的期待着回答。

「今天一早就搬走啦。說是要趕十三點鐘的快車到天津去上船。」

「唉，這怎麼辦？……晚了，一切都晚了！」他嘆息着，毫無辦法的停在那裡。

「王先生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

「您早來一會就好啦，前些日子仇小姐病的很重，又吐了幾次血。她母親因為着急，也把心臟病給勾起來了。仇小姐成天的想她父親，非固執的要回去不可。這幾天，身子剛好了些，所以就走啦。」

王章皺着雙眉，搖着頭。用差不多只有自己聽見的聲音說：「一切都怨我！」

「王先生，我還忘記啦，仇小姐臨走給您留下一封信。」房東太太走進屋裡拿出一封信遞給他。他忙着打開。

「章：我走了。連自己沒有想到會今天走了的。香山這個地方啓示了我的幻夢，可是看見牠，我又傷情，我委實不能再在這個地方停留下去了。」

我走了，一生中我們怕難有再會的機緣。我原想去向你作最後的告別，可是我又沒有勇氣。我不忍看着你被惡勢力吞滅，但是我也沒有力量救出了你。章，我並不恨你，我只恨這個真惡的社會，不知道有多少青年這樣的埋沒了一生。我要健康起來，我要為青年們開闢一

條新路！

留給你一支枯了的散蘿花，這朵花是那天你又在我頭髮上的。珍貴着牠吧，像珍貴着一個美的記憶。

我走了，然而我的心仍留在你身邊。我仍在深深的愛着你。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够阻止了我的一顆愛你的心。假如你還在愛我，惟有奮發起來，努力前進。章，我悲痛，我也激動，爲了離別，我悲痛。等有一天你恍然大悟而痛改前非的時候，我將如何激動呢？然而，那一天我看不到了。請你牢牢的記着，只要你肯回頭，未來的日子仍然是光榮的。……」

看完了信，又看了看信封中的那支散蘿花，他的眼睛模糊了。他看了看手錶，便一聲不響的向外跑去。

趕上了開往北京的汽車，到了城裏又換坐電車，到了前門時，他跑下去，三步兩步的跑進車站。從站裏傳出來一聲笛鳴，他的心慌得厲害，買了月台票，等到他進站時，車已經開了。

他呆呆的站在那裏，兩隻眼睛隨着車身移動。忽然由一部車窗中探出一張蒼白的面孔，向北京留戀的張望了一下，便又伸進去，王章的神經猛烈的受了一次震動。他揚着手向前跑去，大聲的喊着：「仇麗亞！仇麗亞！……」

他的呼聲，在汽笛聲，車出站聲，腳夫的嘈雜聲中，變得那麼渺小，最後，他絕望的站在那裏，注視着車影一直到牠消逝在天邊的時候。

這時，在他耳邊嘹亮的响起了他父親的聲音：「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上進，只要你能讓我對你有個希望，爲了教育你，典房賣地在所不辭。」在他眼前又映出仇麗亞的面影，好像對他說：「只要你肯回頭，未來的日子仍然是光榮的。」

他垂下頭，眼睛漸漸的模糊了。他留下了懺悔的眼淚。



褪了色的朱門 (續)

共鳴

朝露

在條案上擺着的座鐘旁邊，兩個朝筒如同周局長在參謀長時代的衛兵，以立正的姿勢站着，那裏邊的鷄毛禱子和團扇之類的，就像被荷着的槍和背囊一

樣，這些東西無論在那一點上，似乎都比高慶更忠於他們的主人，已在固定的場所服了二十三年勤務。

高慶坐在方桌的旁邊揮着旱烟袋，數字和那烟一樣在腦裡拚了出來，高慶對於算盤比較逢迎人還來得熟練，其中尤以加法更有把握，譬如今天的日用明明是三十塊大洋，那麼他總忘不了在那十位上撥上一個或兩個珠子的事，這對於他似乎變成了一種習慣。

高慶站了起來，由帽筒裡抽出來禱子，小心翼翼的擰着字畫，陽光把那些擰起的灰塵，照得像一條寬的帶子，由條桌旁那透進陽光的玻璃窗拉了出去似的，那紅的，藍的，紫的，黃的，……穿着各種舞衣的灰塵的舞伴，在跳着一九五〇年式未來派的唐戈舞。

「淑貞你把我那件團花馬褂縫一縫！」

「是。」淑貞由裡屋走了出來：「你又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黃村去攪租。」

「黃村那塊地不早已賣了嗎？」

「傻孩子！你要知道那買主就是你的舅舅。」

「舅舅家不是很窮嗎？那裡的錢買地。」

「你看你，左不是你爸爸出的錢。」

聽着馬褂的淑貞，不想再往下說下去，否則又會招來彼此的苦惱的。

「您也太勞神了，要那些錢有什麼用呢？」

「還不是預備給你賠嫁。」

高慶心裏有一件事，沒有向任何人發表過，就是對於淑貞，從很早以前就蓄下了野心，淑貞到現在總以為高慶是她的親父，即或周家上下對於他們父女之間的關係，也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高慶在淑貞小的時候，確確想拿她來安慰自己的寂寞，直到待淑貞到了十四五歲的時候，不由得動了其他的念頭，這念頭在高慶的心裡崇得甚致於睡眠不安，如果一旦發表了那蘊藏已久的野心，馬上會受到各方的非難，然而他又不能白白的把費了十七八年來的心血，培植成的鮮花送給別人鑑賞的。他爲了使淑貞得到一點學識，以備將來帶助整理自己的財政，這種思想和植民地的統治者一樣，爲了同化那些奴隸，便於驅使，不得不施以止於某種程度的教育，然而在這種却發生了矛盾，所製造出來的傢伙，固然有很多理想的型，但是在這裡能由那裡產生像甘地，那樣的人物，在明暗之處默默的向你反抗。

「我結婚的時候，用不着您的錢和東西。」手裡縫着的馬褂的針由密裡往稀裡走，心裡趕快縫完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屋裡。「况且現在我還沒有想到結婚的事。」

「難道說你不想出嫁嗎？」

「還沒有想過。」

「那很好，我就把你留在家裏當老姑娘。」

「老姑娘？我又不是……」

「啊，你是打算自由結婚，是不？」

「我不是說了，還沒有想到結婚的事嗎？」

高慶自覺得沒趣，他縫縫着那小成一條線的眼睛睜着淑貞，她的臉

上不但沒有半點害羞的意思，而且生了氣似的噘着嘴，用手巾擦着被針扎破了的那不該由手上冒出來的血珠。

「我早想和你談談。」

「談什麼呢？」

「你的終身大事。」

「怎麼變得這樣囉嗦了呢？」

「如果那人很有錢，而且他的心比你還要年青的人，你願意不？」

「很願意。」淑貞心裡覺得好笑，爲了繼續聽取他的談話，這樣

的說了。

「你既然表示願意了，我就要向你介紹。」

「那麼在什麼時候呢？」

高慶立刻苦惱了起來，覺得這事如果總抑制在心中，到什麼時候爲了呢？已經這樣寂寞的過了五六年的單身生活，況且淑貞的年齡已經不小了，如果再行延遲，不知將遇見什麼障礙，不如和她開窗子說亮話。

「淑貞！我今天要向你發表，你本來姓劉，」有點喘息：「你的父母因爲生活的關係，沒有能力撫育你，纔送給我的。」

淑貞如同聽人講了一段神話，血在身體內加速度的奔騰着。她對於高慶憎惡的程度反隨之降低，心裡浮現出的却是生身父母的下落，覺得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一個不解的謎。

「你也知道，我的那口子早已經死了，高家的香烟無形中已經斷絕，如果你能體恤我對你那番撫育之恩的話，希望你答應我一個要求。」

淑貞覺得高慶對於自己既然有那樣大的恩惠，一個人並不一定要固執於報酬，然而人家對於自己曾費了一片苦心，總不應該連一個要求都要拒絕的。

「既然這樣，無論是什麼要求，都能接受，請您說吧！」

「那麼我就坦白的對你說。」躊躇了片刻「我要把你收房。」

「收房？」淑貞簡直要昏倒了，然而她覺得事情已經走到了這步田地，就是說什麼，也是無趣，她在心裡早已打好了算盤。

「好吧！爲了報答您的一番苦心，和接續高家的香烟，就答應了您的要求。」針像一個蛀蟲，在馬褂上左一下，右一下糊亂的鑽了起來

高慶沒想到收獲了這樣意外的成果，腦裡浮現出了不少艷麗的場面，下意識的使自己走到穿衣鏡的前面。

「淑貞！我早買妥了一所四合房，就在那裏安家吧！而且對誰也不要宣佈。」

高慶的心裡如同春天滿開的花朵，穿衣鏡裡一隻手摸着額下的鬚鬚笑了。

淑貞回到屋裡，躺在床上，順手從書架上抽出了一本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一頁一頁的由眼裡滑了過去，一切的句子都變得非常醜惡，在昏沉之中，她把一切的哀愁，交給了睡神，貴族之家蓋在自己的臉上，由那裡透出了輕微的呼吸。

天上一塊彩雲，圍繞着一個較高的山峯，追逐着另一片彩雲，風死命的搖着那些蒼綠的原始林，當淑貞走在山腰的時候，已經覺得有一點疲乏了。她坐在一塊石頭休息着，忽然由遠處傳來這樣的山歌。

山歌不唱氣難舒，

大路不走草成窩，

鐵刀不磨黃鏽長，

身子不挺背腰駝。

淑貞看見一個年青的樵夫唱着山歌穿進了樹林，覺得那人雖然生於山野之間，却有着一種魅力，可惜沒有機會和他談話，正在悵然的時候，那樵夫把利斧插在腰中走了過來。

「小姐！你一個人到這裡做什麼？」

「想在這裡散散心。」

「放心！」驚異的語調：「這那裡是散心的地方，太危險了，這地方一到晚上就豺狼虎豹的世界。」

「這些我倒不大怕。」

「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叫碧谷的山洞，那裡住着一個人面仙，他專門會吸吮一些漂亮的姑娘和媳婦的血液。」樵夫心想這可有點奇怪，她怎麼會不怕虎豹呢，我且來嚇他一下。

淑貞聽見這話有點害怕起來，記得在小時候聽見過這樣的傳說，她怕得拔起了腿往山下跑去，那年青的樵夫在後面緊緊的追着。

「小姐，前面是條死道。」

淑貞頭也不回的向前跑去，不知怎的今天會跑得這樣快，那年青的樵夫的影子落在身後，遠看却像一個三歲的小孩。她定了一定神，把臉上的汗擦了一擦，這時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她知道這一定是樵夫所說的人面仙，在追逐着她，她驚嚇得向前飛跑，那聲音益加變得急促，她心想，我又何必怕它呢！回頭過來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是山風吹着落葉和沙塵。

在黃昏裡一陣狼嗥的聲響，由遠處傳了過來。她知道如果不趕緊回去，說不定會遭遇不幸；兩隻腳不知何時又移動了起來。

手被荊棘扎破了，血珠滴在白色的襖袍上，兩隻腳也不知道疲乏，拚命的朝着模糊的山道跑去，突然間如同坐電梯一樣，身子掉在有水流的山谷裡。她睜開眼看了看那幽靜的山谷，心想又何必忙着回去呢？如果能永住在這綠色的山谷，不也是很幸福嗎？正在想着這事的淑貞，如同生出了兩隻翅膀，使自已飛出了那山谷，耳朵裡祇是一片激烈的風聲。

頃刻間把淑貞擲到一條小河的岸邊，她看見河的對岸有一個宅院，她覺得有點饑餓，心想我何不到那裏索要一點什麼吃吃呢？

她赤裸着腳試探着水由河裡向前走去，腳踩在河沙上，感覺到異常的舒適，她已經走到了對岸，覺得赤足在河水裏行走的事，非常值得留戀。於是她來回在河裡穿行着，正在這時，水勢急激的加猛，她嚇得跑上了岸來，手裡提着的鞋襪，滑落在水裡，被激流沖得向下流漂去。

她赤裸着腳走到岸上，覺得乏，坐在草地上，看見對岸那所房子已經露出了燈光，不久由那宅院裏湧出來一陣輕音樂。

一些穿着晚禮服的人們，在那裡轉動了起來，黑的擁抱着白的，隨着伴奏，開始邁起狂歡的舞步。

淑貞突然感覺到比饑餓更難受的寂寞，她躺在被河畔晚風颳着的草地上，仰望著深黑的天空，有幾顆星星，偶而從雲中探頭來嘲笑她的渺小。

晚風撫摸著她的頭髮，她覺得世界上沒有比晚風再可愛的，她想著它低語心中的苦痛。

她不禁對於那別墅裡的狂歡着的男女咒罵起來，覺得向他們乞食，將是一樁多麼可恥的事，然而肚子底確太餓了，她從身旁抓起了一把草，在嘴裏嚼着，那清香，使她沉迷了。

當她再抓起那草的時候，她仔細的端詳着，她想記住了那草的形狀，好去告訴黃祥。

她覺得黃祥還是一個人，雖然她早已默默的愛上了他，然而她從來沒有表示過。

「黃祥！你知道我為什麼跑到這裏來呢？」她對天獨語着。

她的腦中浮現出她和黃祥為一個問題，熱辯時的情景。面上浮現出少女的紅暈。

九月的晚風多少帶來一些涼意，她覺得有點發冷。她沿着河岸向前奔走，在黑暗中發現了一所房子，她朝着那房子跑了前去，俟她近前細看，這正是她和黃祥兩人蓋成的。爲了準備結婚，纔辛辛苦苦蓋成的房子，但是房子的鑰匙當工程完了的時候，已交給黃祥，如果他在這裡的時候，不就可以進去了嗎？

這時，一個人從房子的背後走了出來，那人拿着一把鑰匙正要向前啓門的時候，淑貞急忙的跑了前去把他攔住。

「誰？」

「你的爸爸。」

「爸爸！不，黃祥和我說過，這門除去他，不許別人開的。」

「什麼！黃祥是什麼東西！」

「是，祇許黃祥放開這門，我是不能背約的。」

「黃祥已經被我打死了。」

「呀！」淑貞大叫了一聲，從夢中醒了過來拿着貴族之家的那隻手緊壓在自己的胸上，她定了一定神，自己正躺在床上。

她回憶着爛熯的夢境，祇是一片模糊的暗影，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和朝露一般的渺茫，而悲哀着了。



——美國統治者一向慣於說：「爲民主與正義而戰！」
事實果真如此嗎？這裡就是一個答案：「不，不，不！」——

一個美國人的屍體

亞斯·帕索士作
祁樂爲譯

合衆國國會於三月
四日通過決議授命陸軍
部長於最近期內自歐羅
巴洲啓運某亞美利加人屍體歸葬於維爾金尼亞
州阿靈頓城國家公墓紀念會場此人曾爲亞美利加
歐陸遠征軍之一份子彼之理想未得實現即於世界
大戰中棄世矣。

在馬思河上之沙龍（法國北部的城市——譯者）的黑油紙的陳屍所裏，在漂白粉和死人的氣息中，他們檢出了那盛着僅有一切的松木匣子。

那裏面有被他們收拾過的李察，羅。

還有別的人或不知名的人。只能抬出去一個。他們怎樣找着約翰，杜的呢？

當你們所能檢着的一切不過是一灘發骨頭，一些印着一只張着嘴的鷹的銅扣子和一付綁腿的時候，你們怎樣可以證明這跟那傢伙有百分之一相似呢？

……而那種令人氣化的物，那股由一個經年的死者發出的令人欲嘔的屍臭……

那一天是一個太莊重，太悽慘而不適於鼓掌喝采的日子。沉點，眼淚歌曲和祈禱，默啞的鼓聲與底柔的音樂是當日國體的點綴

約翰，杜是在（這是一對陷於愛之狂歡中的男女的血的交流）

這是處在畏懼的忿恨，痛苦血和分娩中的九個月的日子。）約翰，杜是在。

勃魯克林區（在紐約市附近——譯者）生長大的，是在門非司城，在奧海奧州克利弗蘭城湖邊的附近，在紀城牧場的臭氣中，在峰火山，在維爾金尼亞州亞利山大城一座舊磚房裏，在電報山，在玫瑰之城，波特座的

一座半木製的丘朵爾式，（模仿十五至十七世紀英國丘朵爾王朝的建築式——譯者）茅舍裏。

在老莫耳根所賜予的斯特維三廣場的巷科醫院中。

在鐵路線外，在鄉村俱樂部左近，在隨陋的草舍與郊外的分租房間裏生長大的。

是最良好的家庭之一的子孫，會博獲，科隆納多灘嬰兒健美競賽會的首獎，是小破文法學校石彈遊戲的優勝者，彭尼維爾中學

頂呱呱的排球選手，州感化院中的宿客，在小密蘇里江中救活了州長的孩子，因此被請到華盛頓去，在白宮石階上跟大總統握手拍了一張照片：——

雖是悲悼的日子，但一個如此的盛會仍是仍需點染的。在會場中您可以看見各國外交官的制服，我們自己的和外國的陸海軍大編隊，亞美利加政客的黑色的製服，參與致祭的母親們和姐妹們的各式各樣的皮大衣，皮斗篷，褐色的步兵與藍色的水兵，樂器的閃光與合唱隊的黑白相間。

——公共汽車剪票生，莊稼人，豬奴，童子軍，西薩薩斯州打玉蜀黍的好手，薩拉朵加溫泉合衆國飯店裡的雜役，茶房，門房，菓樹園工人，電話接線生，漁夫，伐木人，鉛工的助手。

在合衆城保安隊裏當過差，在新哲西州特林頓城某鴉片窟裡裝過煙。

基督教青年會書記，特快車駕駛員，載重汽車司機生，福特汽車公司工匠，在科羅拉多灘賣過書：「太太，您願意幫助一個青年受完大學教育嗎？」

哈定總統（一九二一至二三年在任

——譯者）慷慨激昂的以一種似乎意義重大的虔敬結束了他的演說：

「今天我們是來盡公共義務的；」
「躺在我們眼前的這位死者的名字，已經隨着他的不朽之魂飛入天國了；」

「作爲典型的民主制度的一位模範軍人，他已經爲祖國，爲不可辱的正義戰死了……」

於是，舉起右手來，要求全體一致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親你的名爲聖……」

赤裸裸的，他參加了軍隊；

他們衝擊你，用手捏你的陰莖看你有淋疾沒有，檢查你的肛門看你有痔症沒有，數你的牙，叫你咳嗽，試驗你的心臟和肺部，叫你讀那些印在卡片上的字母，測驗你的尿和智力。

給你一張未來的（不朽之魂）職務記錄表，

一枚印着你的番號的身分證，掛在你的脖子上，給你一身由給養部發下的軍裝，一只飯合子和一部有關軍紀的印刷品。

「立正——」攝走了你的三魂七魄，你馬上斂起了笑容，眼神向右看，你以爲這是有趣的生活嗎？「開步——走」。

約翰，杜

李查，羅，還有別的人或不知名的人

受訓，下操，練槍法，飽餐着灰土，學敬禮，當兵，在軍營廁所裏消磨着時光，不許在甲板上吸烟，海外防守的責任，四十個人與八匹馬，武裝演習，榴霰彈的隆隆聲，槍彈劃着空氣的銳叫，被震得頭暈的啄木鳥，機關槍，泥濘，蟲子，防毒面具，癬疥。

「喂，光棍兒，告訴我，怎樣才能回去。」

約翰，杜是有頭腦的
二十年來，眼睛，耳朵，上下唇，舌尖，手指，腳指，兩腋的神經是緊張的，它們向紛亂的聯筋告示着痛苦與溫和，冷與暖，要或者不要。

「喂，兄弟，你能告訴我怎樣才能回去嗎？」

然而砲彈上註定了他的數目。
血流在土地裡。

職務記錄表從卡片箱中失落了，那一天，給養部主任得了傳染病，他們必須趕快打營房裏搬出去。

身份證陷在馬恩河底裏。

血流在土地裡，腦漿從碎裂的頭骨中流在地上，被戰壕裏的耗子吮食了，腹部漲大了，生出一羣青蠅來。

而那不易朽爛的骨骸。

而那裏在制服裡的乾了的腸子和肉皮

被他們拿到了馬恩河上之莎龍
放在一口松棺裡

而由一條軍艦載回「上帝的國度」

而在阿靈頓國家公墓紀念會場中，葬在一具石槨裡而把「老光榮」（俗語，即美國國旗——譯者）鋪在那上面。

而軍樂隊奏着樂

而哈定先生對上帝作者祈禱，而外交官，將軍，海軍大將，銅帽子（俗語，即高級將校——譯者），政客，「華盛頓郵報」社會欄的美女嚴肅的站着
而思忖着「老光榮」的「上帝的國度」
一經軍樂隊奏了樂之後，是怎樣美麗的悲悽呵，而那三聲大砲使他們震耳欲聾了。

在那應該是胸部的所在，他們別上了
國會勳章，勳蹟昭烈章，法蘭西勳章，比利時紀念章，意大利金章，羅馬尼亞馬麗皇后追贈的一等勳章，捷克斯拉夫十字章，波蘭的高級勳章，紐約大學生哈米爾頓，費西所贈的花圈，飾着文身和羽毛的亞利森納州紅種人代表獻來的紀念帶，所有華盛頓人帶來了鮮花。

伍德，威爾遜（哈定前任的總統，上次歐戰時協約國三巨頭之一——譯者）帶來了一束紅罌粟。（本文略有刪節——譯者）

戲劇協社與南國劇社（升屋治三郎作）

張銘三譯

——上海新劇史的一節——

上海新劇史的研究

戲劇協社

現在上海雖然玉石混淆，但是也有十個以上的新劇團體。其中屬於玉的方面的，有上海劇藝社，中國旅行劇團（中旅），天風劇社，華盛劇團等，至於屬於石的方面的，大小新舊，已不遑枚舉。說句誇張的話，目下上海戲劇界，已是新劇的天下，只要是新劇便大走紅運了。

爲什麼京劇已不受人歡迎而新劇却普及了呢？這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但現在還不是我們談話的時候。

中國方面，關於最近新劇的動向，已被研究；又關於上海的新劇發展史，也已被注意；雖然是斷片的，可是已常見新劇史文獻的發表。現在新劇是正在開拓着新分野，已無加以懷古的反省的餘地。

研究上海新劇史最可信賴的文獻，大概是褚民誼，徐慕雲合著的「中國戲劇史」中的「話劇」一章罷。其中數章，係將「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中楊邨人所著的「戲劇」一項，加以多少增補敷衍者。由著作年代觀之，大概前者是完全抄襲後者的。但是前者對後者筆後的新劇動向，記述却特別詳細，所以把他當作參考書，倒是很相當的。

此外關於戲劇協社，南國劇社等的文獻，有羅史公的「劇壇外史」。本文作者當上海新劇運動熱烈展開之際，幸正居上海，得觀其所演全部戲劇，並得親與劇團人員交游，茲將所見所聞草成此篇，以供研究「上海戲劇史」者的參考。

中國的新劇運動，大體是以上海爲中心，因此上海新劇運動的歷史，便是中國新劇運動的歷史。上海的新劇運動歷史，可以分爲左列五個時期：

第一期 新劇與文明戲

即由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三四年的上海春柳社活躍時代。

第二期 愛美劇團運動

即由民國八年起四五年間的戲劇協社時代。

第三期 感傷主義演劇運動

即民國十四五年的南國劇社時代。

第四期 新興演劇運動

即民國二十三年的醫藥劇社演劇運動。

第五期 新劇的大衆化運動

即上海事變及此次事變下的新劇運動。

最後的第五期，便是現在新劇最盛期的前奏曲。

現在所述的戲劇協社和南國劇社的新劇運動，酷似日本藝文藝協會，近代劇協會而起的舞台協會，無名會，前期藝術座等的新劇運動，其後中國新興演劇運動抬頭，正好像日本築地小劇場誕生。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招來了中國文學的革命。此時「新青年」「新潮」「晨報副刊」，均提倡易卜生的近代劇。上海進化團的中堅陳大悲，亦居北京，極力提倡愛美演劇運動，在北京晨報發表「愛美的戲劇」一文，以

後更將其刊印成書，其說遂喧騰於全國。「愛美的戲劇」不消說就是非職業演劇。第一期的演劇運動，稱為文明戲，大部分的職業劇團，始終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以致變成了滑稽戲，完全失了演劇的嚴肅性和本來的價值。「愛美的戲劇」注重藝術的表現，目的不在掙錢，換句話說，就是反對商業化的演劇運動。「愛美的戲劇」運動，當時計劃於全國普遍設立學校劇團，陳大悲與蒲伯英在北京組織「新中華戲劇協社」，擁有國內外四十八個團體，及二千以上的會員。繼續了相當年月。此種演劇運動在北京所用的脚本，大部分是陳大悲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幽蘭女士」「英雄與美人」「良心」等，演員是清華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女高師的學生。陳大悲的「英雄與美人」，被全國各學校劇團所採用，又女高師學生所演的「孔雀東南飛」也是很有名的。

一方熊佛西的「燕大新劇團」，上演熊佛西的「新聞記者」「車夫的婚禮」等。又「新聞記者」也被學校劇團採用為脚本。其後陳大悲和蒲伯英，在北京創立「人藝戲劇學校」起初有學生四十餘人，但不久即解散了。

以前新劇中的女性，是由男優扮演，但五四運動以後，男女演員都登上了舞台。

民國十一年冬，由於谷劍塵，應雲衛的發起，成立了「上海戲劇協社」。

民國十二年夏，戲劇協社於上海舉行第一次公演。脚本是谷劍塵的「孤軍」和陳大悲的「英雄與美人」演出及舞台監督都是谷劍塵一人。

九月，汪仲賢（汪優游），歐陽予倩，洪深加入戲劇協社，洪深專門擔任演出，上演歐陽予倩的「潑婦」和胡適的「終身大事」。

民國十三年舊正，上演汪仲賢的「好兒子」。

四月上演洪深將王爾德「溫德美爾夫人的扇子」改編的「少奶奶的扇子」，甚博觀眾歡迎，造成了戲劇協社的基礎。

七月再演「少奶奶的扇子」並上演汪仲賢的「好兒子」，徐卓呆的「月下」映陽予倩的「回家以後」等獨幕劇。

民國十四年五月，上演易卜生的「傀儡家庭」。

民國十五年，上演洪深改編的「黑鬚」和「第二夢」，但是都沒有得到像「少奶奶的扇子」那樣的歡迎。那時正是五卅事件後的北伐時代，一般民衆的嗜好已不像從前，因而戲劇協社的演劇運動，亦漸次被人忘却。

一方戲劇協社的內部，在「第二夢」公演後起了紛擾，脫離戲劇協社的人們，以洪深為指導者，重新組織了「戲藝社」然而並沒有留下什麼功績。戲劇協社也停止了新劇運動，於是結束了戲劇協社的第一期。也就是結束了中國新劇運動的第二期。

民國十三年新正，我們正在以歐陽予倩先生為中心研究中國演劇，由於先生的介紹，得往城內（大概是小西門）的職工會館，參觀戲劇協社的「少奶奶的扇子」的舞台練習。練習開始後，因為應雲衛的演技惡劣，洪深會使其重演數次，但亦不見進步，終於親自跑上舞台，捉着應的胳膊說：「是這樣做，明白了嗎？明白了嗎？」教誨極為熱心，全體演員也很熱心，並不因為應的笨拙而發笑。那時洪深剛由美國歸國，用英文或中文在各方面發表其演劇評論。其後又於公演第一日往觀，場內已無立錐之地。「少奶奶的扇子」當時甚博觀眾歡迎，一時「少奶奶的扇子」已成新劇的代名詞，於是洪深一躍而為劇界名人。其後又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某處，舉行第二次公演，其盛況雖不敢說絕後，也敢說是空前。

汪優游據說是「狸貓換太子」的作者，他所作的「好兒子」，是描寫一個人因為犯了行使偽造紙幣罪而被押入監獄後的其母

親的心境，但是缺乏新鮮性。

徐卓呆是當時上海新劇界能手，既能寫作脚本，又能獻身舞台，實可稱為練達之士。他所寫的本中，有不少名篇佳構，一月下「便是其一，內容已不大記得了，總之，是描寫醫者家庭的。

歐陽予倩的「回家以後」，在戲劇協社方面，是次於「少奶奶的扇子」的好評作品，好像女主人公是作者自己扮演的。

劇場所在地的小西門職工會館，雖是學校街，但是交通很是不便，因此不易吸引一般觀眾，觀衆大部分是學生，有三四百人的座位，是一個很好的小劇場。

南國社——田漢的演劇運動

戲劇協社的新劇運動，剛呈頹勢之際，上海便發生了「五卅事件」。

以這事件為契機，發生了社會革命思想和左傾思想，一方浪漫的和感傷的也被追求起來。

那時的新劇運動代表團體，是南國社。南國社原係田漢個人的文藝團體，但自民國十七年秋，田漢主持上海藝術大學演劇科後，即將可容百人的講室改造為舞台，着手「小劇場運動」。其第一次試演的是田漢改編的菊池寬的「父歸」，和田漢創作的獨幕劇「到何處去」「公園之夜」「書家與其妹妹」。因為成績相當不壞，便越發提倡起小劇場運動來。

其後在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魚龍會」，在該校的小舞台，上演各種創作劇，脚本差不多都是田漢一人創作的。計有「生之意志」「蘇州夜話」「書家與其妹妹」「江村小景」「燒野鴨子」「到何處去」「名優之死」(以上田漢創作)。

「潘金蓮」(歐陽予倩作)「父歸」(菊池寬作)。

當南國社的演技方面，是唐槐秋，唐叔明女士。

民國十七年，上海藝術大學解散，田漢獲得歐陽予倩的援助，創立南國藝術學院，以私人的藝術運動為號召，專收無產階級的有識子弟，這大概是因為當時上海的大學已成公子哥兒的集合場，田漢想加以改革吧。上海藝術大學在江灣路，其前後情形詳見於歷史公報「新外史」的一南國社的前後項中。

明女士，左明，鄭重(鄭君里)袁詒園，陳秋澄，魏中，閻哲格等，文科，畫科的學生有陳凝秋，趙銘彝，張恩襲，陳明中，陸惠之等，文科，畫科的學生，也有時出演舞台。

同年四月，在杭州舉行南國小劇場的第一次公演，上演「蘇州夜話」「未完成的傑作」「父歸」「白茶」。

十二月下旬與下旬，南國社舉行上海第一次公演，上演「湖上的悲劇」「生之意志」「最後的假面」「名優之死」「古潭的

聲音」「蘇州夜話」「白茶」「賊」(都是田漢的作品)，下旬除南國藝術學院的學生外，還有萬籟天，洪深，艾霞等出演。此次

公演，田漢邀請那時抵滬的前田河廣一郎氏參觀，我也在被邀之列，劇場又小又髒，觀衆坐的是窄小的凳子，前田河氏在歸途向我說：「中國的新劇運動實在了不得呀！」

那時田漢已創設南國影片公司，製造「到民間去」影片，谷崎潤一郎訪問南國社之時，是我領他去的，其後蘇聯作家皮里尼亞光

也會訪問南國社。

關於文藝方面的活動起初是出版「築地大劇場」式的小冊子，發表演劇論及創作，其後又出版八開本，每期二百頁左右的演劇雜誌「南國」成為發表田漢作品的主要機關。

截至那時為止的活動情形，是我親眼看見的。關於其後的變遷，擬借用「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的記載：(編者按：以下原作者錄楊邨人「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的「戲劇」(文約二千字從略)。

那時田漢的活躍頗值驚人，差不多每月創作一篇，每次公演均親自出馬；又南國週刊及南國月刊，差不多成了田漢的個人雜誌，大張其堂筆陣；南國劇社及南國影片公司的事務，也是親自一一處理；並對我們用日本話大談其演劇論，每次公演一定邀請我們參觀；實在是個八面玲瓏的人，也可以說這是湖南人特有的熱情。

田漢的演劇運動，完成了中國新劇運動的基礎工作；他的作品，成了今後演劇創作方面的指針；他的周圍的人，在今後的新劇運動上，負有重要的使命；尤其唐槐秋已成爲田漢的繼承者，正在上海主宰着中國旅行劇團，代表着上海新劇界活動者，

不會愛……」

迎受着讚美，清十分熱烈的吻着麗。

但是清却從新把那隻雄闊而有粗獷痕跡的手放在麗的細膩而白嫩的手上，沉默地思索了一大陣，這沉默彷彿給了麗一種極端朦朧而又遙遠的思念，這思念是給過清許多的精神上的負擔，清乃把微笑十分誠懇而含蓄的放在臉上：

「兩支手，實際却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生活，麗，每逢這粗糙的手和它的高貴而文雅的同伴達到一起的時候，却實是苦惱了他。因為他在他的同伴之前，感到許許多多的頹然！」

麗把微曠的眼，望了清一下，接着便反駁：

「可是他的同伴，正爲了她本身的脆弱而要求他的不斷的鍛鍊，何況，」麗把身體儘在華的身體裡「我們的結合，不是築立在真實的愛慕和欽敬上嗎？」

清果然又天真的笑了。

麗接着低聲而決斷的訴說：

「我們明天就走吧，我實在是生活不慣這淫靡的生活，我和你一同到鄉間去住，不久身體也能和你一樣強壯了。」

清，又在開始和麗說着，他的家鄉豐饒肥沃千里的大地平原那裡是可以把靈魂營養得如何的茁壯與雄闊……

中國文藝獎

麗被清的曠野的故事所沉醉了。

麗突然站起來，指着遠離了許久的客室「清，明天我們決對到鄉間去生活，我願意的！可是，清，現在我們走吧，你忘了今天我們訂婚的日子？許多客人，被我們冷淡了。」

丁香花吹飄着濃馥的香氣，清和麗欣快的走回了客室。

清和麗以夫妻的名義回到了家鄉。空曠的原野，綠色的麥苗，黃色的土地，使麗懷着一棵興奮的心，開始迎接新的生活。

清曾經和麗說：

「人不能脫離生活，故此也不能漠視環境。我看，麗，先試一試鄉間的生活吧，幾時不能習慣而發現它的缺點的時候，我們馬上便仍然回到都市去。」

但是麗的思想却被大地的原野所洗滌，她喜悅而堅決的說：

「不，這里的生活，我一定可以生活得很快樂，我已經一點也不想都市。」

清把麗帶到了麗然人聚的家族裏。麗看見許多拙樸的臉，拙樸的衣服，拙樸的說話和聲調。十分感覺興味。

但是拙樸的嘴臉裏，却也不缺乏一種拙樸的思想，他們的拙樸的思想，却對於麗非常不習慣。

清把一個穿着藍色粗布短衣服的老太太給麗介紹了。

「麗，這便是媽！」

麗恭敬而委婉的呼叫着：

「唔，媽！」

老太太穿着短的藍色粗布的褂子，黑色的粗布褲子，和都市裡的老太太一樣，有着爲歲月所標點的皺紋，但是她的臉上更多了一層強健的黝黑，這黑色的皮膚，散發着一層光，這光除去給人一種健康感之外，更使麗爲一陣莫名的恐怖所困窘。麗覺得這個老太太的黝黑的皮膚，正是散發着一種強強的光茫。這光是被粗野的大地所營養了的野性和標悍，故此麗懦弱而胆怯的低着頭沒有什麼話說。

圍在四周的人，對麗以一種新奇看法，更致以各種不同的意見的時候，麗完全被恐怖陌生所束縛。她忽然覺得她什麼東西所隔離，她覺得她實在和這些人沒有法子去接近。

一隻黝黑的手，執着一桿長長地烟桿的老頭兒，走近了麗。這時一種空着肚皮吸了烟而散放着的臭味，頑強的沖激在麗的鼻孔裏，她心裡一陣嘔亂，竟然不能顧及禮貌的用手捂着嘴。

拙樸的人，有一種更爲玩強的思想，這思想常常使他們固執着他們的即使錯誤的意

見。

躬腰着腰背的老頭子，忽然十分神經敏銳的像是被都市人的一種無形的身份所欺騙。他覺得這真是一種無上的侮辱，他以着粗野的大地所營養成的靈魂和他的兒媳開始挑戰了。

「唔，這樣嫩皮嫩肉，來到鄉間那兒行！況且，我們的鄉里之間，是最忌狐媚的深入，家風事小，災及鄉里，這罪惡是不能造的！」

靈捂着嘴唇攔避着口臭的手，墜落了。

靈在許許多多地暗視着注下生活者。

靈在這中間，覺有得到很多的珍貴的見地。第一她覺得真正的愛，真是最偉大不過的。她覺得爲愛所犧牲的事物，不止沒有感到痛苦或是有意的忍受懊惱，而是愉快的在毫不在意中所忽略。靈覺得不管多沉重的苦惱，她都負担了，爲了苦惱以後有着清的人的慰安。

在不知中，靈的柔軟的髮，被笨重的工伴，吹亂成爲一團團落滿塵土的亂草，柔嫩的手，也爲劈材呀木板呀而變成爲異常粗糙，對這，不知道難過了多少時間，可是靈却勸慰着清：

「這不算什麼，只要有你伴隨着我，什麼痛苦我也不覺得，可是，清，你不能離開我……」

靈在苦窘的生活中，覺得這樣的迎接者苦惱，是非常矛盾的事情。最初靈爲了實踐一種人性的琢磨，爲了證明自己生活的缺欠，靈想要把清新的空氣呼入，而使靈魂健康起來，靈想由拙樸的人性吸吮，而追尋出做人的方法，靈最初爲這幻念而興奮。

拙樸的人，有一種拙樸的人性。

穿着粗藍布短褂子的婆婆，又在清的屋裡出現了。

靈把一隻被劈材所刺傷的手，用一盒油塗抹着，這時屋門緩緩地移開一條細小的縫隙，縫隙裡露着一隻昏暗有如老鼠的眼的時候，靈不知中又被一種恐怖所痛苦了。

「唔唔，劈材燒了一大堆，真是浪費天物，造孽！」把一隻腳邁進來，敵意而狡猾的和靈說「糟塌了那麼多劈材，却跑進屋裡來，做什麼呢？做什麼呢？」

清歛見靈的細膩而白嫩的手被傷所佈滿，油亮的頭髮蓬散了，美麗的臉被泥垢折磨了，一種愛憐襲入心端。

「媽，靈是新到鄉間來，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媽多包涵吧！」

老婆婆被清的說話所惱，揚聲的嚷起來

「嚇嚇，什麼也不知道，水燒開了好煮米，你們不吃飯？做兒媳的什麼都應當做，手破了一個小口子，塗的什麼藥，」老婆婆

把靈手中的藥瓶搶過來，便叭的下扔到屋外「洋藥！這妖孽，騙水呵！我們家裏，莫想安祥了。」

清歛着靈的污黑的臉上掛着一串淚珠，至極的愛憐，使清近於呻吟着說：

「靈，你不能再固執了，明天你仍然回到城裡去！靈，你知道你所想的，完全被事實所擊破了？生活了好幾千年的固執而愚笨的生活，她們也有固執而錯誤的生活的歷史，她們爲這歷史擁抱得過久，好像一個有微菌病的人，毫無自知的承認了微菌，靈，你回去吧。」

靈被清的眞摯的感情所感動，她把痛苦憤怒竟矛盾的忽畧了，她懷着痛尤未泯的聲音和清說：

「爲了證明我的意見，清，我想人不缺乏人性，感動總是應該有的，而且那樣被極端固執而簡陋的生活教養所訓育的人，我……」靈的淚流落在臉上「我知道，清，我吃一點苦，爲了清，我是十分喜歡……」

曠野的大地，蟄居着的人，到一個集會的日子，便聚聚着。本族的公祭日到了，清的父親把清和靈帶到祠堂裡。

擁擠着的人群，靈歛見這些人有點怕起來，伏在腦裏的，仍然是一羣拙樸的咀臉，隱伏着一種可怕的固執，這固執埋伏着隱隱透露着的殘酷……

一羣拙樸而含有狡猾的眼，敵意的看着，不合於時的服裝。

香烟繚繞了好一大陣，公祭祖祠的典禮過去了。

病癩著一張憔悴的身體的族長，黃色的牙齦發笑了。他制止著大眾的騷亂，他揮動著一隻烏獸的爪，叫着叫啞的聲音：

「大家祭完了祖，先別亂！別亂，別亂，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應該在這時候和大家談一談呀！」

顯然這個年老的人的威望，是被這一群衆所尊服了的，大家的臉上都伏起一層懷疑而恐怖的神色，靜靜地仰着臉期待這老年人的意見。

年老的人把聲音高揚了許多，高揚的沙啞的聲音，鏗鏘着龐大的祠堂。

「諸位族親老幼，我們將要有一個大難臨了。」

群眾都被意外的報告所嚇嚇，一張張拙樸的臉蒼白了。

他接下去說：

「這個大災大難倘若不求制止，我們的子子孫孫便要餓死所困死！」

他抬起充滿血係的隱隱露着兇光的眼，凝望着衆：

「那就是白虎星已妖降到此處！」

「今年的蝗虫，也將要被這陰人帶到此地，那時候小孩沒有乳，大人沒有飯吃，地下種了不生苗，沒有一滴雨，麥子枯死了，

人也喝死了！」

人羣中一個人接着說：

「可不是，這些日子雞犬無病而亡的太多了，這怎麼辦！」

這安然的事件的提出，似乎提起許多拙樸的心裡自然的興緻，爲了增添恐怖的空氣，一個人又接着說：

「可不是，昨天我們的牛也死了！」

那個年老的人把臉更加可怕的嚴肅起來：

「這是妖孽的先兆，」把手指着站在他臉前的清，「敗壞鄉里的妖孽，便出在他的家！」

羣衆嘩然了。

羣衆緊緊地依偎在清的肩旁，以顫微的手扶着清，以憤怒而驚恐的眼瞪着清，又睜着被茫然的信仰所燃燒起來的一羣野性的暴怒。

族長被羣衆的舉動所中傷，彷彿他的靈魂上的無上的尊榮和純潔，被羣衆的依戀所侮穢，他的沙啞的喉嚨冒起火。

「哼，這姐已，這禍害鄉里的妖孽，」他把一隻枯瘦的手指指着羣衆的臉，「清他們的

家裏的妖孽，便是她！」族長重又向羣衆森然的一笑，「清本也是妖孽一流，可是男子

總還勉強，姐已則不行，這樣子，白晝淫淫，不是姐已一轉是什麼？你們的雞，豬，牛，都死了，這是她，族長把枯瘦的手指野性的指着了羣衆的鼻端，羣衆的臉前是一隻殘酷的

野獸的鳥爪。

族長把手向擺着殘香的桌子上扒的一下，殘餘的香火掉在他的手背上，疼痛懊惱了他，他狂喊着：

「這妖孽與風作浪，禍害鄉里，萬萬容她不得，她敢暗地使用妖法，刺燒族長！」

羣衆被他的暴怒，把千萬萬萬地日子所教化的拙樸而簡陋的人性燃燒了。羣衆亂嚷着：

「毀死她！毀死她！」

羣衆在清的懷抱裏顫慄着：

清也爲這羣衆的羣衆騷亂所激怒，清把羣衆緊緊地擁抱在懷裏，低下頭向她顫慄着說：

「麗，不要怕，我和他們講理！」

清挺身走向族長的前面。

「族長，一族之尊，說話應有尺寸，請便污辱一個幼輩女人，這是不應該的！」

族長閉着一隻眼，冷冷地回答：

「陰人將至，雞犬便頃時遭殃！將來災疫佈行，荒旱不收，危及一鄉民命，你負得了這罪孽？依我說，」族長把一隻昏暗的眼睛睜開了，臉上突然埋伏着一層森陰的笑容，懇求乞降於他的笨拙的光亮，族長朝向羣衆指着羣衆的着絲襪的脚：

「這還不是妖孽！諸位尊卑長幼，依公說，還是請陰人歸天的好！」

羣衆又復嘩然起來。

羣衆在羣衆的叫嚷嘈雜的手腳之下，微吟着求援的呼聲倒地，忿怒使清彷彿突然覺悟了一點什麼，撲向族長，清在羣衆更加可怕的叫聲，和羣衆的血交流了。

清和羣衆在拙樸的人性裏醜態悄然無聲。

中國文藝 樊簡

五五

報告文學

都市遊覽車

司空彥

雖然日子離夏天還很遠，可是汗水却止不住的淌下來。

在蒸騰着水蒸汽的小房間裡，那赤着膀膀的人却止不住要常常用搭在肩上的手巾揩着頭額。

一會兒，那胖肚子的老闆說：

「行啦！這鍋大概已經透啦！」

聽到的人于是便用強有力的手，把火爐上飄着霧似的汽體的蒸籠一下子拾起來，嘴裡「吁，吁」的吹着氣。

「砰！」

把蒸籠一下給扣在小玻璃窗外面的小拾擦上啦！

溢出來的蒸汽就把人的面孔什麼的都遮敝住了。

「新出籠的熱饅頭哇！」

緊逼着嗓子喊得行路人都流出口涎來。

可是，摸一摸衣袋，便嘆口氣，儘着唾涎再流到咽喉裡去。

有人丟幾個貨幣到桌子上，那赤着膀膀的小伙子便把一個熱騰騰的饅頭遞給他。

貪婪的咬嚼着那麥粉團兒，一邊心裡却想着：

「年頭兒真不好過啦！吃一個饅頭却要三四毛錢。」

「噯！」聽着喉管裏響着吞下唾液的聲音，看旁人品咀着的嘴吧

，飢餓便在每一個細胞裏繁殖了菌。

「爲了生存，也能算是罪惡嗎？」

自己在心裏問着自己。

悄悄地伸開了顫抖着的手掌，把饅頭攪在手心裡，一陣暖熱像電流似的傳到神經組織的系統，然而理智却告訴他應該跑開了，便潛意識的邁動着腿子跑起來。

「這小子，搶饅頭啦！」

有人喊着。

饅頭舖胖肚子老闆可着急的叫喚起來：

「快追！快追！看哪！把饅頭給搶走啦！」

真的從饅頭舖的小房間裡跳出來。

「追什麼呢？沒有飯吃麼，不搶怎麼着，誰乾瞪眼睛等死哪！」

說話的人臉上掛着苦笑。

胖老闆用手揪着幾根短髮，急得跳腳。

「哼，這年頭兒真沒有王法了，青天白日就犯搶哪！」

于是，便有許多遊手好閑的人聚成了個圈子，每一個人都伸直了頸子打聽是怎麼回事。

非等到提著指揮棒的巡警慢慢走來，這些人纔肯一個一個的想起了自己應該辦的事而從圈子裡溜出來。

街頭。

一場小的風波結束了。

流走着的電車，汽車，人力車，腳踏車。

在高廈的建築物前，停住了的汽車門裡，吐出來啣着雪茄烟的紳

士。

發着光的黑皮鞋，踏在大理石的階段上，身影像古世紀的大爬蟲蠕動着，蠕動着……消失到嵌着大玻璃的門後邊啦。

「經理，您今天真早啊！」

從金絲眼鏡的鏡框間，看見了一副笑着的臉子，

「噯，」

紳士只隨意的點了下頭，當把肥碩的身子走進了經理室而投擲在

寫字台旁邊的皮椅上時，心裡可想：

「應當怎樣的措詞呢？」

于是，在腦子裡裝作了一篇很莊嚴而體面的演說詞。不大的功夫，把這篇演說詞很流利的從嘴裏傾倒出來，他用眼睛望著站在面前許多人的面孔。

都是些怨恨交織着的面顏哪。

想起了外交上應有的辭令，便接着說：

「諸位都是本公司的重鎮，按理說在這樣米珠薪桂的時代總應該給諸位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不過，公司的原料不足，生產銳減，實在不能支持所以不得不已出此下策，雖然說是減薪，那只是暫時的局面，將來一定會補償於諸君的。」

但是，沒有人丟過來感激的眼光。每一個黑眼珠都像一座火山，噴吐着憤怒的火焰。

每一個人那想：

「混蛋纔信你的鬼話哪！這樣的欺騙我們已經多少次了哇！」

可是，每一個人都想起了抗在肩膀上的家庭重担，便把沸騰着的憤怒強制的按壓在肚子裡。

受着無限的重壓，覺得精神上已經失去了自我的存在。

害着三期肺病的年青書記，又喀兒喀兒的咳嗽起來。

頭腦覺得眩暈，一個神經生腦筋裡打轉兒，眼前飛着金色的星子一閃一閃的動個不止，細胞一個一個的潰潰了。

摸索着走到自己的座席前，看着白色的紙張上面畫着黑色字跡，每一個字都化成了小昆蟲，蠕動的咬著人的心。

這不是黑色墨水的字跡，分明是自己的血液凝固體。

耳朵聽着別人談話，眼睛護無形的黑幕遮蔽住了。

有人在高聲罵着：

「他媽的，米精的價兒向上飛漲，薪水可給減低了，不是扼着喉管要我們的命麼？」

真的是要我們的命啦！

想着年老的母親，想着長年患胃病的妻子，想着四個營養不良的孩子。

「五十塊錢的薪水，又變成四十五啦！」

天地都旋轉了，椅子的腿移到大花板上來，串在頂棚上的電燈落在腳底下。

胖子課員的面孔移到女事務員的領子上。

一隻眼睛，經理的狡猾的眼睛，漲得和牆壁那樣大。

「唔！」再也看不清楚什麼了。

年青的小書記身子跌在地板上，紫色的血液從嘴裡噴出來。

變了色的藍布大褂的前襟上印了一朵紫色的玫瑰。

可是，紫色的玫瑰却跑到經理室的打字員的頭上來啦！

經理輕輕吐着雪茄的烟，讓煙氣推成了一座山，一朵雲，然後化成了蒼茫的霞。

心情也便寄託在這片霞霧裡。

黑頭髮上結着紫色的髮結，紫色的毛衣套在紫綢旗袍的外面，真的和玫瑰一樣的美麗哪！

「吃嘛，吃嘛，」潔白的手腕在打字機上面顫動着。

「怎麼樣，這些公事都打完了嗎？」

稀薄的烟氣後面閃着經理的笑顏。

「是的，快完了。」

聽着黃鶯一樣的聲音，經理的心裏開了春三月的花朵。

「妳作事很勤快，從本月起給妳加薪五十元吧！」

「噢！」玫瑰花突的為不思議的感情激動着，「謝謝經理先生的好意。」她含着愛嬌的笑意微微的笑啦。

「可是，」經理把嗓子壓得很低，故意裝做怪溫柔的說：「那麼，我今晚上請妳跳舞，肯賞光嗎？」

輕輕地點點頭，一面從懷裏掏出來化粧用具，把白粉，口紅，都塗到面孔上的適當的部分去。

「今天是星期六啊！我們可以盡量來玩一回了。」

可是，星期六是怎樣的日子呢？
星期六是白色鬚髮染成黑色鬚髮的日子。
星期六是白粉掩住了蒼老皺紋的日子。

星期六是口紅被擦到頰上的日子。

霓虹燈在建築物的頂上眨着眼睛，都市的一個角落便為彩色的光芒照得鮮明起來。

流走着的車輛，像脫離了軌道的星球，遺下來曲折而複雜的輪跡，轉瞬便為另一個車輪破壞了。

從車上跳下來，彷彿呼着夏威夷的小調，覺得這星期六的夜晚，是像夏夜一樣的美麗。

幾顆星星懸在黑的天幕上，看着那抖動的星星，把身體坐在棕櫚樹的大葉子底下，耳旁，飄流來遠處土人敲着大鼓的聲音。真是美哪！那畫一般的情趣。

懷憶着這些，便下意識的推開了舞場的玻璃門。幾顆星星懸在黑色的布幕前不停的抖動着。隱在霓虹燈底下的棕櫚樹像一簇幽靈的影子。

把黑色的夜禮服架在身上的音樂師們，像受了虐疾似的讓樂器瘋狂的響出南洋土人們的音樂。

大鼓像要咬人似的響出的一陣陣的「嗚嗚嗚」的聲響。胸前擁着姑娘們身體不停的發出的一陣陣的「嗚嗚嗚」的聲響。

量從肚裏出來美艷的語言當作情話講，一面使用顫抖着的嘴唇來找尋白的頭額，紅的嘴唇，和塗了淡淡胭脂的臉頰。

可是，獨身的年青人却只好孤獨的坐在那棕櫚樹的影子裏，讓威士忌來刺激着寂寞侵蝕的每根神經。

用眼睛捕捉着一切的面貌。每一幅都是快樂和欣悅交織着的臉孔哪。

打字員在經理的懷裏偷偷地笑，一面把擦在唇上的口紅，輕輕地印在紳士的白襯衫上。

潛意識的把腿子踏到華爾滋的節拍裏。眼睛裡捕捉到這個現象的年青人，心裏就想：這是曾經作過自己的女人呀！怎麼會和這個蠢東西在一起。

可是，踏着舞步轉過來的經理胸間，有亮晶晶的金鐵鍊，在放着光。

「墮落了，一個女人。」

心裡這樣想。便用嘴唇找尋那隻高杯腳子的邊緣。

長頸的喇叭，嗚嗚的對着人叫。

心緒卻是怪寂寞的，看着那坐在椅子上的舞女，蓬鬆着的頭髮，塗上白粉的面頰，抹着鮮紅的嘴唇。

「什麼愛情呢？恐怕是消去金錢所換來的價值吧，純潔和污穢在某一場合來說，是毫無有什麼區別的。」

立起來走向那個舞女，微微的點一下頭，那個蓬鬆着頭髮的腦袋就倒在自己的胸襟前了。用嘴找着塗上白粉的面頰，悄悄地把手中一疊舞票遞到那隻柔軟的手心裡。指尖觸着另一隻手的掌心，滑膩膩的。

一種慾望從小腹的底處上升起來。脚踏在對不起的話。

道：「不要到飯店裡開個房間休息一下嗎？」

自己懷裏女人耳旁說：「便很親熱的把嘴唇湊近懸在

「我可跳不動了，需要找個旅館休息一下呢！」

舞台便轉到另一個角落去。

亮着霓虹燈的飯店門前，汽車裡跳出來的紳士和姑娘們。

雖然現在還是用華貴的，衣服來裝飾出很體面的姿態，但當把身影送進那玻璃門以後的不久，便會丟開了一切的美麗和莊嚴而扮演出一幕幕的醜劇。

直到了第二天太陽爬起來的時候，一切繼續蘇醒轉來。

間壁工廠的大汽笛，嗚嗚兒的扯開嗓子狂叫。

去消他的生命和體力。嗚嗚兒的，開始把身體送到安置着機器的房裡

剝他的面上脂粉的舞女，又被推動起來。

「年青的打字員把身體僵在汽車裡紳士的懷裡，吃吃的笑着說：「

「先生！能做件好事救救窮人吧，可憐我已經三天沒有吃飯了。」

「可是那輛年久失修的心裏却計算着一支荒唐，而付出的價值。」

「嗚嗚的，汽車喇叭在叫着。車輪子幾乎碰在澀着腰拾烟捲屁股的乞丐身上。」

「開車夫把唾液向窗外吐去，一面喃喃地咒罵着。

「然而，另一個清脆的聲音很明朗的說：「

「皇宮的裝飾，這是近代最大的建築，請看這二十四層的高樓，這堂

客人在參觀這美麗的都市的。



霓裳曲

田 蔭

竟，是那輕輕的震盪了水，被紋變作了牠的喜紗，一團一團的向外伸展，比絲線還細的微波，終於飄浮的雜草給進捲了起來。

小鳥剛從江南歸來，翹着一隻腳，落在紅杏的枝上，潭水等牠收斂起雙翅，灑灑的花瓣，便像春雨似的飄下去了。

風，不是料峭的風，吹到人們的臉上是溫柔的。天空也並不藍藍了，一層似的黃塵罩在外面。

鄰家樓上懸的窗紗，院中的白海棠花，有幾朵已插在圓圓的窗上。糖兒生了三隻小咪咪，丁丁也生了兩個白毛的寶兒。

灰色的階梯和黃頂更樓的倒影，都映進護城河裡，同時也有一件比夢境還耐人尋味的故事，這染着這這這景色。

天真爛漫的小妹妹，硬要我把它寫出，還給定了一個顯名叫做「春之秘密」。

是黃昏，天上懸着一輪月，木橋邊有幾點排成弧形的燈光，丁香香，穿過了古柏林，隨着輕俏的微風，擠過低垂的柳條，傳進一個人的鼻孔裡去，雖然她還是一點都不覺得。

綠油油的河水，流在一座古老城牆底下，在較遠方有船槳打水的聲音，誰都知道水上的划子這時是正往碼頭那邊沿上擺渡着，遊船是在今天不再賃給別人，管船人是正忙着收場了。

在公園裡，這是一個極靜的角落，茶社的藤椅，在太陽將轉過西山的時候，便都堆在一起，小型高爾夫球場裡也沒有人，而水擺着的長椅上都留着空位，唯有這故事的主人穿着一件紫色的旗袍，沿河畔

那脫漆油漆的欄杆邊漫步着，步法走得極緩慢，頭始終是仰起來望着月亮，而且她還狂吸着紙煙，一支接着一支的，她大概在這裡來回的踱了好久了。

兩個青年，西服都是穿得整齊的，花領帶不時被風吹起，他們都用胳膊微壓着上衣的兩襟，把手插進褲子的口袋裡，口裏也嚼着紙烟，由鼻孔往外噴着烟霧，他們的肩膀緊緊的靠在一起，雖然聽不清他們交談的言語，但無論誰也都能斷定出，那言語是狎昵的，他們站在離河稍遠的一個亭子裡，視線集中在這女人的身上。

忽然，女人停止了獨步，她把一大截紙烟拋進水裡去，高高的揚起了頭，望着天上的月，和天上的流雲，她也高高伸起了手，腳輕輕飄飄的跳動着，身段是那麼嫵娜的，她繼而又用一隻手去撥動她的下襟，一隻手伸向了前方，在燈光下，畫出了一個舞動的影子，輕盈的，浪漫的。

青年們好像是受了一件有力的誘惑，走出了亭子，彼此密語着，緩行着，所要走去的方向，是河邊，因為在這河邊上，他們曾經發現過神秘的事。

女人舞動的麗影，由岸邊移上了橋頭，最後移到一株燈柱的底下「一定是呢！」話裏藏着男人的鄙夷的歡忻。

「而且還漂亮得很呢！」

他們面對着面，作着鬼臉，嗅不見丁香的香氣，也看不見古老的角樓映在水中的倒影，他們覺不出這夜的輕寒，也覺不出柏林中的

驟森，他們彷彿是獵人發現了一匹美麗的鹿，馬上便通知伙伴來捕準開槍，然而他們又知道現在發見的却不是像鹿那樣的容易對付，所以便不得不計諸着用他們慣常使用的手段中的某一手段，來獲得這件珍

一一

暴風雨過去之後，照例是露出一個晴朗的天空，清潔，酒爽而寂靜。李曼是一隻江南的小鳥，三千多個日子裡，都是隨了那時頭髮開始斑白的父親，生活在洋場裡，一流外交官的父親，整日都忙著交際

伶俐，乖巧，活潑的孩子，長時間混在爸爸的身旁，爸爸對她的愛情也和媽媽對她的一樣，滲透了這小乖的全身，爸爸帶她出去，慢慢的由偵探變為自己的護衛，媽媽的耳裏不但始終聽不見爸爸的軌

像口課一樣，每天爸爸下班之後，都是以應酬朋友的名義，穿起晚禮服來，領着這八歲的李曼，走出他家的大廳，街市上喧囂的景象

紛擾，不安，輕擾的景物，掠過車窗，每天都相同的，把車子停在一座洋樓的腳下。

紫褐色的咖啡，微紅色的冠冠，讓她吃着，喝着，歸去時，也有各種花朵，輕擦着銀色皮鞋的襪子，一對一對的，翩翩的影子

李曼在這環境中過了有兩年，這聰明的孩子，也不時自己輕蹙着舞步，尤其她每憶起那圓舞曲奏起的聲音，她的腿便不忍再安穩的垂在椅下了。李曼母親屋裏擺着的一架鋼琴，已往雖然有鏗鏘的聲音飄出來，

她是不覺得的，然而到了現在，她却不時該這聲音給陶醉了。媽媽不時教育她跳舞的步法，有時媽媽也穿起了自己以前的輕衫，留聲機這時常常打鬧來，腳步隨著樂聲，輕移在地上。

李曼隨着父親出去的時候，常是在紅色燈光下看着別人偎抱着隨着樂曲狂舞，在家的時候，便也依着媽媽的姿勢，兩人手合在一起，作樂舞中一點都不錯的動作，媽媽的姿勢，便也成了她的嗜好之一了

三

也是個初春，黃昏，李曼從床上起來，開燈了電燈，坐在梳妝台前整理着頭髮，一頭長髮，白色的紗帶纏繞在頭頂上，但是她想配帶的一朵鮮花還沒有帶起，媽媽不覺不覺的站在她的門旁，

「阿曼！你還是聽媽媽的話罷！人生並不那麼簡單，人不是只須痛快的生活就夠了，人總要想着自己的將來，那無限的將來！」

李曼回過頭去，沒有表情，望了望自己的母親，他舉起了兩臂伸一伸懶腰，一身的疲乏，想要藉着一個呵欠給放散出去。

這人家的孩子，總該正經一些了。媽媽走進了李曼的房間，倚在她的五層榻上，一般如當作一種消遣，那是可以，我也知道你一個人在家裏的寂寞，不過，像你這樣的閣下，是絕對不合適的，

李曼低低地感了聲，對媽媽凝視着，心事在內部翻騰，臉上現示出來的是憎惡的表情。我記得人生難過的事，便是生活在和自己生活興趣不調和的環境裡，原來我就不常死寂的住在寂寞，我的性

點

滴

雷風

一

最近，中國文化界裡面有幾件事令我們興奮，同時也感覺到中國新文藝復興運動也許會以此為契機而勃興起來，第一件事是日本文化使節的來訪，從去年十一月在東京舉行了大東亞文藝大會以後，中日兩國的正文學者已相互了解，在文藝上為向上的努力；所以，今年一月有林房雄氏來華，訪問北京，南京，上海各地，對於中國新文藝的協助盡了很大的力量，而且，他還特別注意到南北文化的溝通，四月初在南京舉行的中日文化協會二次大會，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鹽谷溫，河上澈太郎，等也都特別來華參加，想他們這次更會與中國各地文學者有緊密的合作的，我們對於文學者這樣的期待，也就是因為只有文藝上有相同的目的的人才能了解更為深刻，因此那所謂「合作」也就不是口頭而是真正感情上的共鳴了。

另一方面在事實的表現上，我們也聽到不少新文藝雜誌將要創刊的消息，如北京的「文學集刊」，南京的「中國文學」，上海的「風雨談」等，在這些刊物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都擺脫了地方性，成爲一個全國性的文藝刊物，這可以說為南北文化溝通的第一步。

我們希望從這裡更有進步的溝通，在文藝出版之外，交換請願，現在也已經實現，還有其它近於這樣的工作，像計劃中交換文學的留學生，翻譯作品等都可以陸續做到，這就期待兩國文學者的努力了。因爲文化是在比較中才有進步和創新的。

二

林房雄氏寄來一份日本文學報國會出版的機關誌「日本學藝新聞」，裡面所載多數爲文化活動的消息，這使我聯想起多年前中國的「文藝新聞」，這種文藝的新聞紙對我們倒很需要，現在「救國報」「電聲報」一類的報紙都極風行，文藝上怎麼還缺少這一種報紙？這與其說是銷路問題不如說是內容問題的好。因爲關於文藝的活動在我們也太有限，就以出版界而言更覺弱得可憐，在這種情形下，「文藝新聞」又記載些甚麼呢？所以，文藝家也和伶人一樣的被人記載了私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魯迅先生從前說過的「造謠」的話並不是無因的。

三

在「二十世紀」(The century)四月號上讀到一篇談中國雜誌的文章，所論雖然過於零星散漫，但是關於這類性質的同樣文章還沒有見過多少，中國雜誌的歷史雖然不長久，可是在這短時期中也產生了不少有地位的刊物。從前在日本出版的「中國文學」

月刊上有過「中國雜誌年表」的發表，還沒有有人介紹到中國來，這種關於雜誌的整理工作却也是目前所應做的事情，在這裡面史料的調查，索引的製作爲一般人做工具用都有很多的幫助，過去的「期刊索引」「文學論文索引」可說是這工作的一部份，今後該把它做能更系統一些，在新文藝運動中不只需要創作者也還需要學者的。

四

「女體習作繪」

施肇存在好幾年前印過一本「清女人行品」短編集，他在序裡說是「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爲的小說」，是「一組女體習作繪」。現在，我在一段匆匆的時間裡讀罷這十一篇作品，覺得作者的這一組習作繪並不很深刻，像是「殘秋的下弦月」「妻之生辰」「尊榮」等篇寫已婚女子心裡還比較好，但這裡他所選材的只是人生的片斷瑣事，說是「Life」還可，這裡缺少短篇小說應有的結構，比較稍有故事性的是「露」和「雄鷄」兩篇，可是對於女性心理「研究」又太浮淺，他所寫知識階級的女子似乎還不如沈從文筆下的人物。但是，這集子裡還有兩種形式較新的作品，像「阿秀」「散步」一篇則能彰顯進步的描繪出反響動作太甚。「散步」一篇則能彰顯進步的描繪出不同的心理。從這些作品裡我承受到多種不同的零碎感覺，它們都缺少一個真實具體生動的面影，像外國的長篇小說更是絕無僅見了。

國外文壇

汀生

▲住在哈爾濱之外國作家海伊科夫將其三部作「黑中尉」、「離魂」、「黑子耐之子」贈與日本文壇，其作品皆以北滿之自畫為背景。

▲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青木正見之名著「中國文學思想史」已由「岩波書店」出版，著者基於多年業績，前半為中國文學思想之通史，後半分論中國之倫理、音樂及美術思想等部門，頗值得重視。

▲貝加田誠著之「詩經論」與樺川時雄著之「楚辭論」皆為日本思想界之近刊，為日本當代書報論評人對於中國之古典之考察與批評，內中頗有新之建樹。

▲德國小說家赫爾曼·利德爾之大作「蕭邦」已出版，書是以不朽之鋼琴家，愛國者之生活為題材所寫之小說，日譯本已由浦本清一翻譯出版。

▲小島政二最近著之「芭蕉」為青少年日本文學之近刊，俳聖芭蕉之一生，可謂為自然與人生壯烈戰鬥之一生，著者基於多年之研究，對芭蕉予以一新之評價。

▲製作優秀之電影須有優秀之電影脚本，因此以日本文學家菊池實為中心而創立脚本創作學校，集全園賢才於一堂，入校資格不分男女職業，須住在東京，專門學校以上之學歷，寫一長一萬二千字之創作脚本寄交菊池氏。

▲日小說家佐藤春夫近有戰爭詩集之出版，內並收菊池實之名詩作「荳荳行」等十九篇，內中充滿愛國之詩魂云。

▲於去年三月二日逝世意大利國民詩人加蒲萊爾·達奴茲義氏，頗為意莫象里尼首相所哀悼，茲特於

開議提出為紀念該國偉大之愛國詩人而設立紀念碑云。

▲日本文學報國會為激勵國民於決戰下之意識起見，特在讀報知開闢「過小說」一欄，內多為目下日本第一流小說家之戰場上之報告文學。

▲研究北歐文學馳名於日本文壇之宮原亮一，近有「北歐之散策」出版。

▲日本女作家柳原操子近著之長篇小說「民族之友情」乃以中日兩民族親善的表現為題材，奧川書房刊行。

▲日本翻譯家橋忠衛已將多爾夫之名著「英雄與詩人」譯出，櫻井版。

▲「架雷甫著作集」為中村白葉全所譯，先後共十九卷，（每卷三元五），按架雷甫可謂為世界文學史上，放浪永遠極光之俄文豪，該書之日譯本，頗為一般文化人所推許。

▲三須秀三近譯之「德國戰爭詩集」，已於布達拉書房出版，該書集德國各作家之名詩作，彙集出版。

▲德國劇作家蓋爾哈特·霍普特曼去年已為其八十壽辰，其最近之作品「歐立特城之依非傑尼」已出版，其三部作之第一卷將於本年十一月在布魯克劇場初次公演。第三卷最初曾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國立劇場上演，第二卷雖已完成但尚未命名云。

▲一九四二年度蘇聯斯達林藝術文學獎金已於上月二十日在蘇聯各報發表，第一等之獎金額與去年同

標為十萬盧布，受獎者共二十二名，其主要者如次：藝術電影「哥爾圖卡賽」（圖音）之導演却列利氏及其協力者。新聞電影「斯達林格勒」之導演維爾拉夫及其協力者。「戰鬥之列寧格勒」之導演索羅維約夫氏及其協力者。戲劇：第一等為科爾爾納克之「戰線」，萊歐諾夫氏之「侵入」。第二等為托諾夫之「俄羅斯人」。文學獎金受獎者為克萊克賽托爾斯泰氏，威安達，瓦西列夫斯卡亞氏。

▲潮文閣發刊之「戰爭文學傑作集」共十四卷，每卷七百頁，目前在日銷路頗佳。

▲由日本文化中心聯盟主辦之第二次長歌聯賞已發表，首選為「萬葉唱和」作者村屋勝一，獎金五百元，二等為「落花傘」作者村屋六直次等六。

▲為表彰朝鮮藝術活動之朝鮮學術獎金，第四次已揭曉，文學作者為李無影，美術嚴拜鏡；演劇文化協會演劇文化協會直屬移動隊第一隊，音樂獎金獲得者為成和鎮之，（該獎金為菊池實所提供）。

▲日本第二次航空文學獎金已於最近發表：受獎者為真室二郎，作品為「心之香間」等作品，（真室現任之川飛機技師）。

▲日本著名文藝獎金之一「新潮文藝獎金」受獎作品已決定，第一等榮膺者為森山啓，第二等大眾文藝獎金受獎者為添田知道。

▲西伯里名學者農爾德馬古新氏，已有七十四之高齡，目前以馬來語著手編纂西伯里史，長七萬言，最遲五月脫稿，將由前泗水日人會長東登氏全譯為日語，該書以一六六九年斯比爾曼提督率荷軍侵入為始，至最近為止。

▲日本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副部長日比野士明近在新聞紙上推許最近日本戰爭文學八種，計有「海軍戰紀」，田中平准之「加藤政略戰鬥錄」，三宅俊夫之「太平洋海戰二百公里」，原田未一之「自戰記」，「宮有嶺之「九雙兵」，屍崎慎治之「和平地區」，宮倉健次郎之「北方、真陸」等。

兒童健康問題

急性與慢性消化不良症

問：在孩子們，消化不良有幾種狀況呢？

答：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急性消化不良症幾天大便可以好，慢性消化不良症，能够繼續幾星期或幾個月。

問：那一種消化不良症最容易嚴重的受害者孫們的健康呢？

答：慢性的消化不良症：因為病源既未認明，往往繼續幾個月和幾年不止。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症有什麼病狀呢？

答：這些病狀都是人所共知，和容易認的，就是嘔吐，肚子痛，大便有不消化的東西，往往發熱，並且困難異常。因為這種病症平常能查出相當的病源，病源除去，病就好得快了。

問：那麼急性的消化不良症的尋常病源都是什麼呢？

答：時常是因為飲食過量，隨意多吃某種不相宜的食物，或是在疲倦之後盡量吃飯，急性的消化不良症往往是染過患急餘病症的開始徵兆。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症怎樣辦呢？

答：人們應當記着主管消化的各機關暫時完全停止工作，所以要緊的事是要用有力的湯藥，如草，臍油把一切未消化的食物從腸部裡清除。胃部平常已用嘔吐方法自行清除了。一切食品。應當停止十二小時至三十六小時，以病的輕重為標準，祇可飲水。

問：這個問題終止，就入手平常的飲食妥當嗎？

答：不妥當。這種辦法差不多一定引起第二次的消化不良症。起初只能用羹，稀粥，頂種淡的奶或乳精。孩子的胃口和消化力進步，他的飲食可慢慢的却是漸漸的增加，但是多半的孩子們必須經過一個星期或十天才能恢復全部的飲食。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都是什麼呢？

答：這些病狀雖然常見，却不容易辨認，往往認錯了。平常有普通的病狀，如不舒服，睡覺不安，咬牙，煩燥，困憊，喪失重量，和貧血病。此外還有局部的病狀，腸胃發酸，肚子痛，腹部膨脹，便秘，或瀉肚，大便帶粘液，氣有惡味，舌頭有苔，食慾不振，或口胃失當，或無定性。這種病狀往往錯認爲腸部有虫。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尋常原因都是什麼呢？

答：普通是餵哺程序不良的結果，就是久用不相宜的食物，或餵哺的方法不相宜。像引誘或強迫進食，快吃，嚼的不够細，兩餐中間吃東西，准許孩子隨意揀選食品，即如所吃的偏重一種食品，所應當認爲不相宜的食品有任意吃的糖製品，附如食品等等，用未煮熟的食品，尤其是穀類，茶蔬，或生陳菓品。

問：一種飲食或一件食品也使孩子致病，就證明這種飲食或食品是與孩子相宜可以嗎？

答：不可以。許多人餵哺孩子的唯一方針是若所用的某種食品不使孩子致病就是可用，這是很不正確的原則。要採用滋養兒童身體的食品，使消化機關費力最少，是較好的原則，換句話說，凡屬經驗證與多數兒童有害的食品要一概除外。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應該怎樣辦呢？

答：這個比較治療急性消化不良症更困難，因為慢性消化不良症是由於平常久用不相宜的食品，或餵哺的方法不良所致，要治療成功，必須查明和察除致病的原因才能有效。

問：沒有藥物可以治療呢？

答：當然有，最有效的藥，必須服用正當胃腸的消化和吸收機能，並且藥性和平，適合孩子們服用，唯有若素是胃腸藥中最有效，藥性最和平的內含營養素特別豐富——因爲胃腸等的臟，必須營養素充足，新陳代謝始能活潑，始能有健全之消化力，且若素內有大量酵素數十種，最能賦活消化機能。孩子們如果時常服用，可以避免胃腸一切病症。且若素藥性和平，不苦不辣，無過量之弊，孩子們服用最爲相宜，如能每日以十餘片給孩子們作零食，則孩子們身體活潑，較以往更爲健壯。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三期
(第四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鐵 筆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文字不得轉載翻印

本刊定價

| 購買辦法 | 零售 | 預定每卷 | 預定全年 |
|------|------|------|------|
| 冊數 | 1 | 6 | 13 |
| 定價 | 0.60 | 3.60 | 7.20 |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體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識文章恕不刊載。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編者採錄，本刊有優先採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爲有必刊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編者採錄，贈致海例，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本刊廣告價目

| 月1回 | 價目 |
|-----|----|
| 130 | 00 |
| 100 | 00 |
| 90 | 00 |
| 80 | 00 |
| 70 | 00 |
| 40 | 00 |
| 25 | 00 |
| 50 | 00 |
| 40 | 00 |
| 35 | 00 |
| 25 | 00 |
| 20 | 00 |
| 80 | 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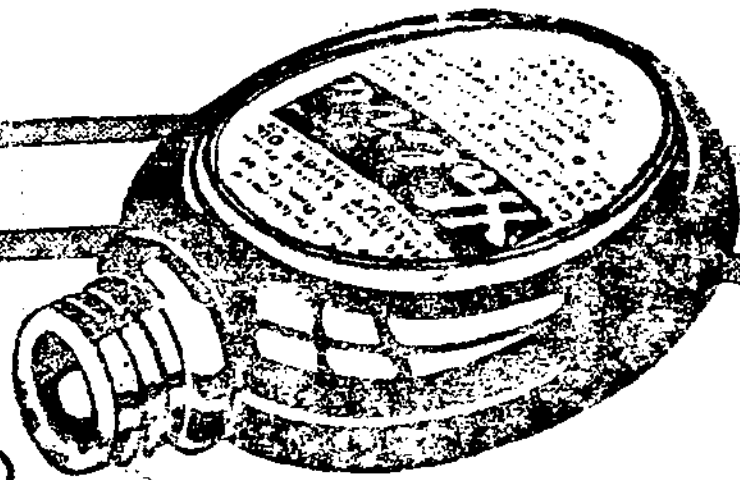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障，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處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D力實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精肝之効力相等。外觀由極易消化之糖水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